

歐陽溥存編

中等以上
學校用
中國文學史綱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歐陽溥存編

中等以上
學校用

中國文學史綱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五版

(856041)

中國文學史綱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歐陽溥存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輯大意

(一) 本書分爲四編勒成上下兩卷約計八萬字以供中等以上各學校講習之用

(二) 分編分章俱以時代爲斷分節則多依當世文章體制爲別一縱一橫各因其便也

(三) 以八萬言敘論中國四千年文學稍欲求備則滿紙皆人名書目將令讀者了無所得本書提綱挈領其爲一代精神所表現後來著作之淵源者特加評述餘從簡略

(四) 篇幅有限不能多載作品除必須附登者外其所舉爲尋常選本習見者惟標揭篇名並隨時敘列參考書目以便稽求

(五) 凡所稱引一一皆有來歷惟書中評論其爲編者自抒心得者亦復不少閱

者審之

(六) 文以載道之說深所弗取而文人無行之弊亟宜坊正本書於歷代作家行事足資法戒者時加取錄冀於德育有少助焉

中國文學史綱目次

卷上

緒論	一
第一編 上古文學史	三
第一章 唐虞文學	三
第二章 夏商文學	五
第一節 夏文學	五
第二節 商文學	六
第三章 周文學	八

第一節	周代之散文韻文·····	八
第二節	洪範周易六書·····	九
第三節	籀文·····	一一
第四章	孔子文學·····	一一
第一節	易之文學·····	一二
第二節	書之文學·····	一四
第三節	詩之文學·····	一六
第四節	禮之文學·····	二〇
第五節	春秋之文學·····	二二
第六節	餘經之文學·····	二四
第七節	孔門弟子之文學·····	二五
第八節	緯書之文學·····	二六

第五章	戰國諸子文學	二七
第一節	儒家之文學	二七
第二節	道家之文學	二九
第三節	法家之文學	三一
第四節	名家墨家之文學	三二
第五節	縱橫家詞賦家之文學	三三
第六節	雜家之文學	三六
第七節	兵家之文學	三七
第六章	秦文學	三七
第二編	中古文學史	四一
第七章	兩漢文學	四一
第一節	兩漢文學起源及其流變	四一

第二節	傳注之文	四四
第三節	記載之文	四五
第四節	論說之文	五一
第五節	詩歌詞賦之文	六二
第八章	建安文學	七〇
第一節	建安七子	七一
第二節	曹氏父子	七三
第三節	禰衡繁欽	七三
第四節	對於建安文人之批評	七四
第九章	三國文學	七六
第一節	總論	七六
第二節	魏國文學	七七

第三節	蜀國文學	八一
第四節	吳國文學	八二
第十章	兩晉文學	八四
第一節	總論	八四
第二節	經術及玄學	八五
第三節	史志及小說	八八
第四節	抱朴子	九〇
第五節	陸潘張左	九一
第六節	陶潛	九四
第七節	蘇蕙	九五
第十一章	南北朝文學	九六
第一節	宋文學	九六

第二節	南齊文學	一〇〇
第三節	梁文學	一〇三
第四節	陳文學	一〇五
第五節	北魏文學	一〇八
第六節	北齊文學	一一一
第七節	北周文學	一一五
第十二章	隋文學	一一七
第一節	隋初文風	一一七
第二節	隋代作家及唐文之肇端	一一八
第三節	隋世重大著作	一二〇

卷 下

第二編	近古文學史	一一三
第十三章	唐文學	一一三
第一節	詩文體格之變遷及各種學術之發達	一一三
第二節	注疏之文	一一五
第三節	史籍類書小說	一二七
第四節	駢體文古文	一二九
第五節	詩家	一三六
第六節	佛教之文	一四八
第十四章	五代文學	一五〇
第十五章	兩宋文學	一五三
第一節	道學與文學之關係	一五三
第二節	宋人徵實之學	一五四

第三節	古文六大家	一五五
第四節	詩三大家	一六八
第五節	詞家	一七二
第六節	宋人於文學上之創作	一七五
第十六章	遼金文學	一七六
第十七章	元文學	一八〇
第一節	元人詩文總集及其史部名著	一八〇
第二節	元代作家	一八一
第三節	南北曲章回體小說	一八八
第十八章	明文學	一九一
第一節	總論	一九二
第二節	古文家	一九三

第三節	詩家	二〇三
第四節	戲曲	二一〇
第五節	入股文	二一一
第四編	近世文學史	二一三
第十九章	清文學	二二三
第一節	清代文學昌盛之由	二二三
第二節	古文家	二二七
第三節	詩家	二二四
第四節	駢體文家	二二八
第五節	詞曲小說	二三〇
第六節	考證及翻譯	二三三

中國文學史綱卷上

緒論

言中國文學略應析爲三事。其一曰文字。考求形聲訓詁之本原。其二曰文法。指示安章宅句之程式。其三曰文學史。敘述歷代文章體制之變遷而評騭其異同得失。

中國文學。溯其源莫不出於經。文心雕龍顏氏家訓俱詳論之矣。然自荀勗分別四部。經子史集各有區寓。後世所謂文章。實皆屬於集部。梁昭明太子序文選已發其義。桐城姚氏古文辭類纂亦不錄經子史。所見實較湘鄉曾氏爲允。文學史雖不能置經子史於不譚。而其組織之要素固存夫集部。

今世所謂文學史者。比況舊籍。其範圍視唐書藝文志所列文史爲廣。其性質與後漢以來文苑傳略同。上溯往古。爰迄近今。蓋通史之遺則。分析流派。指示淵源。乃學案之成規。惟是中國文學史之作。始於最近二十稔間。外人雖已先我而爲之。其於諸夏高文。未必衡量悉當。故編纂法例。欲期精善。猶有待於研求。

第一編 上古文學史

第一章 唐虞文學

伏羲畫八卦。作書契。神農制醫藥經方。黃帝立蒼頡沮誦爲左右史官。制六書。作內經。少昊顓頊帝嚳亦俱紀官作樂。定曆分州。此皆可謂煥乎有文者已。然上古事屬傳聞。紀述多由僞託。詩譜序云。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蓋自唐虞乃昭昭乎有信史可稽。言文學者固宜求諸粲然者也。

唐虞之散文。載在尙書。若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四編皆是也。唐虞之韻文。則如尙書益稷篇載舜歌。勅天之命。及元首起哉。兩闋。皋陶歌。元首明哉。元

首叢睦哉兩闋。此外舜有卿雲等歌。又有八伯歌。均見尙書大傳。舜又有南風歌。見家語。

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日復日兮。

八伯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

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聖賢。莫不咸聽。鼗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褻裳去之。

南風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以上皆所謂貴族文學。然其時平民亦有韻文。流傳甚盛。如堯時有康衢童兒謠。見列子。壤父擊壤歌。見帝王世紀。被衣之行歌。見莊子。

康衢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被衣歌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第二章 夏商文學

第一節 夏文學

尚書之益稷。禹貢。甘誓。五子之歌。胤征。五篇。皆夏文也。峒嶼碑。世所盛稱。然宋以前人皆未之見。集古錄不載。至明楊慎乃有拓本釋文。豈足信據。山海經。世傳禹作。或稱伯益撰。其中乃有帝啟。周文王及秦漢地名。知者以爲僞。惟夏小正一篇錄於大戴禮記。似爲當代授時之憲書。月令之先河也。禮運稱孔子之紀得夏時。司馬遷謂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夏代韻文。五子之歌外。帝啓作九辯。九歌。其詞不傳。至漢晉人書所載。詞旨滑易。而別無印證者。疑皆杜撰。傅會。惟夏箴見周書。墨子紀使翁難雉乙卜於白

若之龜絲詞。有足稽焉。至孟子所引夏諺。則當時之白話詩歟。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

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

乙又言兆之絲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

第二節 商文學

尚書之湯誓。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盤庚。說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等。共十七篇。皆商代散文也。商頌之那。烈祖。玄鳥。長發。殷武。五篇。皆商代韻文也。至大濩之樂。不存其詞。諸器之銘。惟傳日新三語。歸亳之歌。見於大傳。

大旱祝辭。詳於說苑。篇章無多。蓋殷人尙質也。蘇轍曰。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奮發而嚴厲。殆子商一代文學之定評歟。

湯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歸亳歌曰。盍歸於亳。盍歸於亳。亳亦大矣。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兮。何不樂矣。

大旱祝辭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

夷堅志怪。不見竹素。宋洪邁因以名其書曰夷堅支志。蓋亦以夷堅爲小說初祖也。漢志十五家。列伊尹說於首。班固自注謂其淺薄。依託與務成子之稱堯問。天乙之稱湯。同非古語也。惟山海經侈談神怪。如西遊記。厥志殊不在方輿。詞藻博麗。後人多喜拈摭。其書爲司馬遷所稱。班固所志。雖不盡出於大禹伯益。蓋本夏商之遺聞墜緒。而周秦以來文士遞爲增益。實不可不目爲小說之最古者。

已。

第三章 周文學

第一節 周代之散文韻文

成周文盛。舉其最著者。散文若尙書之泰誓以下三十二篇。皆周書也。（不攢絕僞古文說見後。）又若文王所作易卦辭。周公所作易爻辭。儀禮。周禮。爾雅。釋詁。太公丹書。錄於大戴。鬻熊諸子撰述。國語左傳所徵引。於今具存。韻文若詩三百篇。（三百五篇除商頌五篇數之。）而國風諸什。則平民之文學彌彰。此外則有周宣王之石鼓詩。史記所載箕子麥秀詩。伯夷齊西山歌。而左傳所載虞箴。實爲後世箴文模範。小說則穆天子傳六卷。清紀文達公信爲當時之雜記。龔定庵復爲旁摭逸文。欲媲國語。

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西山歌曰。登彼西山。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虞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第二節 洪範周易六書

姬周文學。與吾民族社會關係最重要者有三物焉。其一曰洪範。箕子陳洪範九疇。蓋以解釋洛書。今書所錄首節之六十五字。卽洛書本文也。其二曰易卦。前此河圖八卦。但有名象。洎文王重而演之爲六十四卦。周公析爲三百八十四爻。於是有辭可玩。有數可占。夫五行陰陽之說。支配中國人心腦。博矣深矣。實東方哲學之基本法則也。其三曰六書。周公制禮設官。使保民教國。子六書。於是中國文字。有規律可循。有義類可說。不惟當日同文。思想得漸趨夫統一。抑中古以

來華夏文化之流傳發達。胥係於此也。

洛書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吾福。威用六極。

六十四卦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咸 恆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

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六書 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紉。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

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第三節 籀文

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此亦與文學有重大關係者也。籀以前文字皆用倉頡古文。今所謂鐘鼎文是也。孔子六經。左邱明春秋傳。皆古文也。然籀文與古文異。當時更令史官以教學童。國家定爲通行文字。一變倉頡古文之舊。秦焚書。惟易與籀書不燬。至李斯始改小篆。漢代猶以試士。能通者補蘭臺令史。王莽之亂。亡其六篇。晉世遂廢。石鼓詩十章。卽籀所書。十鼓今均陳列北平舊國子監。

第四章 孔子文學

六經固在孔子以前。然自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易。作春秋以爲後王法。則是孔子之六經。非復唐虞三代以來固有之六經。蓋至孔子而文學革新矣。孔家之學。尚文而重歷史。故其稱頌本朝也。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其自明責任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其教授弟子也。以文學爲四科之一。其門下之表彰師承也。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六經皆史矣。而春秋則彙輯百二十國舊史以成。尤爲史之大宗。故孔子實可稱爲歷史派之政治哲學家。此其與老墨不同之點也。烏乎。孔子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不爲一特別之紀元。欲考孔子文學。當觀羣經。

第一節 易之文學

周禮太卜稱三易。而連山歸藏已亡。今惟存周易也。孔子於易作上象下象。上象下象繫詞。上下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謂十翼。費直專用十翼以說經。論者疑之。而歐陽文忠公極不信十翼。著易童子問。攻剽之無完膚。近日異邦之人治

易亦多疑。十翼爲僞。恐其中誠不免。後人竄益之詞耳。關於易學問題甚多。茲但就文而論。則十翼之美。夔絕千古。文心雕龍云。易之文繫。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

乾文言一篇八百字。製作精工。殆駢文之祖也。清阮元文韻說曰。文言固有韻矣。而亦有平仄聲音焉。卽如濕燥龍虎。觀上下八句。何等聲音。無論龍虎二句不可顛倒。若改爲龍虎燥溼。卽無聲音矣。無論其德其明其序其吉凶四句不可錯亂。若倒不知退於不知亡不知喪之後。卽無聲音矣。又文言說曰。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衍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

字。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又云。文言不但多用韻。抑且多用偶。文心雕龍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顏氏家訓云。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

第二節 書之文學

漢唐經生。皆以書序爲孔子所作。而書經本文。但由孔子刪定。惟東漢王充。直以尙書出於孔子之筆。（論衡卷二十）吾觀後世選編詩文者。皆借前賢篇章。表示一己宗旨。欲以播爲風尙。非漫然綴集故紙已也。何況孔子乃改制垂教之大聖。其於舊聞故事。自出手眼。剪裁點竄。如司馬遷袁宏之所爲。曾何足以爲非常可怪者乎。故讀尙書者。應知卽讀孔子之文。

今文尙書。傳於秦博士伏生。漢廷使鼂錯受之於伏女之口。計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二十八篇是也。除舜典從堯典析出。益稷從臯陶謨析出。康王之命從顧命析出。此外二十

五篇。皆東晉梅頤所傳而稱爲卽漢孔安國所得壁中本也。宋元明儒均已訟其僞。至清閻若璩而案乃大定。然毛奇齡又著古文尙書冤詞。以謂孔傳僞而古文不僞。焦循亦力爲古文及孔傳辯護。平情論之。此讞仍當存疑。

今姑舍考據而論文章。凡二十五篇之僞古文。皆文從字順各識職。凡二十八篇之今文。皆詰屈聱牙。清曾文正公好呂刑。鈔備課誦以資模範。謂其安章宅句與後世卿雲班馬韓柳諸人蹊徑相近。然而不能盡通其讀也。夫梅賾所傳僞矣。司馬遷之古文不僞也。史記諸本紀所載唐虞三代之詞。亦皆文從字順。迥異今文。蓋鼂錯潁川人。伏女濟南人。方言不同。衛宏云。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則其中有不可究詰者矣。且凡人習一經。則其平生著述。未有不染所習采色者。漢儒尤然。今彙觀錯文。壹以其少所習刑法立義。於典謨訓誥。莫之取也。不亦異哉。

文獻通考引石林葉氏曰。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其體。然

大抵簡質淵愨。不可強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其君臣相與往來告誡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以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言。

文心雕龍云。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顏氏家訓云。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

第三節 詩之文學

三百五篇。上從周始。下暨魯僖。蓋取四百年間朝野歌吟以爲後世法戒。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孔子所刪者十分之九也。歐陽文忠公云。刪去者非止全篇。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是孔子於詩。多所改造。非止輯錄已也。詩有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

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周之盛也。國風雅頌炳然可觀。懿王夷王以後。政教日墮。諸夏衰亂。於是有變風變雅。變風者。自邶至豳。十三國之諸篇是也。而周南召南之二十五篇爲正風。小雅自六月至何草諸篇爲變雅。而自鹿鳴至菁莪爲正雅。大雅自民勞至召旻諸篇爲變雅。而自文王至卷阿諸篇爲正雅。子夏作詩序而傳之。其徒至漢有齊魯韓三家之學。皆今文。列於學官。毛亨毛萇爲古文家。未得立。然其學。子夏所傳。毛公爲詩傳。鄭君作箋。遂流行至今。而三家者廢。

詩學大問題在音韻。不可不辨。古稱協韻。宋明人乃言古音。夫孔子時本無韻譜。亦無四聲。及其被諸管弦。不能不求其協。猶如現時文士新編戲曲。豈中律呂。然伶人排而歌之。徑施以工尺。遂與琴板合焉。此本至淺至顯之理。而宋吳棫明陳第。清顧炎武。江永。盛演古音古韻之說。今觀佩文詩韻。已不與明洪武正韻

同。洪武正韻又不與宋集韻同。孫愐之唐韻既亡。而趙宋重訂廣韻。迥非陸法言之舊本。故六朝以來音韻。已不易理。而顧江等乃欲於二千年後。用宋明人音韻標準以測三百篇。又雜取楚詞漢詩以傳之。曷其誣哉。段玉裁一生殫精音韻。迄晚歲貽書友人。言終不知支之脂何以分爲三部。如有能言其故者。願爲執鞭。卽此亦足以見古韻之說不盡可通也。

孔疏云。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卽祈父肇禋之類也。三字者。綏萬邦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彼築室于道謀尙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是也。其外更不見九字十字者。擊虞流別論云。詩有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徧檢諸本。皆云洞酌三章章五句。則以爲二句也。顏延之云。詩體本無九言者。將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仲洽之言。未可據也。

文心雕龍云。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日出之容。瀟瀟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嘒嘒學草蟲之韻。皎日曄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漁洋詩話曰。余因思詩三百篇。眞如化工之肖物。如燕燕之傷別。籊籊竹竿之思歸。蒹葭蒼蒼之懷人。小戎之典制。碩人次章寫美。人之姚冶。七月次章寫春陽之明麗。而終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東山之三章。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嘆于室。四章之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寫閨閣之致。遠歸之情。遂爲六朝唐人之祖。無羊之或降於阿。或飲於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餼。磨之以肱。畢來旣升。字字寫生。恐史道碩戴嵩畫手。未能如此極妍盡態也。

虞書曰。詩言志。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文心雕龍曰。賦頌詞讚。則詩立其本。顏氏家訓曰。歌詠賦頌。生於詩者。

也。

第四節 禮之文學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自謂能言夏禮殷禮。居恆勗子弟以不知禮無以立。又問禮於老聃。史記云。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又云。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六藝固兼禮也。惟孔子所言及諸生所習。果爲何禮乎。二戴所記。無與於此矣。周禮卽不僞。而體國設官。亦必非雅言時習之典。孔子當日所治之禮。蓋卽漢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今所謂儀禮是也。漢志言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孔氏所出爲古文。與高堂生所傳今文相似也。古文儀禮旣藏孔子宅壁中。其士冠義記。載孔子之言。喪服全傳。又子夏所作。則子所雅言。諸生時習。均屬此本。灼然無疑矣。惟周公攝政。何爲專詳士禮。后倉言推士禮而致於天子。其說非也。班固譏之矣。吾謂周公所制。原不止此。孔子與弟子不欲僭王侯儀容。故惟節取士禮以資講習。而威儀三千。遂僅傳今本。考禮記雜記。哀

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然則士喪一篇。乃孔子手撰。其中兼用商祝夏祝。殆亦通三統之意。而餘十六篇詞。皆與士喪一律。或皆經孔子鴻筆刪益也。

儀禮奇奧難讀。韓昌黎已苦之。不知此經乃如後世行禮之禮單。不可以文詞求者也。卽離其句度。繪爲圖式。亦不能盡通。蓋古人治禮。須實習其揖讓盤辟之容。叔孫通所以必之野外設綿蕞。漢世世爲禮官。若徐氏張氏。皆善爲容。並不知經。後人旣無師授實習。而張爾歧方苞等徒欲從文詞求之。難矣。儀禮中亦有韻文。如士冠禮之祝辭。醴辭。醕辭。字辭。皆琅琅可誦。

儀禮周禮禮記。世所謂三禮。周禮古稱周公致太平之書。漢河間獻王始得之。止五篇。闕冬官。補以考工記。周禮如後世章程。詞義明核。而考工記措語獨精工。論文者尙焉。禮記四十九篇。漢戴聖纂輯。原皆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如緇衣出於公孫尼子。中庸出於子思。月令出於呂覽。王制出於漢文帝時博士。宋儒

程子朱子。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列爲四子書。而朱氏謂大學爲曾子所述。莫知所據也。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等篇。皆美文。而檀弓尤雋妙。卽其中生自裁一章。與左傳國語比較讀之。可見。是以操觚之士。咸揣摩焉。

文心雕龍云。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顏氏家訓云。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

第五節 春秋之文學

春秋本國史之通名。釋名所謂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孔子因詩亡而作春秋。以待後王取法。蓋使子夏等求得百二十國寶書。彙而約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一言之發。數例具舉。而大綱存夫三科九旨。意在黜周改制。革命主義也。不可以書見。故口授弟子。子夏。子夏傳公羊高。穀梁赤。高赤口傳累葉。至漢乃著竹帛爲二傳。孔子曰。吾志在春秋。何志乎爾。志在改制耳。故治春秋。必由公穀二傳。方足以上闡大聖之志。不同斷爛朝報。左氏其人。果爲邱明與否。後儒疑之。其傳實與國策國語等耳。至劉歆始引以解經。欲立學官。而博士不與。漢儒皆謂左氏不

傳春秋也。二傳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惟左氏文則雄視千古。無美不備。自漢以來。揆藻揚華之士。靡不鑽擊。

鄭君六藝論云。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晉范寧穀梁傳序云。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唐蕭穎士與韋述書云。於左氏取其文。於穀梁師其簡。於公羊得其覈。三傳短長。大略如是。然公穀二傳。大半記錄口語。非若左氏之一意屬文。此不可以並論者也。

魏王粲云。春秋辨理。一字見義。韓昌黎亦云。春秋謹嚴。今觀春秋於時月日例。一字不苟。穀梁傳云。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洵謹嚴之至矣。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寅朔。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鷄退飛過宋都。公羊傳云。曷爲先言隕而後言石。賈石記聞。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鷄。六鷄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鷄。徐而察之則退飛。穀梁傳云。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鷄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詞也。目治也。

子曰。石無知之物。鶉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鶉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鶉且猶盡其辭。而况於人乎。

興化劉熙載藝概云。公穀兩家善讀春秋本經。輕讀重讀。緩讀急讀。讀不同而義以別矣。莊子逸篇。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雖屬寓言。亦可爲春秋尙讀之證。

文心雕龍云。紀傳移檄。則春秋爲根。顏氏家訓云。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第六節 餘經之文學

樂經無傳。周官之大司樂章。小戴氏之樂記。雖言其義而不能紀其鏗鏘鼓舞之節。樂官能紀其節而不能言其義。吹律之工。與載筆之士。末由合作。故不得以文求焉。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仲弓子游子夏等相與輯而論纂之以成書。今所誦習之本爲魯論。其齊論暨古文論語不傳。魯論雖紀口語。顧與後世語錄迥異。

緝字屬詞。致極精妙。最宜潛玩。季氏將伐顓臾。章甚暢而辯。孝經者。史記以爲曾子作。鄭君以爲孔子作。觀經中有子曰。有曾子曰。疑爲其他門人所作也。孝經緯。孔子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爲表矣。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所行者。今文。爾雅者。古稱釋詁。爲周公作。餘篇爲孔子所增。或言子夏所益。莫能詳也。惟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稱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則爾雅之來遠矣。漢志列之於孝經家。文心雕龍云。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然其書可目爲最古之類鈔。纂言者。所莫能舍也。

第七節 孔門弟子之文學

孔子弟子三千。通六藝者七十二。游夏擅文學。故其傳最顯。西漢經師。上溯淵源。莫不及之矣。揚雄謂爾雅爲游夏所記。（見西京雜記。）則其衣被詞苑尤廣。子游禮運篇。子夏詩大序。匪獨諳精。其文最勝。至曾子之書。多載大戴禮。宓子漆雕子所著。見於漢志。若夫陶潛聖賢羣輔錄所云。顏氏傳詩爲諷諫之儒。孟氏

傳書爲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爲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爲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爲潔淨精微之儒。此乃緣附禮記經解暨韓非子顯學篇爲之綴詞。不足據信。考西漢儒林師承所自。不如是也。

第八節 緯書之文學

經之外有緯。經乃雅言。緯爲秘記。亦猶釋迦之有顯密二教也。漢唐儒生。均稱緯爲孔子所撰。何劭公鄭康成俱據緯以通經。惟後來符讖繁興。時多僞託。不可不辨而黜之。至如亡秦者胡。劉秀作天子。俱見正史。山頽梁壞之歌。登諸檀弓。辰龍已蛇之合。載在本傳。灼然不誣者已。試繙世界史傳。各國古聖。咸能前知。懸記後事。通人不以爲怪誕也。緯書散佚。其目列於隋書經籍志者八十一篇。近代搜輯略可考覽。明孫穀編古微書三十六卷。采錄古緯。其義多與經傳相發明。故緯書者中國文學史上一大問題。文心雕龍但謂其事豐辭富。有助文章。所見猶

其末也。

第五章 戰國諸子文學

文章之本原基於五經。而其法式衍於諸子。諸子盛於春秋戰國之世。蓋自王綱不振。姬周同文之化。不能規範九州人士思想。於是擅智辨者。上託三皇。旁徵八海。各欲出一術以變易政教。而百家騰躍矣。惟諸子者類皆博明萬事。越世高談。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又其爲書。一幹衆枝。自成統系。勢難截取。是以近代桐城家法。祖禰漢唐。不用子書。惟憚敬。包世臣。龔自珍。魏源。言文盛推周秦諸子諸子之學。非此編所能備詳。茲惟就其文詞最著者論列大略。

第一節 儒家之文學

儒家諸子文章。兩戴所記之外。其書今存者若孔子家語。孔叢子。俱僞作。晏子雖劉向稱其文章句可觀。然亦多竄託之詞。惟孟子荀子。實儒流鉅宗。書亦完

善。孟荀史記有傳。

孟子生卒歲月不能確定。大約當周顯王至赧王之世。日本人謂孟子生當西曆紀元前三百七十一年。而希臘柏拉圖死時。孟子恰二十三歲云。孟子好辯。然其論性實未足以破告子。故龔自珍有闡告子之作。王充刺孟。司馬溫公疑孟殆皆好辯之反應耶。其書七篇。詞筆雄奇而出以簡易。韓柳辨論文實皆數之。蘇洵亦揣摩焉。有評點之本傳世。宋儒特尊崇其書。列諸四子。亦以其文勝。足以宣揚聖道。鼓動天下也。有爲神農之言者一章。洋洋千言。尤爲傑構。堪爲作文楷式。清戴震作孟子字義疏證。欲用訓詁譚性命。可謂方枘圓鑿。所引釋老。尤爲不知而言。治孟子者勿爲所蔽也。

荀卿年五十始來齊游學。齊襄王時卿最爲老師。三任祭酒。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按汪中所製年表。荀卿享年百餘歲。李斯韓非皆其弟子。卿亦儒流之傑哉。其書三十三篇。始以勸學。終於堯問。蓋仿論語。孟子之學長於詩書。荀則長

於禮。（二戴記多錄其文。）其致力不同。文體亦異。孟子疏通。專工辨論。荀則麗密。兼善詞賦。（書中有成相篇賦篇。）後世詆其非十二子。言性惡。夫子思孟子。至趙宋始尊。在荀子視爲儕伍。八儒反脣。未足深怪。善惡本依時地而標準不同。且名言皆相對者也。一方面言善。卽他一方面可以言惡。惟性體實不可以善惡名。王陽明無善無惡之說。雖闢襲內典。而於義最允。蒼儒執此以短荀。或又曲解以護荀。夏蟲不足與語冰也。近人治荀子者衆。惟包世臣最好荀子之文。其摘鈔韓呂二子題詞云。文之奇宕至韓非。平實至呂覽。斯極天下能事矣。其源皆出於荀子。蓋韓子親受業。而呂子集論諸儒。多荀子之徒也。荀子外平實而內奇宕。其平實過孟子。而奇宕不減孫武。然吾讀其非相篇。中幅以後。別論餘事。與相無涉。古人爲文首尾不相顧者。莫此爲甚矣。

第二節 道家之文學

道家鉅子推老列莊。老莊史記有傳。然老子名字與其生時。考據家大有疑

問。其書號稱五千言。分上下篇。八十一章。太史公謂老子深遠。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言政言兵。言心性。言丹訣者。胥託焉。言佛法者。亦援引焉。後漢桓帝時。襄楷上疏。言老子西入夷狄。爲浮屠。則老子皈依佛。其說已古矣。然吾觀其云。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此實涅槃義也。又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吾謂當從無字有字讀。方與下文常無常有相應。

列子禦寇。鄭人與鄭繆公同時。其書八篇。莊子數稱之。文心雕龍云。列子禦寇之書。氣偉而采奇。柳宗元云。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僞作。龔自珍云。列與莊異趣。莊子知生之無足樂。而未有術以勝生死也。列子知內觀矣。莊子見道十三四。列子見道十七八。石棣楊居士文會。冲虛經發隱。於列子通佛。闡之彌詳。吾觀其力命楊朱二篇。尤可葆重。孟子以楊墨並詆。而楊朱學說。惟見於此。其意指實與英人邊沁樂利主義相近。力命鬯扞前定之說。較孔孟之片言單詞。爲大昌。足以正墨翟（墨子有非命篇）而啓王充（論衡說祿命之文有多篇）又所

載鮑氏子言。發明人不應食生物之理。轉觀遠庖廚之說。乃掩耳盜鈴者矣。

莊子名周。蒙人。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史傳稱其學無所不闕。其要本歸於老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今按其書。分內外雜三篇。別爲目三十三。論者謂內篇七。大都非贋。其文異於老之簡列之質。善縱橫而兼有詞賦之意。（說劍尤屬賦體。）蘇軾壯歲以前最喜學之。宋以後文人莫不究治。惟文既奇肆。復多古字古言。譌文脫簡。養生主一篇。蹊徑較平實。易追求。故習者尤衆。莊子通佛。無待於瑣瑣比附。齊物論言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三十唯識論。二十唯識論。最後之立破。均不越夫此義也。

第三節 法家之文學

法家有管仲。商鞅。申不害。慎到。韓非。非最顯。蓋文章之豪也。史記有傳。其書五十五篇。當時秦王見其孤憤五蠹之書。嗟歎以謂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史傳特載其說難。蜀先主敕曰。申韓之書。益人智意。可觀誦之。諸葛武侯手寫其書。

以致後主。內外儲說爲後世連珠之權輿。文心雕龍云。韓非著博喻之富。殆專指儲說等篇。包世臣再與楊季子書云。八家工力至厚。而得體勢於韓公子。呂覽者尤深。徒以薄其爲人。不欲形諸論說。劉氏藝槩云。韓非鋒穎太銳。莊子天下篇稱老子道術所戒曰。銳則挫矣。惜乎非能作解老喻老而不鑿之也。吾謂以文而論。在諸子中。孟莊而外。此堪鼎峙。

第四節 名家墨家之文學

名家書今存者。尹文子一篇。公孫龍子六篇。尹文子曾說齊宣王。先於公孫龍。龍趙人。以堅白之辯著。墨翟。宋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韓非言墨分爲三。足見其徒屬滿寓內。清汪中考周漢人書。孔墨對舉者百餘事。（按至唐時。杜韓猶以孔墨並稱。）則墨學之盛可想。莊子言墨者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綺偶不忤之辭相應。蓋墨家注意於正名。名家固與之支別而宗同者也。惟名學爲思辨之準繩。而於載筆修詞之術。實無預焉。故墨子書

五十三篇。無論爲自撰。爲門弟子所記。辭甚冗拙。（譏奪及旁行者勿論）尹文。公孫龍。亦術通而文鈍者也。墨子名學。如非命上。所立三表。亦可比迹因明。所謂上本於古者聖王之事。近於聖言量矣。中原察百姓耳目之實。近於現量矣。發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人民之利。近於比量矣。然中篇所列三法。則又自相違亂。又云。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無。夫有無之界說。惟以親見親聞爲斷。淺謬已甚。試問墨家上而高曾。下而雲仍。旁而九州。均能恃一己耳目聞其聲見其物者耶。故今日而求名學於諸子。真莊生所譏爲敝跬譽無用之言者也。吾讀墨子書。獨取明鬼下篇。（上篇中篇俱佚）三千餘言。有物有則。氣勢充暢。蓋墨流出於清廟之守。右鬼乃其當行。夫昌言有鬼。著爲長篇。此爲最古。與列子昌言力不勝命。同爲傑構也。兼愛之義。合於大同。而孟子巧詆深文。目以無父。極爲不合論理者已。

第五節 縱橫家詞賦家之文學

六國與秦相圖。於是合縱連橫之術。蘇秦事六國爲縱。張儀事秦爲橫。南北爲縱。東西爲橫。橫則秦帝。縱則楚王也。秦儀與孟子同時。史記有傳。傳稱秦儀俱師鬼谷先生。鬼谷子書始見錄於隋志。蓋僞作。知者謂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未必真有其人。漢志蘇子三十一篇。張子十篇。今不傳。然卽國策所登。史傳所載。其辭已大足以資揣摩。近世選文者皆錄而誦習之。以爲奏議書說之祖。秦儀之說雖煒曄譎誑。顧皆博考當世各邦方輿軍實。非純逞虛誕。與名家不同。治蘇張之文者其注意於此。秦有二弟。曰代。曰厲。亦均有說。

詞賦雖不入九流。然與縱橫家支別而宗同者也。班固稱縱橫家出於行人之官。又引孔子誦詩三百一章以申之。賦者。古詩之流也。固叙詩賦家。引傳云。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此可寤詞賦與縱橫同出於行人矣。蓋數陳其事。勸諷人主。兩家之志一也。特詞賦較縱橫之說。加以聲韻。於文體之美。尤爲進步。

焉耳。然若淳于髡、諷齊威王之類，於文體亦當屬之詞賦云。

詞賦宗工，首推屈原。原生與孟荀蘇張同時，作離騷九章、九歌、天問、遠遊、卜居、漁父等篇。史記列傳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爲楚懷王左徒。離騷者，猶離憂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特載其漁父篇及懷沙賦於傳。」贊云：「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而悲其志。文選特剏編騷一門，收錄離騷經九歌九章、卜居、漁父。文心雕龍辨騷云：「自鑄偉辭，驚采絕艷，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艷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章。」

荀卿雖亦作賦，然質而不華，弗逮原。原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好辭，以賦見稱，而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玉最顯，所作九辯、招魂，對楚王問，及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等賦，文選錄之。又與景差諸人同作大言、小言賦，均工。後世稱屈宋。劉向輯屈宋以來同類諸作爲楚詞十六篇，王逸又稍增益之，爲作註，勒成十七

卷。亦一家之學也。

屈子既作懷沙賦。遂自投汨羅以死。適當五月五日。後人哀之。以竹筒貯米爲祭。至今夏節。國人皆作糉。卽其遺風。斯亦文學史上一紀念日也。

第六節 雜家之文學

雜家之文。呂覽爲巨擘。史記呂不韋傳云。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此亦足見其事覈而言練矣。故考古者證其義。馳說者掇其辭。戴記月令。卽篡取其十二紀首篇也。包世臣云。夫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史公次之。易象春秋。引以自方。其愛而重之至矣。史公推勘事理。興酣韻流。多近韓。序述話言。如聞如見。則入呂尤多。子厚封建論。永叔朋黨論。推演呂覽數語。遂以雄視千秋。又云。蒯通賈生出於韓。鼂錯趙充國出於呂。（藝舟雙楫論文二）

第七節 兵家之文學

兵家不預九流。而出於古司馬之職。今所傳吳子。司馬法。尉繚子。皆美文。而孫子十三篇。書最古。文最工。史記孫武傳載吳王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可見今本十三篇。均完而無僞者矣。十三篇不談陰陽技巧。義雖精玄。詞雖廉峻。而文從字順。如老子。如孟子。如論語。好文者莫能廢也。日本兵法步趨歐洲。而言權謀。仍祖孫子。往者其名。士賴襄評孫子之文云。莊妙於用虛。左妙於用實。兼之者孫子之論兵也。

第六章 秦文學

秦祚既短。兼因法家少文。戰國詞章。至是中替。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况乎焚劫儒。中國古代文學幾爲之盡絕。然其兩世之中。與文學大有關係者。亦有數事。

一、文字之改造 丞相李斯變大篆爲小篆。作倉頡七章。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七章。漢志云。倉頡爰歷博學。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又有獄吏程邈作隸書。務爲簡便。於是毀圓成方。去繁趨約。而古文象形指事之本義。寢不可識矣。

二、公文程式之規定 秦并天下。定尊號爲皇帝。自稱曰朕。印曰璽。博士等並議定皇帝之命爲制。令爲詔。而臣下之上言爲奏。稱之爲陛下。後世君臣皆沿用之。直至清而弗改。

三、宣傳威德之碑文盛興 李斯既博學於荀門。又本楚人。習聞詞賦。故善韻語。所撰爲秦紀功之會稽山之罌。碣石泰山諸刻石文。均四言。三句一韻。惟瑯琊臺刻石文。四言。二句一韻。其各安其字。以下二百餘言。爲碑陰之肇祖。諸篇文皆壯美。夫峒嶠碑既非真物。石鼓歌不無疑義。穆天子弇山刻石則未撰詞。斯之諸作。固的然無僞。又煥乎有文。其爲摩崖勒功之最古者矣。

秦世文學。惟在李斯。太史公稱斯知六藝之歸。蓋斯爲荀卿高足弟子。荀卿本主張法後王者也。斯燔詩書殺術士之政策。實元胎於此。當時儒生。卽後世之政客。其是古非今。卽如緣飾法理。反對政府耳。斯上書請禁私學。此篇爲文學史上極有關係之作。而詞筆亦簡峻明切。勝於餘篇。諫逐客書。反覆洄漩。文浮於理。苟以義法裁之。殆可斧削過半。劉勰不云乎。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議對篇。）然若李兆洛以其爲駢體文而取之。則又當別論。

李斯上書請禁私學（此錄秦始皇本紀。與李斯傳少異。）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公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

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夷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學法令。以史爲師。制曰可。

第二編 中古文學史

第七章 兩漢文學

第一節 兩漢文學起源及其流變

漢高祖起於亭長。其左右乃屠販。高者爲刀筆吏。故不尙文學。諸客冠儒冠來。輒解其冠溺其中。語人曰。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爲。蓋自秦焚書坑儒。中國風氣。執政者皆賤儒而惡詩書矣。洎叔孫通起朝儀。高祖始知爲皇帝之貴。乃過魯祀孔子。儒家者流。於是仰首伸眉。

武帝嗣位。董仲舒進大一統之說。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然後統

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案自文景以來。漢以諸王爲患。楚元王交。吳王濞。梁孝王武。淮南王安。各招文士。聚簡冊。勢傾朝廷。武帝得仲舒之說。知顓尊儒學。以統一天下思想。於治爲便。遂行其策。用利祿爲招。擢公孫宏於布衣。上躋丞相。徵收書籍。策試賢良。置五經博士弟子。顧視李斯。方略爲不同矣。風氣旣成。人才輩出。經術詞賦。歷史詩歌。皆分途而競進。馬遷相如。亦俱乘時成其大業。

西漢文學。武帝時爲最盛。而兩司馬（遷相如）爲其時代之代表者。宣元以降。劉氏父子（向歆）更爲巨魁。桐城姚氏云。劉向之文。如觀古之君子。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規矩揖揚。玉聲鏘鳴之容。包世臣謂其外奇宕而內平實。合韓非呂覽而變其體勢。以上追荀子。文與子分。自子政始云。劉歆於古文經術。功績卓著。而所撰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伎略。卽漢書藝文志藍本。七略爲校勘目錄之學鼻祖。抑亦文史之先河也。

東漢文風。漸趨茂密。與西漢雄肆不同。蓋由於所學有異。西漢治經尙大義。

微言。故爲文易奇。東漢治經在聲訓名物。故爲文易實。聲訓名物之學。以班固撰集白虎通義。許慎說文解字。爲其結晶。白虎通集今文家言。說文則取古文家言。三書均爲時代之潮流所匯歸而成也。

班固漢書。雖以勦襲見譏。然斷代爲史之肇祖。其文亦自成體勢。非史記所能掄。蔡邕續漢史不成。所著詩文凡百餘篇。而碑文獨爲後世楷式。

武帝柏梁詩爲七言聯句之祖。蘇武李陵贈答詩。古詩十九首。爲五言詩之祖。是皆剏通獨造。江河不廢者也。

後漢明帝遣使至印度。請迦葉摩騰及竺法蘭。用白馬馱佛經至洛陽。造白馬寺。譯四十二章經。此爲佛法入震旦之始。而鄭君弟子孫炎。因見梵書以字母十四攝一切音。遂造反語。爲中國切音之權輿。

元帝時。史游作草書。至後漢章帝。命上章表亦用草書。時稱章草。於是隸書漸替。一變爲八分。再變爲眞楷。斯亦文學上一大變遷。

兩漢四百五十餘年。文學之美備。異代難與比方。茲復就文體類別。析爲四事。以叙論之。一曰傳註之文。二曰記載之文。三曰論說之文。四曰詩歌詞賦之文。

第二節 傳注之文

說經爲漢學之特色。傳注於辭筆雖非美。然亦文之一體。言漢代文學者莫能舍置也。此體之文。若伏勝尙書大傳。毛亨詩傳。何休公羊解詁。鄭玄詩箋。三禮注。趙岐孟子注。王逸楚詞章句。均最昌顯。至今家弦戶誦者矣。又有不專一經。而總集羣籍義旨。自成條貫。若揚雄方言。班固白虎通義。許慎說文解字。蔡邕獨斷。劉熙釋名。應劭風俗通義。其文亦皆傳注體也。後生不遑徧肄諸儒傳注。至班許二書。治文學者不可不讀。

白虎通。具言之曰。白虎通德論。後漢章帝建初四年。校書郎楊終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宣帝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哀其議奏。帝親稱制臨決。令班固撰集其事。

以成書。書凡四十四篇。於宇宙事物。咸加評判。多主公穀二家言。兼采古緯。其考定典制。辨於獨斷。其以諧聲詁字。精於釋名。句容陳立。爲作疏證。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後漢書有傳。說文解字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二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始一終亥。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自序云。今敍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稽譌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指。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知者以謂居今日。可以考見三代以來。古人制作之本者。惟賴此書。近世注之者衆。段玉裁最辯而多失。朱駿聲義多允愜。而其書編次稍嫌繁晦。

第三節 記載之文

記載之文。首推司馬遷史記。遷字子長。漢太史公談之子。生於龍門。其後繼纂父職。世系行事。具詳史記自序暨漢書本傳。遷十歲。誦古文。二十。南游江淮上

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隕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蘇轍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遊。故其文疏宕自有奇氣。遷既仕於朝。因論救李陵。被腐刑。於是發憤。承父遺志。上法孔子春秋。編撰史記。卒以成書。其報任安書云。

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氏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觀此。則史記乃遷一家之言。後人以讀其他書史之眼。光讀之。不足以喻遷志也。史記凡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變革編年之體。剗分爲本紀。世家。表。書。列傳。

五類。其自敘云。

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敵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

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善。故謂之實錄。然後漢明帝以秦始皇帝本紀贊誥爲非。詔謂遷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不若相如言封禪之忠賢。其後王允忿誅蔡邕時。亦上詆史記爲謗書。此皆一時偏激之談。不足據。惟班彪譏遷云。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

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

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

彪爲此評。蓋不喻遷志。至摘發其不載諸聞人之字。誠遷之失。然漢書司馬遷傳卽未載遷字。若非揚雄法言。張衡應問。後世誰知子長者。班固旣爲彪子。又躬事顯宗。故遷傳作贊。攬以譏彈。殆秉承君父之旨。然遷文自與日月爭光。不足爲點也。(案史記相如傳贊引揚雄言。當是漢書贊詞。寫書者誤入諸史記。)品史記之文者。自文心雕龍史通以降。衆矣。然遷文神變。史記一書。無美不兼。讀者宜各依其量。以求自得。殆難以尋常評騭文詞之法御之。若必扼要以舉例。則論者皆贊遷文曰雄曰逸。在唐宋八家中。韓得其雄。歐陽得其逸。高山仰止。有欲求之。此其躅。

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父彪。字叔皮。後漢書俱有傳。彪才高。專心史籍。見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乃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篇。彪卒。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旣而人告固私作國史。詔收繫固。固弟

超詣闕上書。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顯宗奇之。召固除蘭臺令史。遷爲郎。遂見親近。帝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乃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紀十二。表八。志十。列傳七十。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

范曄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者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劉勰謂固十志該富。讚序宏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而以遺親攘美爲固罪。唐宋以來。論遷固者褒貶不一。惟清曾文正公聖哲畫像記爲之平議。其詞曰。

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

固爲洛陽令种兢陷諸獄死。漢書之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和帝詔固妹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固天才長於詞賦。所作兩都賦。幽通賦。及答賓戲。均傳誦後世。故其漢書之文。亦平整瞻密。與子長之奇肆異趣。

後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令荀悅改造。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美。歷代皆重其書。

劉向大儒。著述綦富。然其所撰古列女傳七卷。實爲史家之創制。女界之鴻規。續列女傳一卷。或云班昭所作。今本分爲七目。曰母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辨

通。嬖孽。

趙煜吳越春秋十卷。袁康越絕書十五卷。均佳構。傳於今。袁書尤博奧偉麗。

第四節 論說之文

論本出於子書。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自漢以來。單篇之論盛行。然賈誼過秦。乃新書之一篇。故淮南潛夫諸作。實論之正也。說原於縱橫家。後世奏議書記移檄。皆說之支裔。凡以宣己意而曉對方。體裁稍殊。質性則一。茲皆併爲同類。分條以敘之如後。

單篇之論。夙推賈誼過秦。史記秦始皇本紀贊。漢書項羽傳贊。俱引列之。包世臣謂誼他文無此雄駿。疑爲子長所脩潤。今觀荀悅漢紀錄此論亦有刪易。而賈子新書諸篇。持比此論。如出異手。包生殆不爲無見也。顧此論枚舉疊陳。詞勝於理。李兆洛駢體文鈔取之。昔范曄自序。謂所作循吏諸傳序論。不減過秦。則亦以過秦偶儷。取比己文也。誼實工賦。此論亦有賦心也。史記漢書均有誼傳。

文選目東方朔答客難。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爲設論。朔之非有先生論。王褒四子講德論。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亦可謂爲設論也。然兩漢單篇之論。求其文實兼至。精微朗暢者。無踰於司馬談論六家要指。班彪王命論。二文足資模範也。

右第四節之一

漢臣奏議。大篇推賈生陳政事疏。小篇推司馬長卿諫獵書。俱千古奇作。董子對賢良三策。亦纒纒巨觀。顧所持皆儒家理論。起而行之。節目未具。賈生明申商。故雖年少。而疏中所言。皆可以見諸措施。劉子政稱生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以文論。董醇而弗肆。故二冊制辭。謂其文采未極。賈則駿發酣鬯。諫獵辭義簡切。足爲章奏準矧。

賈山至言。賈讓治河議。亦當代名篇。讓議尤致用之文。後世治河者胥主之。鼂錯言事。與賈生齊名。亦法家者流也。其削奪諸侯。本遂行賈生遺策。論貴粟書。亦與賈生論積貯疏。若笙磬之應。

匡劉並稱。劉向條災異封事。論起昌陵疏。極諫外家封事。匡衡上政治得失疏。論治性正家疏。戒妃匹勸經學疏。均渾融遒逸。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尙陰柔之美者宗之。

東京二百載。奏議見稱者甚罕。葛龔雖以善奏記名。而莫覩其傳作。文苑傳二十二人。祇黃香有奏疏一首。劉勰標舉楊秉陳蕃之骨鯁。張衡蔡邕之博雅。然其詞不爲世所錄。蓋此代學風趨重考訂。去戰國縱橫之習已遠。以抗議世務爲業者鮮矣。

右第四節之二

鄒陽上書。枚乘上書。仍奏疏之屬也。平交往復之簡。文選則首登李陵答蘇武書。劉知幾謂是書文體。不類西京。且班史不錄。定爲贗作。蘇東坡答劉沔書。則謂爲齊梁間小兒所擬作。太史公報任安書。古今傳誦。然詞旨繁複。李兆洛亦目爲駢文。包世臣云。書中數千言。十七八皆如醉如狂。讀者不得其所以然。二千年

無能通者。蓋少卿來書求援。史公爲之諱。故以推賢薦士四字約之。是故文瀾雖壯。而滴水歸源。一線相生。字字皆有歸著也。（復李邁堂書。復石贛州書。）

兩京書簡。當以楊惲報孫會宗。朱浮爲幽州牧與彭寵書爲正軌。蓋辭達理舉。不可增刪。文章之上乘也。惲本子長外孫。其書乃胎息於報任安之作。顧語既鎔裁。氣殊壯密。朱書雖近偶儷。而體勢騫騰。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疏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

文帝賜南粵王書。光武賜竇融書。均開誠布公。語無泛設。司馬長卿諭巴蜀檄。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均辭剛而義辨。皆公牘文之至工者也。

教訓子姪。發夫至情。情至則文亦自然入妙。絕殊繡其輦輓者。馬援誡兄子嚴。敦書。鄭君戒子益。恩書。是也。古賢多有此類之文。兩漢若劉向。司馬徽。所爲不逮馬鄭之善。厥後若魏王昶。蜀諸葛亮。晉羊祜。陶潛。唐李德裕。其詞皆可翫。然皆祖述馬鄭者也。清曾文正公家書。則累卷積冊矣。馬鄭書俱載本傳。馬書村塾皆

誦。而鄭書世少稱者。惟近人劉熙載藝槩。謂其雍雍穆穆。隱然涵詩禮之氣。茲附錄之。

鄭玄戒子益恩書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日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

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昂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絨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右第四節之三

仁和龔自珍云。漢初至於孝武。能成一家之言者甚衆。昭宣以降。書不逮古。下迄魏世。合而論之。譬適於野焉。或千里鼠壤。不逢可材。則揚雄法言。荀悅申鑑。是也。平蕪生之。灌木叢之。剔而薙之。乃覲瑤草。拾而佩之。如桓寬鹽鐵論。劉向說苑。王符潛夫論是也。若乃傾匡量芑。到橐載大藥。其徐幹中論邪。龔氏謂中論論儒者之蔽。擊中要害。七十子後。不數覲也。惟吾觀兩漢諸子之書。以春秋繁露論

衡爲最奇。餘子徒以文鳴。彌綸羣言。而未必能精研一理者也。茲列舉其著者數家而評騭之。其書不傳。或後人僞託者。不復加議。

陸賈新語十二篇。其大旨主於崇王黜霸而歸於修身用人。皆老生之常談。在漢初儒術未興。高祖乍聞此語。不能不目之爲新也。

賈誼新書五十八篇。頗有後人割裂漢書誼傳以附益之者。然誼散文除過秦及論政事封建積貯諸疏之外。無復菁華。

劉向新序十卷。所錄皆春秋至漢初軼事。可爲法戒者。又說苑二十卷。與新序體例相同。其所以分爲兩書之故。莫之能詳。韓嬰韓詩外傳十卷。大旨亦與相類。惟韓多引詩。而文筆較爲簡古。

揚雄法言十卷。太玄經十卷。雄詞賦殊絕。小學甚深。惟作法言以摹論語。作太玄以擬易。甚可怪也。唐宋諸賢。多贊美雄文。而蘇東坡答謝民師書。謂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獨司馬溫公爲法言集注。又本太玄而撰潛虛。可謂雄

之知己矣。然吾觀法言最無謂。尙不如文中子之明通。太玄非常人所解。尙不如焦延壽易林。京房易傳。可施諸占卜。劉歆覆醬瓿之譏。殆不爲過也。

淮南王劉安所撰淮南鴻烈二十篇。要略一篇。曼詞連犴。詭異自憙。亦揚雄之同志。惟安書大旨依託道家。雄則儒者。安詞筆縱肆。雄則練覈。然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共爲此一書。與不韋作呂覽同。雄獨纂衆籍。則安才遠弗及雄明矣。

歷覽西京諸子。無能接迹周秦。非謂其文體降而益頽。乃其質幹不足以自立。緣渠等所學。咸滯於桷迹。若迺直領玄聖之微言。上尋皇王之墜緒。開啟祕奧。自闡宗風。惟董子仲舒。

董子書。今存者春秋繁露十七卷。多公羊家言。又通名理。知識緯。能祈禳。其書有類似抱朴子內篇者。孝武稱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董子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

不得所欲。漢室推尊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董子發之。故董子爲對於列國。嬴秦以來。學界革命者也。董子有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宋儒卽以此兩言爲傳統。程朱並稱董子。知道之本原。度越諸子。由斯以譚。董子不但爲漢學大師。抑亦宋學之遠祖。

劉向云。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歆反脣。以父言爲過。殆由經生門戶之習。歆治左氏。與董異趣也。子政習穀梁。與董學家法大致相同。故知之深。然歆亦云。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

東京子書。以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仲長統昌言最顯。後漢書列三人傳於一卷。韓昌黎作三賢贊。實則符統遠非充比。謝夷吾嘗薦充曰。雖孟軻荀卿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吾謂仲任乃中國思想界之傑。惟文則下筆不能自休。弗及節信公理之絮。

論衡。今本三十卷。八十四篇。廿餘萬言。范曄稱其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始若詭異。終有理實。充會稽上虞人。其書中土初無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隱藏帳中。祕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論衡雖推崇董子劉子政。而力闢災異禍福。信骨相。與孫卿子異。不信天鬼而信命。與墨子異。又著問孔刺孟。儒家者流。至今莫能解辯也。其特色尤在言命。八十四篇中。論命最詳。古所未有也。文雖冗漫。顧皆按切事物。求盡其理。殊無夸飾。又時時用名理自檢。冀無乖違。獨惜充歷明章之世。未聞佛法。不與楚王英。牟太尉融。一論桑門之旨。共理凡夫之惑。

潛夫論。今本十卷。凡三十五篇。又敍錄一篇。符著書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論物情。多所切中。非迂儒矯激。務爲高論之比也。符亦言卜相占夢。蔚宗特錄其貴忠。浮侈。實貢。愛日。述赦。五篇。

昌言。蔚宗稱凡三十四篇。（魏志注引繆襲表稱昌言凡二十四篇。）十餘

萬言。惟理亂。損益。法誠等篇。附存本傳中。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統常以爲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因著論一首。其詞可憲。

仲長統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躋蹠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公理生靈獻之間。故不就命召。作論賦詩。有遺榮辟世之操。節信富和安之後。世務游宦。而不得升進。故蘊憤著書。訾貶當時風政。仲任閱光武明章之世。炎政方隆。雖不甚貴。而曾爲治中。年漸七十。始罷州職。故撰宣漢篇。謂漢治太平。盛於姬周。凡文學與作者身世之關係如此。

右第四節之四

第五節 詩歌詞賦之文

漢高雖惡儒不事詩書。然能歌大風之辭。此亦所謂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者也。孝武始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作十九章等歌。漢書郊祀禮樂諸志載之。武帝自爲瓠子歌。溝洫志載之。而帝所爲秋風辭。殊工。遠勝大風。垓下二作。延年故倡家。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武帝聞其歌。北方有佳人。歎息以謂世豈有此人乎。因得以進其女弟李夫人。延年歌辭云。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清沈德潛云。漢時詩樂始分。乃立樂府。安世房中歌。係唐山夫人所製。而清調平調瑟調。皆其遺音。此風之變也。朝會道路所用。謂之鼓吹曲。軍中馬上所用。謂之橫吹曲。此雅之變也。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與司馬相如諸人略定律呂。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此頌之變也。

文選所登漢詩。韋孟諷諫詩一首。四言。李陵詩三首。蘇武詩四首。古詩十九首。班婕妤怨歌行一首。均五言。漢高祖大風歌一首。武帝秋風辭一首。張衡四愁詩四首。俱七言。謠曲。蘇李詩。論者疑之。考蘇武傳載武將歸。李陵置酒賀。爲武起舞。歌曰。

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隳。老母已死。雖報恩。將安歸。

觀此。則蘇李贈答之什。似非當時所爲。然詞氣深厚。亦非曹劉以下所能擬也。十九首爲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龍以冉冉孤生竹一篇爲傅毅作。玉臺新詠以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七篇爲枚乘作。或云驅馬上東門及游戲宛與洛。此則東都之詞也。明王世貞謂中間雜有張衡蔡邕作。莫能詳也。韋孟詩出韋賢傳。自孟至賢五世。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是詩不爲甚工。以漢人四言論。尙不若東方朔誠子詩之可誦。朔詩孟堅於其傳贊曾舉之。

東方朔誠子詩

明者處世。莫尙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朔傳載所作有七言詩上下篇。今不存。元帝時。黃門令史游撰急就篇三十

四章。解散隸體。創興章草。其詞雅奧。中多七言之句。尤爲俊拔。後世言字書者。稽之而不稱其詩。至如武帝君臣共作柏梁臺詩。八代以來。言七言及聯句者。咸尙之。顧其中實有鄙穢之語。

柏梁詩

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名。有能爲七言詩者。乃得上坐。人各一句。句皆用韻。後世仿之。稱柏梁體。

日月星辰和四時。(帝)驂駕駟馬從梁來。(梁孝武五)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石慶)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衛青)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夫倪寬)撞鐘伐鼓聲中詩。(太常周建德)宗室廣大日益滋。(宗正劉安國)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路博德)總領從官柏梁臺。(光祿勳徐自爲)平理請讞決嫌疑。(廷尉杜周)修飾輿馬待駕來。(太僕公孫賀)郡國吏功差次之。(大鴻臚壺充國)乘輿御物主治之。(少府王溫舒)陳粟萬石揚以箕。(大司農張成)徼道宮下隨討治。(執金吾中尉豹)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盛宣)盜阻南山爲民災。(右扶風李成信)外

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椒房率更領其材。（詹事陳掌）蠻夷朝賀常會期。（典屬國）柱枅榑欂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栗桃李梅。（大官令）走狗逐兔張罟罟。（上林令）鬻妃女脣甘如飴。（郭舍人）迫窘詰屈幾窮哉。（東方朔）

詩歌之道。不宜太質。五七言尤然。漢人詩美者不多。弗若其頌贊箴銘之作也。賸儒惟論古今。不辨是非。言詩每尊漢。並謂漢詩之不可及。正惟其質。貴賸買匱。夫復何言。鍾嶸品評漢詩。蘇李而外。惟重班姬。其言曰。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年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

漢末建安中。有孔雀東南飛詩一篇。時人爲焦仲卿妻所作也。絮絮至一千七百四十五字。爲古今最長之詩。讀之莫不倦而欲寐。無作者主名。大抵好事者雜湊以成。故雅言俚語。錯綜迭見。三百篇皆短歌微吟。唐人亦謂工詩者片言可

以明百意。（見劉賓客集。）杜韓大篇亦詩之變也。尙簡練黜冗長。乃文詞公例。孔雀東南飛詩。豈足以爲訓者哉。

右兩漢詩歌

三百篇變而爲楚詞。楚詞變而爲漢賦。漢人長賦亦一創格也。當時爲賦者滋衆。藝文志所錄已千餘篇。賦者敷陳其事。大氏如子長所譏虛詞濫說者居多。古者類書未興。綴緝不易。故人皆驚服。以博雅歸之。太史采詩之制既廢。天子覽詞人奏賦亦猶之聽里巷歌謠耳。

漢賦莫先於賈誼。所爲鵬賦。弔屈原賦。均備具騷之神理。而文質彬彬。不流於侈靡。惜誓。氣體清峻。清劉熙載云。惜者惜己不遇於時。發乎情也。誓者誓己不改所守。止乎禮義也。此與篇中語意俱合。惟誼齒甚少。而惜誓首句卽云惜余年老而日衰兮。何其不類也。

枚乘七發。創意造端。與宋玉對問。揚雄連珠。均爲雜文之祖。七發者謂七竅

所發嗜欲不正也。以此啓告太子。猶楚詞七諫之流。實則裁數千言之賦爲八章。移宮換羽。時時令人易視改聽。將爲之樂而弗罷。枚叔固善於進言者哉。漢書本傳云。梁客皆善辭賦。乘尤高。則知乘當日賦名。重於相如矣。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其鄉揚雄贊之曰。如孔門用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其始爲子虛賦。武帝讀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狗監楊得意。蜀人也。侍帝。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帝驚。召相如。令尙書給筆札。使更爲子虛上林賦。賦成。以爲郎。又有大人賦。仿遠游而意存諷諫。長門賦。爲陳皇后作。后時別居長門宮。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相如爲賦以悟武帝。后復得幸。垂沒。作封禪文以遺天子。桐城姚範云。封禪文。相如創爲之。體兼賦頌。其設意措詞。皆翔躡虛無。非如揚班之徒。誕妄貢諛。爲蹠實之文也。通體結構。若無畔岸。如雲興水溢。一片渾茫駿邈之氣。觀揚班之作。而後知相如文句句欲活。（以上姚說）卓文君私奔相如。孫機猶怪異其事。用以姍笑蜀人。至明李贄著

書稱文君能自擇夫。贄竟因以得罪於時以死。若在今世。豈復成爲問題。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好辭賦。常擬相如以爲式。年四十餘。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薦雄文似相如。成帝召雄待詔。雄先後獻甘泉。河東。羽獵。長揚。四賦。除爲郎。久次轉爲大夫。雄以爲屈原文過相如。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作反離騷。自嶧山投諸江流以弔原。又作解難。自明平生著書之志。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仿東方曼倩答客難。作解嘲。偉麗恢奇。非孟堅答賓戲所能比跡。後世譏彈其劇。秦美新。此殆投閣之餘。故自汙以辟禍。君子哀其遇可也。

孟堅兩都。氣足以舉其體。可謂麗以則者已。蕭選登爲壓卷。張衡仿之以製二京。研練十年。藻彩過之而無其適壯。南都則益靡靡矣。孟堅幽通。平子思立。則用騷些之芬芳。陳性命之要眇。眠鵬賦而加弘辨。亦賦家之別境也。

王延壽。字文考。南郡宜城人。與父逸游魯。作靈光殿賦。年纔弱冠。蔡邕亦造

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止。評者以爲雄勁蒼古。有西京遺意。蜀志。劉琰侍婢數十。悉教誦魯靈光殿賦。六朝時人。尤好此賦。顏氏家訓云。吾七歲時誦魯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

文心雕龍於漢賦以賈生、枚叔、長卿、子雲、孟堅、平子、文考、子淵八家爲英傑。子淵姓王名褒。亦蜀人。有洞簫賦。然如傅毅舞賦。馬融長笛賦。亦俱爲世所錄。

曹大家東征賦。明核健舉。可以繼述其父北征之作。大家名昭。字惠姬。適同郡曹世叔。馬融從受業。兩漢女文學家。以大家爲上首。明德馬皇后。蔡文姬。並皆博雅。富有造述。馬后援之。女文姬。名琰。重嫁董祀。邕之女。三人均育於名父。秉承家學故也。班婕妤亦工賦。退處東宮。曾作一賦。以自傷悼。其辭載本傳。

右兩漢詞賦

第八章 建安文學

第一節 建安七子

後漢獻帝於興平二年之次歲。改元建安。爲曹操遷都於許。建安雖祇二十五年。然在文學史上。自爲一特殊時期。文心雕龍云。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爲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爲口實。又云。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竝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時運交移。質文代變。良有以哉。

建安文人。時稱七子。魏文帝嘗著典論。其論文略云。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非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員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

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

又與吳質書。其略云。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瑾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氣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按是書作於建安二十二年。孔融已於十二年爲魏武族誅。故此不復及之。陳承祚評曰。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蓋亦據是書而云也。融後漢書有傳。遺集今存一卷。粲。魏志有傳。琳。幹。瑀。瑒。楨。附焉。

第二節 曹氏父子

建安文體。所以畫然特起。爲世推崇者。蓋緣建武以來。瑣碎之考訂。繁重之詞賦。人心厭倦已甚。魏文乃言以氣爲主。陳思王植所作。以氣質爲體。而魏武自撰教令。祭橋玄文。與孔融書。短歌行。均質健明爽。於是世士慕習。風尚丕變。上比東京。祛其蔓衍。下眡江左。蔑此清剛也。

三曹文學。子建實踰於父兄。梁鍾嶸云。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輝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陳思入室。

三曹七子。其篇什最勝者。均爲昭明所錄。可以繙尋。子建造述滋多。遺集今存十卷。

第三節 禰衡繁欽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建安初。來游許下。與孔文舉同爲建安文學之開

先者也。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卒於建安二十三年。是時應劉諸子胥已逝矣。衡文章多亡。鸚鵡賦詞采甚麗。登於文選。爲黃祖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衡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其與魏文賤論薛訪車子。能喉嚨與笳同音。文甚妙麗。又有定情詩。深婉工雅。均爲世傳誦。二君雖不預七子之列。實爲當時之豪。其藝能殆逾於楊脩、吳質、衡。後漢書有傳。欽附魏志王粲傳。

第四節 對於建安文人之批評

觀魏文論文暨與吳季重書。當時於七子已有定論矣。至文心雕龍則云：孔融氣盛於爲筆。禰衡思銳於爲文。有偏美焉。又云：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才略篇。）鍾仲偉詩品。褒揚子建。幾乎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列諸

上品。置子桓中品。孟德下品。劉楨王粲雖同在上品。而於楨則曰。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於粲則曰。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而彥和則視三曹齊等。故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時序篇。）彥和並不以子建之詩。殊絕於諸子也。故云。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明詩篇。）且彥和尤不以揚子建而抑子桓爲然。故云。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儻。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憎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才略篇。）

建安文家。壽算多促。比方兩漢。其賈生王子山之儔歟。其人器質。大都不甚。

閎厚。顏氏家訓嘗歷數之曰。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吳質詆忤鄉里。曹植悖慢犯法。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羸疏。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輪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廋。扇動取斃。又云。魏太祖文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

第九章 三國文學

第一節 總論

三國繼漢季喪亂。分置角力。四十年。文學固弗逮漢晉閎美。然亦不乏異材。明梅鼎祚之三國文紀。雖亡。而宋人所輯三國文類六十卷。猶足考見。曹氏承襲舊鼎。宅中洛陽。文物師儒。並皆豐備。秘書所藏。由荀勗更著新簿。分爲甲乙丙丁四部者。近三萬卷。卽此一端。已非蜀吳所及。上章敘述建安文學。涉入魏室範圍者。茲不複衍。夫揆藻鋪棻之士。何代蔑有。求其製作爲當世精神所表現。後來思

想之淵源者。標舉數家。分列於后。

第二節 魏國文學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瑀之子。傳在晉書。魏志王粲傳亦附及之。籍卒於魏元帝景元四年也。封關內侯。官至步兵校尉。以莊周爲模則。倜儻放蕩。善嘯。行事多可怪笑。與嵇康山濤向秀劉伶王戎暨兄子咸時爲竹林之游。世稱竹林七賢。籍才藻豔逸。居亂世慮禍患。作詠懷詩八十餘篇。評者謂出於小雅離騷。昭明錄其十七首。顏延之沈約等爲之注。爲鄭冲勸晉王賡及奏記詣蔣公。亦佳構。俱載文選。又作通易達莊諸論。撰大人先生傳萬餘言。以見其胸懷本趣。爾時名士少有全者。籍嘗沈醉六十日以辟晉武求婚。其不欲爲大人先生決矣。故以考終。此傳間用韻。略似劉伯倫酒德頌。蓋兼答難解嘲之風。茲節錄之。其詞云。

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蟲。

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檔。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大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禪中乎。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傳在晉書。魏志王粲傳亦附及之。康見法亦在景元中也。康好言老莊而尙奇任俠。文詞壯麗。善彈琴。官中散大夫。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顧與魏宗室婚。不能自脫於世網。所作養生論。與山巨源絕交書。幽憤詩。最工。均載文選。與巨源書。非薄湯武。晉帝聞而惡焉。復構憾鍾會。會遂譖陷。謂康與呂安非毀典謨。害時亂教。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康竟刑死。嵇中散集。今存十卷。晉書本傳略載其君子無私論。足以見其期向。文亦甚有條理。魏晉清言高議。其大旨亦不外夫此也。茲采錄之。其論云。

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尙。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尙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

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有周易注十卷。何晏。字平叔。南陽人。有論語集解二十卷。王何俱正始談玄之宗也。是時說經。大都遵奉漢儒家法。吳蜀之士皆然。王肅雖著聖證論。譏切康成。不過門戶殊異。平叔所爲集解。亦哀錄兩京故訓。惟弼注易。撥棄象數。舉焦京馬鄭之義。一掃而空。獨用老莊爲解。下開宋人以性理言易。

之端。經學一大變也。晉孫盛譏其以附會之辨。籠統立旨。顧弼注得唐孔穎達爲作正義。遂流行到今。自弼以老莊周易併爲一談。俗儒多爲所蔽。思想率趨於渾沌繳繞。莫可理董。弼尙有老子注。卒纔年二十四。亦有夙慧者。附魏志鍾會傳。

劉劭。字孔才。邯鄲人。魏志有傳。自郭林宗司馬德操藻鑒人倫。魏晉之世。好題目人士。寔至演成國憲。有九品中正之設。鄉里月旦之評。劭撰人物志十二篇。裁量古昔。殆亦風會使然。其書主於論辨人材。以外見之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似。其學出於名家。而大旨則不悖於儒術。北魏劉昶爲作注。今本三卷。唐李德裕則論之曰。觀其索隱精微。研幾立妙。實天下奇才。然品其人物。往往不倫。劭嘗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是爲類書之始。

李康。字蕭遠。中山人。著運命論一首。詞義雄辨。文選載之。叔皮仲任云沒。此其嗣音。而彥和乃謂同論衡而過之。其後劉孝標辨命論。顧覲之定命論。無此朗鬯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爲尋陽長。有美績。病卒。

後漢王次仲作楷法。劉德升作行書。其矩度尙未盡備。洎夫鍾繇。行楷二體。遂以大成。二王以下。咸師法焉。此亦當時文藝上一創制也。

第三節 蜀國文學

西蜀雖卿雲之鄉。至是則華國之業。不復如前世之盛。惟郤正釋譏。猶有解嘲遺韻。承祚搜羅文儒。僅得杜微等十餘人。而卓然不朽者。實祇諸葛武侯。譙周。楊戲。武侯著作二十四篇。賴承祚寫定表上。列目傳中。後人得據目爲之搜輯。其出師表一首載本傳。千古傳誦。劉彥和謂其志盡文暢。章表之英。姚姬傳謂此文乃似劉子政。東漢奏議。蔑有逮者。承祚云。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夫武侯志在經世。又本法家。故不當以藻飾求之。晉范頴亦表稱陳壽文艷不及相如。而質直過之。此亦足以見魏晉時西蜀文風矣。

譙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博通經緯。頗曉天文。蜀儒有周羣。杜瓊。業最精。周均從問故。於晉文之殂。己身之卒。皆前知時期。承祚少師事之。周預斷承祚後

日遭遇悉諗。凡所撰述百餘篇。世稱其仇國論。載本傳。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著季漢輔臣贊如千首。承祚悉錄之於志。志無傳者。並爲注疏。本末於其辭下。贊雅而質。袁彥伯三國名臣贊。殆弗如也。

第四節 吳國文學

世稱文詞艷麗。輒舉六朝。吳固六朝之首。今觀其文苑。烏覩所謂艷麗者哉。卽士衡才多。而二百餘篇之佳構。均在金陵五解。典午統一之後。惟吳人雖乏高文。顧多樸學。若虞翻。陸績。韋昭。是已。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善易。夫易以象數示教。與詩書禮制不同。兩漢經師傳授。家法分明。若於納甲飛伏卦氣爻辰等說。未能通其義例。不足與言易也。王弼韓康伯假經設誼。空談事理。去四聖微言甚遠。虞氏五世習孟氏易。至翻發揮其學。所著易注九卷。隋志著錄。其後散亡。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頗存紀其說。至清惠棟。張惠言。迺理其墜緒。時號爲周易虞氏學。翻卜筮奇驗。孫權謂之曰。卿不

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翻不信神仙。然後漢魏伯陽著參同契。則又以易通於神仙丹訣矣。翻於老子論語國語均有訓注。惟於易自負過於馬鄭。有奏兩首論易注。吳志裴注載之。

陸績。字公紀。吳人也。博學多識。星曆算數。無不該覽。作渾天圖。注易釋玄。其易注十五卷。隋志著錄。其後散佚。明姚士粦探唐人經典釋文。周易集解。及續京氏易傳注。輯爲陸氏易解一卷。凡一百五十條。今存。承祚云。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孫權憚其直。出爲鬱林太守。績自知亡日。預爲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

韋昭。字弘嗣。史避晉諱。改書其名爲曜。吳郡雲陽人。著國語注二十一卷。今存。鄭衆賈逵虞翻諸注並佚。惟昭此注爲最古。讀國語者所必稽焉。與當時陸璣所撰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同爲後世考據家之要典。昭有博奕論一首。本傳文

選均載。夫博行惡道。孔子言之矣。昭此論可以教訓正俗。不獨矯當時之敝已也。唐李衛公論文章如日月。光景常新。若斯論其庶幾焉。

第十章 兩晉文學

第一節 總論

常人言念晉賢。每與劉義慶世說新語成一聯想。以爲祖尙玄虛。清談揮麈。當日勝流。滔滔皆是矣。顧一檢覽梅光祚西晉文紀。則核議典章。振勵風俗。其遠猷弘製。炳焉與大漢同風。足見社會之變遷。乃錯綜而循環。不能一方面單純進化。一方面遽斬然中摧。故好老莊者啓其新機。而稽文物者復衍其舊緒。

晉書文苑。惟列應貞。成公綏。左思。趙至。鄒湛。棗據。褚陶。王沈。張翰。庾闡。曹毗。李充。袁宏。伏滔。羅含。顧愷之。郭澄之。序詞稱張載。陸機。潘安。夏侯湛。陳諸。別傳。而標舉貞思毗闡爲秀傑。唐太宗特於陸機。陸雲。暨王羲之。列傳制贊。以謂陸

之文。王之書。獨冠終古也。

晉代文風。太康爲盛。鍾嶸以三張二陸兩潘一左爲其代表。三張者。張載及其弟協與亢。二陸者。機。雲。兩潘者。安。尼。左卽思也。永嘉以後。劉琨郭璞名最高。然此皆就詩賦雜文爲之品第。若夫箋經修史。及自成一家之言者。不盡於斯。

文心雕龍之明詩時序。才略等篇。於兩晉文家。揚摧備至。詞多玆不遑錄。至於名章佳什。蕭選亦已廣收。可以展誦。

天竺鳩摩羅什。東來長安。大乘經論。流傳此土。翻譯之美。有非唐代新譯所能掄者。鴈門賈慧遠。少爲儒士。博極羣書。及從道安閒法。歎曰。九流糠粃耳。遂出家。與高僧隱士一百二十三人。結蓮社於廬山。剏興淨土宗。廣造論說。至今緇白信奉彌衆。蓋嗣此以降。莊老告退。釋教弘宣矣。

第二節 經術及立學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著春秋左氏傳注。范寧。字武子。順陽縣人。著春秋

穀梁傳集解。今並爲學者誦習。預督荊州。平吳。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縣侯。寧爲豫章太守。其反對王弼何晏玄學。可謂獨立不懼。嘗著一論。其詞曰。

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頽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僞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卯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

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

范氏自爲穀梁傳集解序。杜氏自爲左氏傳注序。均傑構。可玩讀也。

范氏所論。專爲詆斥王何之敵。與王坦之廢莊論。意不盡同。莊列立學。終不可廢也。時注莊子者數十家。郭象注八卷。今存。世說新語載象注。乃攘竊諸向秀者。然秀注今佚。象注爲最舊。肆南華經者靡不探索焉。又有張湛。爲列子注八卷。行於今。范寧嘗患目痛。就湛求方。湛戲答以書。甚有理趣。其詞曰。

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日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篔。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之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有爾雅注傳於今。璞著述及所纂錄。共數十萬言。史稱

其好經術。詞賦爲中興之冠。妙於陰陽算曆。精卜筮。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又善相墓。能前知。爲王敦所害。本傳之外。冊籍復多稱其遺事。異人也。爾雅注。後人雖有補正。終不能易其大綱。

古文尙書及孔安國傳。近世考定爲晉豫章內史梅賾僞託。毛奇齡謂傳僞而古文經不僞。莊存與則以爲篇籍雖僞。而中皆徵集舊文以成。上古聖訓。賴茲弗墜。由斯以言。梅賾手筆。可謂偉矣。卽所爲孔安國自序。亦醇茂不類。魏晉間文詞。自孔穎達作疏以來。是書爲鬢序。弦誦者。千餘年矣。

第三節 史志及小說

晉代史家。有陳壽。王長文。虞溥。司馬彪。王隱。虞預。孫盛。干寶。鄧粲。謝沈。習鑿齒。徐廣。史傳合爲一卷。此外尤有華嶠。袁宏。其造述俱堪不朽。而常璩華陽國志。文詞典雅。亦流行至今。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入晉任著作郎。巴西中正。撰三國志六十五篇。時

人稱其善序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劉勰以爲文質辨洽。比於遷固。後世諛人。必求溢美。見壽於諸葛武侯傳。稍致抑揚。遂不覈當時事實。謬摭傳聞。指爲報怨。三國鼎峙。本非一尊。習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蜀爲正。意在裁抑桓溫。非望耳。而後世史家之正統論。遂因以喧囂。

司馬彪續漢書志三十卷。在今後漢書中。華嶠論贊。范蔚宗襲用最多。孫盛魏晉史論。爲裴松之劉孝標作注所引列。均詞直而理正。王隱晉書。唐人詬其蕪舛。而舊日最爲風行。

袁宏。字彥伯。陳郡人。後漢紀三十卷。仿荀悅漢紀體。網羅張璠謝承諸家之作。剪裁點竄。具有史才。今觀所載當時人文詞。與范書所載甚異。足見袁范於所載文詞。均行改造。使與己書筆勢相類。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著晉紀二十卷。時論以謂良史。其總論詞筆雄麗。文選

登之。又撰搜神記。晉書敘其緣起云。先是寶父有寵婢。母甚妬。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與飲食。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旣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其後陶潛又撰搜神後記十卷。文詞並皆簡雅。阮瞻嘗持無鬼論。卒見鬼驚病而歿矣。洎于陶書成。而神鬼之說益熾。究而言之。神魂銷滅與否。此義苟不決定。則一切政教禮制。皆詭隨世俗。無合於真理之建設也。

王嘉拾遺記。今存十卷。詞條艷發。梁蕭綺爲之論贊。嘉字子年。亦異人。事在藝術傳。張華博物志。今存十卷。亦富有文藻。後世詞人均喜挹取。

第四節 抱朴子

傅玄著傅子。今存一卷。皆儒家言耳。而葛洪之抱朴子。則奇書也。洪字稚川。

別號抱朴子。丹陽人。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洪惜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爰撰抱朴子內篇二十卷。論神仙修煉符籙劾治諸事。又撰外篇五十二卷。雜論時政得失。人事臧否。文多偶儷。詞旨宏辯。而博喻廣譬。二篇則皆連珠也。末載自序一卷。紀身世甚詳。洪又有神仙傳十卷。今存。凡所撰錄。計近六百卷。史稱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皆精覈是非。兼綜練醫藥。少時居貧勤學。不知棋局幾道。擄菹齒名。性木訥。見人目擊而已。無所言。年八十一。尸解得仙云。

第五節 陸潘張左

吳郡陸機士衡。中牟潘岳安仁。安平張載孟陽。臨淄左思太沖。均詞場雄傑。所著並昭垂竹帛。世爭傳習。茲惟揭其要略。以示指歸。

機傳載其辨亡論。豪士賦序。五等諸侯論。夫辨亡規撫過秦。聊爲吳國掌故之要刪而已。抱朴子有吳失一篇。謂孫氏輿櫬禍匪天降也。五等亦一隅之見。宜

與柳子厚封建論參觀。豪士賦刺齊王罔不知遠禍。然機好游權門。顧榮戴淵咸勸機還吳。不從。又以書生率師而敗。宦人孟玖譖機有異志。遂被成都王穎寃殺。弟雲。眈均。蒙害焉。機之文賦。實言修辭之術者所必稽。據杜詩機作文賦年纔二十。演連珠五十首。詞既警拔。並多精理。文選獨取之。劉彥和亦深贊焉。詩多工贍。然遜於文。

岳亦年少才穎。美容觀。婦人遇之者。連手縈繞。投以果。滿載而歸。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詩賦雜文俱適麗出羣。惟其人輕趨利。諂事賈謐。每候謐出。望塵而拜。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孫秀誣以謀亂。遂被趙王倫族誅。評者以其文方諸士衡。有陸海潘江之目。岳所作誄詞。悼亡詩。哀感頑艷。後世以爲宗式。

載父收。蜀郡太守。太康初。載至蜀省父。道經劍閣。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敏奇之。表上其文。晉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劉彥和云。張

載劍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又作權論。以明立功成名。當遇其時。累官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見世方亂。稱疾告歸。卒於家。弟協。字景陽。與載齊名。歷官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守道不競。屏居草澤。作七命。自七發以來。協詞最爲練覈。雜詩十首。亦美。永嘉初。復徵爲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張氏兄弟行誼。視潘陸。過乎遠矣。

思少鈍。貌寢口訥。不好交游。造齊都賦。一年乃成。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作三都賦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便疏之。賦成。時人未之重。以示皇甫謐。謐爲作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爲注。吳蜀。衛瓘又爲作略解。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爲不能加也。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齊王冏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方將爲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思有詠史詩如

千首爲世傳誦。

第六節 陶潛

宋書謝靈運傳論云。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道麗之辭。無聞焉耳。文心雕龍云。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邐。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詩品亦謂永嘉貴黃老。篇什平淡寡味。斯時不爲風氣所囿者。惟劉琨序表。氣勢清剛。郭璞仙詩。挺拔爲俊。而趣尙迥殊。於文學史上卓著重望者。厥惟陶潛。

陶潛字淵明。或作深明。泉明。避諱者改書也。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不仕劉宋。晉書。南史。均列諸隱逸傳。潛不談玄。亦不入佛。衡其行誼。蓋節概之士而習儒者也。詩文稿於晉時。皆題年號。永初以來。但紀甲子。後世遺老。亟稱慕之。潛有著述才。續搜神記。聖賢羣輔錄。俱行於世。所爲詞

賦書疏胥高異秀妙。歸去來詞爲古今傑構。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自祭文。亦均奇作。然趙宋以後。人咸尊其詩。潛詩率易多助詞。顏延之任昉劉勰皆不贊美潛詩。鍾嶸詩品亦弗置之高等。而謂其源出於應璩。昭明爲其集序。言素愛其文。謂其文章不羣。文選登潛詩亦止八首。近代俗儒。思想務爲籠統。恆用周易老子楚詞陶詩爲所憑依。而潛之委心任運。讀書不求甚解。尤深中於士大夫之肺肝。潛集八卷。今存。

第七節 蘇蕙

晉時有蘇蕙者。唐武后所撰璇璣圖序。與晉書列女傳。互有詳略。按前秦苻堅時。扶風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始平人。滔鎮襄陽。被徙流沙。絕音問。蘇氏因織錦爲迴文旋圖詩贈滔。五彩相宣。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四十字。縱橫反覆。皆爲文章。詞甚悽惋。明康萬民作璇璣圖詩讀法一卷。蓋原圖本織以五色。以別三五七言。後傳本概以墨書。因迷其句讀。唐申誠嘗作釋文。今亦不傳。宋

元間有僧起宗者。以意推求。得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分爲十圖。萬民增立一圖。更得詩四千二百六首。與起宗圖合爲一編。共爲詩七千九百五十八首。可謂鬼斧神工。成此絕構。蘇蕙詎非奇婦人哉。特附列於此。

第十一章 南北朝文學

第一節 宋文學

劉宋文帝元嘉三十年間。物阜民安。吏久於任。閭閻之內。講誦相聞。漢後唐前。斯號升平之治。故文學因之以盛。惟自此以降。人厭玄虛。詞藝日趨夫藻績。元嘉文豪。咸稱顏謝。以繼潘陸。然後漢書。三國志注。世說新語。均當時偉製。

顏延之。字延年。瑯琊臨沂人。工詩。以北使洛一首爲時激賞。作五君詠。以述竹林諸賢。而不及山濤王戎。以其貴顯也。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爲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

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皆自序怨憤也。所作序誅哀祭若干首。均健麗。爲世錄誦。作庭誥一千餘言。宋書節登其略。然延之父子行誼。胥無足道。文筆分別。以延之言爲最明。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元凶劭得竣所造書檄。召示延之。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劉彥和以爲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延之愛姬。爲子竣所殺。延之哭之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忽見妾崇。懼而墜地。病歿。年七十三。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晉車騎將軍玄之孫也。襲封安樂公。文章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好游山水。游詩最工。文選多取之。延之問鮑照。已詩與謝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宋書登之。靈運好佛。南本大涅槃經三十六卷。爲所譯治。詞義精朗。天台諸師。依之作疏。然靈運猖獗。游山。嘗從人數百。伐木開徑。守令驚駭。以謂山賊。後卒以叛誅。沈約宋書不立文藝傳。惟於靈運傳。末著論。揚抑當代詞。

人。

靈運愛重族弟惠連。嘗云對惠連輒得佳句。偶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句。以爲神工。惠連早亡。有雪賦。與族子莊月賦。並爲當時新體。清綺婉約。異夫漢京。莊爲殷宣貴妃誅。孝武臥覽讀。起坐流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爲之貴。

鮑照。字明遠。文辭瞻逸。嘗爲古樂府。甚遒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照撰河清頌。爲時推贊。所作蕪城賦。姚姬傳評云。驅邁蒼涼之氣。驚心動魄之詞。皆賦家之絕境也。桐城派論文不取六朝。而古文辭類纂。獨於此賦暨歸去來詞。登爲上選。照有登大雷岸與妹書。古今傳諷。臨海王子瑱爲荊州。照任前軍參軍。掌書記。子瑱敗。爲亂兵所殺。鮑參軍集十卷。今存。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車騎將軍泰少子也。家世貴顯。多材博學。自班固以來。記述後漢事者二十餘家。曄謫爲宣城太守。不得志。乃集衆賢所著。爲十紀。八十

列傳。以故事詳文美。十志未成。至梁劉昭。取司馬彪續漢書八篇。注以補之。畢年四十八。以謀反族誅。在獄賦詩。并與諸甥姪書。以自序。臨刑談笑。醉飽。近世文儒。因愛重。後漢書故。著文爲畢申辯。然畢驕奢狂悖。最無行檢。意識尤謬亂。常謂人死神滅。欲著無鬼論。及將伏法。乃與徐湛之書云。當相訟地下。又寄語何尙之云。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受詔注三國志。鳩集傳記。增廣異聞。元嘉六年。奏上之。朝論以爲不朽。今觀松之所采。計五百餘種。前賢遺籍。賴以弗湮。不但於承祚之志有大勳也。松之自幼博學。立身簡素。爲永嘉太守。勤恤吏民。所著文論。及晉紀各如千篇。卒年八十。子駟。撰史記集解。行於今。

臨川王義慶。撰世說新語三卷。其書節載漢魏兩晉嘉言軼事。分爲三十八門。敘述名雋。爲清言之淵藪。藝苑珍之。劉孝標注。引據賅洽。考證家亦取材不竭。惟中多難曉之語。又往往雜以當時俚言。洎唐人修晉書。固多采擷。而恆竄易其

詞。使就平徹。則又失其風趣矣。義慶性謙虛。寡嗜欲。招聚文儒。供養沙門。撰徐州先賢傳十卷暨諸論表。幼爲高祖所知。常曰此吾家豐城也。本長沙景王第二子。爲臨川王道規嗣。

第二節 南齊文學

元嘉以後。宋治漸衰。文學亦敝。洎齊武帝永明之世。前後十稔。郡縣久於其職。百姓豐樂。盜賊屏息。時號小康。文學復振。當時詞章。稱爲永明體。南齊書文學傳。列丘靈鞠。檀超。卞彬。丘巨源。王智深。陸厥。崔慰祖。王遂之。祖沖之。賈淵。十人。爲卓爾傑出。當別推王融。謝朓。

王融。字元長。瑯琊臨沂人。其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最有名。北使稱贊以爲勝於顏延年。然後世評較。顏作尤健也。永明年間。先後策秀才文十首。詞旣精縟。頗通政理。融所爲表疏。均華實相扶。叙議極操縱。往覆之能。實駢體文之高手。開唐宋人表啓序記法門。當時文人。罕聞大道。故多違刑禍。良堪悼惜。融年纔二十五。

望爲公輔。至習騎。求以軍旅致超顯。爲中書郎。夜直省。歎曰。鄧禹笑人行。逢喧湫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爲丈夫。圖擁立。竟陵王子良事敗。下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長於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惟鍾嶸評其意銳而才弱。李白於朓。一生低首。故曰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直欲以宣城上繼陳思矣。三唐風格。實胚胎於斯。宋趙師秀云。輔嗣易行無漢學。玄暉詩變有唐風。亮哉言乎。謝宣城集今存五卷。朓辭隋王牋。姿采幽茂。古力蟠注。其時年纔二十六七耳。譔敬皇后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文選均載之。朓嘗爲宣城太守。建武四年。告王敬則反。敬則誅。朓遷尙書吏部郎。敬則。朓妻父也。其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略爲朓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刑于寡妻。明年。朓以江祐等謀廢立告人。反爲祐等構奏。下獄死。年三十六。

孔稚圭北山移文。清蔣士銓評謂酌文質之中。窮古今之變。駢文斷推第一。是以玩誦追摹。千載罔替。稚圭字德璋。山陰人。此文譏周顒不終隱也。顧顒才學俱勝。四聲之說。實顒所創。精信佛理。著三宗論。西涼州智林道人。咨嗟歎賞。云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其後嘉祥纂三論疏。亦引列顒說。顒字彥倫。汝南人。有勸何點菜食書。詞義精美。節錄其略云。

觀聖人之設膳脩。仍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厓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己爲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况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味。彼就寃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歎彼弱鷺。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行。人應憐悼。况可心心撲撲。加復恣忍。吞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象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披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

第三節 梁文學

梁朝文學昌衍。其故因武帝在位垂五十年。治定功成。遠安邇肅。使不納侯景以致亂。則江左風流。魏晉以來。未或有焉。一也。前代者獻多存。後學易於成就。二也。武帝簡文帝元帝均擅詞藝。弘加扇獎。三也。當時才彥滋衆。纂述繁興。於經則有皇侃論語疏。於史則有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於子則有元帝金樓子。於總集則有昭明太子文選。於詩文評則有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任昉文章緣起。於辨論宗教。則有釋僧祐宏明集。於小說則有任昉述異記。吳均續齊諧記。周興嗣集王羲之遺字爲四言韻語千文。至今傳誦徧於婦孺。斯皆衣被千秋。江河不廢。若夫小文擅名。一集自享者。殆不可勝數已。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齊梁間宗匠也。謝朓長於詩。任昉長於筆。約兼擅之。博綜文史。信解大乘。嘗論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邢子才常曰。沈隱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約論詩又

最重四聲八病。殆亦因求誦讀之美而設耶。四聲者。平上去入。八病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其大旨惟在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前代文士。卽已倡之。而約尤持爲祕妙。八病之說。雖人鮮遵用。而四聲之譜。後世愈詳。惟自永明。迄於陳世。古文古詩之義法漸絕。而唐宋之律詩。四六。已於此肇厥先聲。約歷仕三代。享年七十有三。官至尙書僕射。封侯。自爲此時主持壇坫。轉移風會之一人。約性不飲酒。居處儉素。好爲士友延譽。聚書二萬卷。所著諸史志之屬。近三百卷。文集一百卷。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少孤貧。好學。沈靜。歷仕宋齊梁。居官有名績。知止足。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卒時年六十二。凡所著述百餘篇。自撰爲前後集。今存四卷。又篋有齊史十志。其恨賦。別賦。最爲世所傳誦。二賦皆淹創格。恨賦激昂。別賦柔婉。雜體詩三十首。徧擬諸家。於五言之變。旁備無遺。亦奇構也。筆體亦勝。南史論淹之沈靜。與任昉之持內行。各能以名位自畢。固其宜云。昉字彥昇。

擅長章表。立於士大夫間。多所汲引。

劉峻。字孝標。平原人。爲劉瓛兄弟造辨命論。爲任昉諸子造廣絕交論。其尙賢郵舊風。誼彌高矣。至二論詞辯精闢。抗手於李蕭遠。嵇叔夜之間。劉沼嘗難峻論命。峻再答其書。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追答劉沼書。亦創制也。峻撰自序及山栖志。俱爲世傳錄。注世說新語。極其賅博。所引漢魏吳諸史及子傳地理之外。只如晉氏一朝史。及晉諸公列傳譜錄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史通以與裴注國志並論。峻有類苑百二十卷。唐志著錄。

徐悱妻劉氏。令嫻。彭城人。孝綽之三妹也。有祭夫文。初。悱父勉欲造哀文。旣覩令嫻之作。於是閣筆。明王志堅四六法海登之。評云。無限才情。出之以簡淡。當是幽閑貞靜之婦。是編上下千餘年。婦人與此者一人而已。隋志著錄其集三卷。

第四節 陳文學

陳因後主好文。故一時麗詞競出。命宮人爲女學士。使朝臣爲狎客。使共游

宴賦新詩。采其尤艷冶者。被諸弦歌。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曲。亦後世詞曲之濫觴也。後主筆頗清華。足與梁簡文方軌。爲太子時。有與詹事江總書。爲世錄翫。徐陵。字孝穆。東海郟人。爲陳代文宗。信解佛法。官至尙書左僕射。卒年七十。嘗聽天台智者大師講經。爰發五願。後身果爲高僧云。簪玉臺新詠十卷。行於今。爲序一首。工妙絕倫。使北時。有致楊彥遵書。縱橫奇雅。均古今名作。其文緝裁巧密。頗變舊禮。蓋純爲四六。視魏晉駢文。別成格調矣。徐孝穆集。今存六卷。清吳兆宜箋注。

江總年垂七旬。位至僕射尙書令。顧爲宮庭狎客。殆媚昏主。求免酷禍者耶。其詩工豔。陰鏗亦善五言詩。與總所作。均爲唐人律句之型範。杜甫最重鏗。與何遜。故曰頗學陰。何苦用心。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初。鏗與友宴。見行觴者。以酒炙授之。坐衆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味。非人情。及侯景之亂。鏗當爲賊禽。或救免焉。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鏗字子堅。總字總持。濟陽考城。

人。

閨怨篇

江總

寂寂青樓大道邊。紛紛白雪綺窗前。池上鴛鴦不獨自。帳中蘇合還空然。
屏風有意障明月。燈火無情照獨眠。遼西水凍春應少。薊北鴻來路幾千。願君
關山及早度。照妾桃李片時妍。

開善寺

陰鏗

鷺嶺春光遍。王城野望通。登臨情不極。蕭散趣無窮。鶯隨入戶樹。花逐下
山風。棟裏歸雲白。牕外落暉紅。古石何年臥。枯樹幾春空。淹留昔未及。幽桂在
芳叢。

沈炯有經通天臺奏漢武表。亦創制也。表詞妙麗。爲世錄誦。先是炯仕梁。荆
州陷。爲西魏所虜。魏人禮重之。授儀同三司。以母老思歸。嘗獨行經漢武帝通天
臺。爲表奏之。夜夢神示。果獲東旋。寵貴於陳。炯字初明。吳興武唐人。著有前集七

卷。後集十三卷。

陳書文學傳十六人。惟張正見詩猶流傳。餘均不顯。此代著作大家。有顧野王。王。玉篇三十卷。爲楷體字書之祖。許君說文而後。斯稱偉業。野王字希馮。篤學至性。無過辭失色。官左衛將軍。卒年六十三。所著圖譜表志史傳。計三百五十餘卷。文集二十卷。均不傳。

第五節 北魏文學

北朝文學。別爲風尚。而齊周皆導源於元魏。魏享國百七十餘年也。夫文章根於學問。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南人學問。簡要清通。發爲文章。江左則聲華清綺。河朔則氣質貞剛。華勝故詠歌諧暢。而傷於浮靡。質勝故時見鄙累。而史筆碑誌。多有可觀。

河朔賢材。當以高允爲第一。允字伯恭。勃海修人。晝夜執書諷覽。誨人不倦。博通經史天文術數。所製詩賦詠頌箴論表讚誄。左氏釋。公羊釋。毛詩拾遺。雜解。

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隋志著錄其集二十一卷。崔浩以作國史罪誅。太武廷訊時。允爭稱己與浩同作。而已所作多於浩。太子爲權詞祈免。允弗從。其俠義如此。卒年九十八。位司空。爵咸陽公。諡曰文初。允每語人曰。吾有陰德。壽應享百年。微有不適。行吟如常。一夕逝。家人莫覺。允信佛。爲神僧惠始作傳。時設齋講。好生惡殺。所製封卓妻劉氏哀詞八章。甚雅懿。魏書北史列女傳俱載之。

國史之獄。因崔浩直筆不諱。又爲諂者所惑。刊石立諸衢路。高允知必發禍。北人見者莫不忿恚。果構諸太武。與其事者刑死甚衆。浩尤慘酷。族姻悉被夷滅。所著五經注。及史書。食經。均不傳。然魏書所載浩奏對駁議。均弘雅綜覈。可觀也。浩字伯深。博學工書。輔國有大功。師寇謙之。服食養生。年已七十。本傳暨釋老志。俱以爲毀佛坑僧之報云。

宣武時。崔鴻撰十六國春秋百卷。鴻以其書與國初相涉。不敢顯行。後乃頗傳。所紀多有違誤。然亦乙部要典也。今存本有二。其一百卷。其一十六卷。清四庫

並錄之以傳疑。鴻字彥鸞。

是時有酈道元。撰水經注四十卷。敘述雋美。古今珍翫。藝苑之傑構也。清時沈炳巽全祖望等。治定其文。尤犁然便於循覽。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在魏書酷吏傳。北史乃以附於其父範傳。爲賊圍困高岡。水盡力屈被害。

篇章之文。溫子昇爲其巨擘。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世居江左。祖避難歸魏。子昇少賤。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見者稱爲大才士。由是顯名。官至散騎常侍。梁使張皋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高歡敗爾朱兆於韓陵。建寺旌功。子昇爲撰碑文。其後庾信讀而寫其本。人問信北方文士何如。信曰。惟有韓陵一片石堪共語耳。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間。高澄疑其與叛黨通。方使作高歡碑文。旣成。乃餓諸獄。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沒其家口。隋志著

錄其集三十九卷。

第六節 北齊文學

東魏北齊之間。溫邢並稱詞場冠冕。然顏之推之學。魏收之史。昭垂百世。非僅一代之材。尤有杜弼文義俱高。茲各述其要略。

杜弼。字輔立。中山曲陽人。少時。文襄許以王佐。長於筆札。位中書令。封侯。其移梁朝檄文。雅健洞達。後日梁室禍敗。皆如弼所預言。史鑑咸錄之。古今傳誦。對魏帝法性佛性之問。辨析體相。深入龍樹提婆之室。與邢劭往覆論神不滅。足使范縝之徒。口關心折。措語工妙。可玩。均載本傳。禪代之際。曾有異議。及論用人。頗抑鮮卑。高德政構之。文宣積銜於內。因醉。遣人斬之。悔追弗及。弼時年六十九矣。其後追贈官階。諡曰文肅。

邢邵。字子才。河間鄭人。文章典麗。既瞻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聰明強記。嘗與諸人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求

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有請置學及修立明堂奏。平澈閑雅。足爲建言之式。本傳載之。章表詔誥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徧遠近。南人稱之爲北間第一才士。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邵率情簡素。內行甚懿。爲西兗州刺史。有善政。吏民爲立生祠。去任時人皆攀追號泣。位至特進。卒。隋志著錄其集三十一卷。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天才豔發。下筆千言。北方初稱溫邢。溫卒稱邢魏。收年少於邵十歲。每與邵相訾毀。邵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所好不同。各有朋黨。武平中。顏之推以問祖珽。珽答曰。任沈之是非。卽邢魏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顧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

成大才士。惟以章表碑志自許。此外更同兒戲。因作南狩。庭竹。聘遊。懷離。皇居新殿臺等賦。又作枕中篇。戒厲子侄。亦賦體也。收輕薄。有驚帙之稱。嘗使梁。淫穢無行。權位不遂。求修國史。篡魏書。今存一百十四卷。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時人攻其史書不實。至興訟獄。糾紛累載。雖齊帝右之。而衆口誼然。號爲穢史。然當日陸操謂收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楊愔謂爲不刊之書。傳之萬古。唐李延壽宋劉放等。亦咸推與之。隋唐屢有改造。而書皆不傳。收創撰釋老志。尤徵通識。官至尙書僕射。卒諡文貞。無子。齊亡。塚被發。骨暴於外。蓋緣史筆結憾於人云。隋志著錄其集六十八卷。

顏之推。字介。琅瑯臨沂人。祖見遠。父協。並以義烈稱。弟之儀。工文詞。有節行。史均有傳。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不好莊老。博覽該洽。詞情典麗。江陵破。爲周軍獲。掌平陽王慶遠書翰。冒險奔齊。位至黃門侍郎。齊亡。雖歷任周隋。殊非其志。北方政教嚴切。不容隱遯也。著觀我生賦。以自序文致清遠。北齊書本傳載之。之推

疾終有二子。曰思魯。敏楚。文集三十卷。思魯自爲序。集不傳。之推譏家訓二十篇。實千古偉製。不獨文詞雅正。足矯浮靡。空疏兩派之失。而綜貫九流。曉暢梵夾。於人情世故。又深切著明。後生讀之。甚有資益於器識。其序致篇略云。

夫聖賢之書。亦已備矣。吾今所以復爲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同人之鬥鬪。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爲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寡妻耳。

之推既精於修詞。故撰文章篇。衡量藝林。陳義甚允。其歸心篇爲俗儒所刪。近世乃更補入。然注者亦竟不能明其指。按漢志云。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及邊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之推著歸心篇。蓋亦自命爲雜家。然則清四庫書目從儒家。遷顏氏家訓於雜家中。名爲退抑。實深知之也。

顏氏又有還冤志三卷。行於今。其書明施報因果。自左傳以來。卽有是事。不

獨爲釋教之說也。又有集靈記十卷。徵應集二卷。唐書藝文志均著錄。

第七節 北周文學

南朝文詞。輕豔已極。北人體性不同。又儒林頗崇古學。若熊安生等時肄兩漢諸師遺書。故操翰之術。自有變異。然是時蘇綽。遽欲盡革三百年間駢儷風習。一反諸虞夏典謨。斯又過於高亢。非衆心之所期。觀綽所著大誥等篇。髣髴王莽復出。而蔓衍艱澀。既不適用。亦不利於觀諷。未幾。庾信等入周。周人遂從風而靡。悉爲南朝文派所化。其後周書。惟爲王褒庾信列傳。不復別立文苑。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博覽。尤善左氏傳。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出入禁闥。文皆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競相模範。元帝時使周。梁亡。遂留長安。拜洛州刺史。陳周通好。陳請還信及王褒等十數人。周惟放王克殷。不害暨沈炯等。信與褒。皆惜而不遣。周帝好文。信褒特蒙恩禮。趙滕諸王與信款至。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信

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爲古今名篇。所製小園等賦。及牋啓銘贊。多爲世錄誦。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爵義城縣侯。隋開皇元年卒。清倪璠爲注其集。分爲十六卷。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書論信。略云。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斯又詞賦之罪人也。然杜甫於信。極力推崇。其詠懷詩曰。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詞賦動江關。蓋以自況也。絕句論文。啓口卽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其譽李白則比之曰。清新庾開府。信文選本恒見。茲附登其一詩。以見唐律之所由昉也。

蕭條亭障遠。悽愴風塵多。關門臨白荻。城影入黃河。秋風別蘇武。寒水送荆軻。誰言氣蓋世。晨起帳中歌。

王褒。字子淵。瑯琊臨沂人。與漢王褒姓名字均同。惟里居異耳。累世在江東爲宰輔。及江陵破。從梁元帝降周。周文帝謂褒及王克曰。吾卽王氏甥也。卿等並

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先是褒曾作燕歌行。妙盡塞北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爲悽切之詞。至此方驗焉。褒博覽工文。姑夫蕭子雲。善草隸。褒倣習之。名竟與亞。位至小司空。出爲宣州刺史。卒年六十四。隋志著錄其集二十一卷。有致梁處士周弘讓書甚工。弘讓答書亦美。褒傳並載之。其機調漸與唐駢體文相近矣。

第十二章 隋文學

第一節 隋初文風

隋高祖不喜辭華。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令付所司治罪。治書御史李諤。亦上書請正文體。其略云。

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

以之擢士。以儒素爲古拙。以詞賦爲君子。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而州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舉送天朝。請加采察。送臺推劾。

高祖以謬奏頒示四方。先是祕書監牛弘表請搜求遺書。高祖從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舊籍漸聚。樸學稍興。

隋承周業。故蘇綽之子威。於時柄用。饒有父風。文告章條。好襲用尙書詞句。違拂人情。弗顧。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答者或云管內無五品之家。威作五教。使民誦之。士民嗟怨。陳之故境。反者遽起。執縣令殺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當時文詞弊害。一至於此。

第二節 隋代作家及唐文之肇端

煬帝才美。所作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及擬飲馬長城窟等詩。並存雅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綴文之士。依而取正焉。隋書文學傳。雖列劉臻等

十九人。而以著作顯於後世者。別有魏澹。柳詵。許善心。盧思道。薛道衡。道衡詩最
有名。聘陳時。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噓之曰。是底言。誰謂此
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久典機密。晚歲
出爲刺史。表求致仕。煬帝方以祕書監待之。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煬帝覽之不
悅。曰。此魚藻之義也。竟縊殺之。時年七十。有集七十卷。人有佳句。煬帝每深銜恨。
誅王胄時。誦胄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其殺道衡。亦曰。更能作空
梁落燕泥否。思道工詩。庾信嘗歎服焉。官塗淪滯。爲孤鴻賦。勞生論。清美有理致。
載本傳。卒年五十二歲。有集三十卷。思道字子行。范陽人。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
人。

中國學術。至宋而大變。文章。至唐而大變。煬帝大業十三年。唐高祖起兵太
原。尊立代王侑。時有答李密一書。雖仍當時駢體。而清真雅正。無復南北朝浮蕪
之習。可謂開國元音。錄之以見文運革新之肇端。其詞曰。

頃者昆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耨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膻膻周原。僵屍滿路。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司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殫商卒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尙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愼垂堂。勉茲鴻業。

第三節 隋世重大著作

音韻之學。極爲深立。漢魏以來。莫能理董。陸法言。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九人。同譔切韻。其言曰。吾輩數人。定則定矣。於是分別四聲。勒成五卷。實韻書之初祖。其後孫愔改訂爲唐韻。徐鉉用之以音說文。至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亦仍從二百六部舊規也。

文中子中說。王通撰。通字仲淹。龍門人。爲古聖賢之學。獻太平十二策。文帝不用。作東征之歌。其詞曰。

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願乖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丕斷兮。勞身西飛。

遂退居河汾。徵辟不復應。教授弟子。多爲唐世卿相。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皆及門也。既終。門下私謚爲文中子。所著諸書。模放六經。而中說十卷。傳於今。中說擬論語。頗達理勢。不盡迂談。文從字順。與法言不同。與南北朝文筆亦迥異。行事附見唐書王績王勃傳。通自比聖人。聚徒講學。實開宋儒之先。

原书空白页

卷下

第二編 近古文學史

第十三章 唐文學

第一節 詩文體格之變遷及各種學術之發達

宋祁言唐文章凡三變。高祖太宗開國之初。梁陳餘風未歇。綺章繪句。故王楊爲之伯。玄宗好經術。崇雅黜浮。則燕許擅其宗。代宗大曆以降。美才輩出。於是韓愈唱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上軋周漢。唐之文宛然爲一王法。此其極也。

論唐詩者。有初盛中晚四期之說。以高祖武德而後。至玄宗開元之前。約百

年間。爲初唐。其時作者有王楊盧駱四傑及沈宋。以開元而後。至代宗大曆之前。約五十年間爲盛唐。其時作者有王孟李杜暨岑參高適王昌齡儲光羲。以大曆而後。至文宗太和之前。約六十年間爲中唐。其時作者有韋應物劉長卿等。又有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湜夏侯審李端等。號爲大曆十才子。十才子之名。頗有異說。而韓柳元白亦均在此期間。自太和至於唐亡。八十年間。爲晚唐。其時作者以李商隱杜牧名最顯。或不設中唐一期。祇以元和爲盛晚之界。元楊士弘唐音。明高棅唐詩品彙。清王士禛漁洋答問。均持此說。然亦大略如此云爾。

唐室祖老子。魏徵本道士。然君臣皆崇儒尊孔。罷祀周公而列諸賢。諸儒以配享。各州縣悉立孔子廟。於是勅孔穎達等纂五經正義。兼采南北儒生學說。勒成條貫。頒布學宮。咸誦習焉。陸德明顏師古俱精聲音訓詁。曹憲李善則治文選。於以風靡一時。經學小學。燁然熾興。

分勅羣才。纂修晉隋各史。而顏師古爲漢書注。章懷太子爲後漢書注。司馬貞張守節爲史記注。何超爲晉書音義。史學之盛。裴松之以來所未有也。唐人著書自成。一子者較少。而類書與小說頗多。小說若張鷟朝野僉載。劉餗隋唐嘉話之類。皆爲後來史家所取。次則評騭詩文藝術。胥足資爲典要。而明鬼之論。定命之說。可以設教正俗者尤多。不獨瓌文殊采。有裨詞章也。

羅什東來以後。釋教義諦。乃至名身句身。久已流貫文苑。故魏書有釋老志。隋書經籍志亦著佛經篇。玄奘歸自西竺。廣翻經論。詔遣名公。助其修潤。號稱新譯。創興相宗。觀玄奘牋表。均郁郁麗詞。門下窺基。筆尤精練。此外賢台禪密諸宗。一時並盛。文家祖述。過於老莊。摩詰樂天。尤徵慧業。劉昫等只於方技傳中。摘述一二。經籍志亦不能詳。宋祁闢佛。新書竟不爲當代高僧立傳。惟歐陽公撰藝文志。列釋氏一百家。一千三百三十六卷。

第二節 注疏之文

孔穎達奉勅。與馬嘉運等撰周易正義。今編十卷。與王德韶等撰尚書正義二十卷。與王德韶等撰毛詩正義四十卷。與李奢等撰禮記正義。今編六十三卷。與谷那律等撰春秋左氏傳正義三十六卷。是謂五經正義。於易注用王弼韓康伯。尚書用孔安國傳。詩用毛傳鄭箋。禮記用鄭注。左傳注用杜預。自孔疏行而衆家之說漸衰歇矣。穎達字仲達。位國子祭酒。爵開國子。後致仕。卒陪葬昭陵。

是時賈公彥復爲周禮儀禮鄭注各作疏。徐彥爲公羊傳何注作疏。楊士勛爲穀梁傳范注作疏。玄宗爲孝經注。經說昌明。方軌炎漢。而陸德明之經典釋文。考證精博。談經之士至今鑽仰不已。

江都曹憲。邃於小學。年至一百五歲。撰文選音義教諸生。江夏李善傳其學。善不能屬辭。人號書籠。然爲文選注六十卷。敷析淵洽。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受其業。號文選學。善注屢易稿。其子邕。病其注釋事而忘意。別爲補益之。書不傳。後有五臣注。不及善也。善所引舊籍。唐以後多不存。故善注爲考證之資糧。一

字一句。罔非環寶。唐世以詩賦判表試士。公牘文又皆用駢儷。故文選之學盛行。惟李衛公專肄左傳漢書。昌言家世不蓄文選云。

第三節 史籍類書小說

房玄齡等撰晉書一百三十卷。姚思廉撰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李百藥撰北齊書五十卷。令狐德棻等撰周書五十卷。魏徵等撰隋書八十五卷。而長孫無忌等撰五朝之十志。附刊於隋書。其經籍志以四部分列。垂爲後世定法。班氏藝文志之後。此爲大有關於文學之書矣。

李延壽稟承其父大師遺業。熟精南北朝掌故。年少位下。乃始宋終陳。爲南史八十卷。始魏終隋。爲北史一百卷。司馬溫公贊爲佳史。謂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繁冗蕪穢之辭。陳壽而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但恨不作志耳。按南北史詞筆。過本書遠甚。惟其列傳好以世系連及同卷。不依朝代分編。有乖例法。不利檢尋。延壽字退齡。世居相州。官符璽郎。兼修國史。卒。

劉子玄史通。杜佑通典。俱古今奇筆。通典二百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八門。上溯黃虞。下暨唐之天寶。包括宏富。義例嚴整。繁不至冗。簡不至漏。爲數典之淵海。通志通考。皆以是書爲藍本。精博則終不逮也。史通二十卷。內篇三十六。論史家體例。外篇十三。述史籍源流與古人得失。子玄熟悉史例。其所駁詰。雖馬班不能自解。故唐宋以來史家咸奉若龜鑑。子玄字知幾。以字行。位左散騎常侍。封居巢縣子。領國史三十年。不得志。晚因子得罪。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佑字君卿。爲憲宗相。卒年七十八。

箋經纂史。古代爲儒生文士一家之業。唐乃分命朝官。衆舉其事。又敕羣臣編輯類書。勒成巨帙。亦文學發達之一端也。如歐陽詢等撰藝文類聚一百卷。徐堅等撰初學記三十卷。均行於今。而貞觀時高士廉等奉詔所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已佚。其文人自鈔事類之屬尤多。不盡傳。傳者惟虞世南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白居易六帖三十卷。

小說見新書藝文志者七十餘家。三百數十卷。近世彙刻叢編者。猶得百六七十事。清四庫著錄尤雅者二十餘種。宋洪邁謂唐人小說與律詩。俱可稱一代之奇。蓋上焉者可以資政典。助風教。次焉者可以陶養性靈。輔翼藝術。其敘述之工。六朝人遜其鬯。宋以後人無其華。好文者咸取焉。

第四節 駢體古文

唐初。龍門王勃。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隣。義烏駱賓王。號稱四傑。勃字子安。集十六卷。照隣字昇之。集七卷。炯之盈川集十一卷。賓王之駱丞集四卷。均行於今。四傑文雖沿陳隋餘習。而壯麗開合。自成風調。勃滕王閣序。賓王討武后檄文。炳燿千古。村塾傳誦。勃卒時年二十九。然所學邃密。於周易曆算。均有造述。勃爲文中子之孫。裴行儉嘗論四傑云。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炯爲盈川令。卒官。勃殺人當誅。赦免。渡海墮水而卒。賓王以從徐敬業舉兵誅。照隣不堪病苦。

自投潁水而死。

蘇頌。字廷碩。武功人。瓌之子。襲封許國公。張說字道濟。洛陽人。封燕國公。俱相立宗。擅制誥。時稱燕許大手筆。張燕公集。今存二十五卷。其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頌文章稱望。與說略等。李衛公論之曰。近世詔誥。惟頌敘事之外。自爲文章。茲錄說所爲碑銘。頌所爲詔辭。各一首。以見其體。

撥川郡王論弓仁神道碑銘

張說

黃河接天。青海殊壤。舉世安裕。拔俗誰敢。倬哉論侯。利有攸往。奮飛橫絕。搏空直上。以衆款塞。因敵立勳。吐渾萬戶。吟嘯成羣。精感天地。氣合風雲。旣封酒泉。乃位將軍。朔方陰塞。直彼獯虜。帝命先鋒。闕爲虓虎。山北加電。漢南擊鼓。數年之間。耀國威武。我有師旅。將軍鞠之。我有邊毗。將軍育之。柳澗亡師。一劍復之。蘭地叛胡。三戰覆之。武節方壯。朝露不待。王爵送終。宿恩未改。時來世往。人亡物在。銘勳諡忠。以告四海。

睿宗禪位詔

蘇頌

天下神器。非上聖無以運其機。域中大業。非元良無以固其本。欽若靈命。寅奉神宗。屈己順人。用安四海。承祧主鬯。實貞萬國。頃者家臻大憫。在疚惟憂。梟獍滿衢。豺狼塞路。社稷之守。但望苞桑。忠義之懷。誰期艾棘。階禍稔惡。伺隙乘閒。煩言碎詞。所不勝述。皇太子隆基正氣凝姿。端命毓德。自家刑國。英徽日甚。移孝爲忠。雄謨電發。北軍馳入。埽欃槍於紫微。南宮反正。開日月於黃道。平亂寧國。翼戴朕躬。一旅不勞。功逾復禹。七德咸舉。事邈興周。聲應吹銅。望當歸璧。令司空讀冊。侍中授璽。實由立義。豈曰尙親。承華肇開。元嗣以建。方流樂風之緒。宜申洊雷之澤。朕爰初踐極。喜氣呈祥。天人叶心。象緯昭貺。官名有紀。年號用憑。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相德宗。卒諡曰宣。其奏議卓絕。千古罕匹。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唐帝所用。纔十一耳。奉天所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

流涕。東坡推贊歐陽公文而比之曰。論事似陸贄。又嘗以宣公文呈請帝覽而奏稱之曰。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疏。司馬溫公不喜四六。而資治通鑑錄宣公疏三十九篇。新唐書不收四六。獨錄宣公文十餘首。可見文章惟須有真意。能用筆。至駢散之迹。無庸深泥也。翰苑集二十二卷行於今。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相文宗武宗。爵衛國公。卒年六十四。衛公當唐室積弱。獨能制令強藩。戡剪叛鎮。又大破回鶻。重懲權閹。爲政會昌時。纔五載。幾成中興之烈。言相業者以與明張江陵並論。蓋俱能中央集權者也。衛公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尤深於西漢書左氏春秋。善爲制詔。王漁洋池北偶談。稱其雄奇駿偉。與陸宣公上下。劉融齋藝槩云。孔北海文雖駢體。然卓爾適亮。李文饒文氣骨之高。差可繼踵。今存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其文不見於坊市選本。茲錄一首以見體格。

授徐商禮部員外郎制

敕朝議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上柱國徐商。子公以容駟高閑。虞氏以升卿名子。其所全活。不聞大賢。猶誠感幽神。慶流苗裔。矧乃祖往以淑問。嘗爲理官。屬政在呂宗。謀傾王室。將相陷辟。忠良受誣。而深念羣獄之寃。固拒詔使。分別楚囚之濫。自履危機。義激命輕。仁爲己任。有是陰德。宜覃後昆。爾風度粹和。文詞溫麗。列於清憲。雅有貞標。旣旌先正之忠。爰舉賞延之典。勉修官業。無替家聲。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博聞強識。歷佐幕府。終於東川節度判官。檢校工部郎中。唐書有傳。商隱初爲古文。從令狐楚受章奏之法。遂以四六名。時與溫庭筠段成式號三十六體。三人均行十六也。成式才尤逸贍。當時以律賦試士。庭筠最工。押官韻凡八叉手而八韻成。號溫八叉。多爲隣鋪假手。日救數人。商隱古文亦瑰奇。然其四六婉約雅飭。於唐人爲別格。盛流行於後世。四六之名。始於商

隱。所自編樊南四六甲乙集久佚。近人爲搜輯勒成十卷。清徐樹穀箋。徐炯注。明王志堅四六法海選其表啓二十餘篇。皆集中佳構。觀玉谿全集。其人好道寡欲。而當時黨人。蚩謫排笮。以爲無行。遂窮客以卒。

右駢體文

凡一種文學之興。皆由漸進而至。舊稱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實則昌黎以前百餘年間。圖文體之改革者不一而足。若陳子昂。盧藏用。富嘉謨。蕭穎士。李華。賈至。元結。獨孤及。梁肅皆是也。子昂集中諸文。獻媚武后太甚。大爲後世詬厲。肅早卒。又殫精佛教。故俱不能得宋儒推崇。而昌黎名業獨昌。昌黎言行。雖亦見譏於唐代短書。顧其大節卓立。文章固可追蹤周漢。至若談道鬪佛。自命聖賢。則仍詞人夸誕之習。然爲宋學者所重在此。故以道統歸之。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官至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七。謚曰文。宋元豐中追封爲昌黎伯。大曆貞元間。尙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昌黎

從其徒游。銳意鑽仰。務反近體。自成一家新語。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後學取爲師法。世稱韓文。爰洎今世。莫不奉之若泰山北斗云。舊新兩書。於昌黎傳論旨有異。足見時代思潮之不同。非必宋祁之識踰於劉昫也。昌黎爲學塗徑。略見於進學解。爲文宗趣。略見於答李翱答劉正夫及與馮宿論文等書。評贊韓文者多矣。而皇甫湜之章安句適精能之至二語。最爲深切。昌黎稱樊宗師云。文從字順。各識職。亦此意也。

初。李觀文稱居昌黎之右。未壯而卒。李翱李漢皇甫湜皆從昌黎游而效其文。顧不及遠甚。惟柳宗元與昌黎齊名。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後徙於吳。以王叔文黨貶。元和十年。移柳州刺史。有善政。時以柳州稱之。卒年四十七。柳人言其神降於州之堂。有慢者輒死。爲立廟羅池。昌黎撰碑文勒之。宗元所作封建論。最有理。想詞亦閎闊雄俊。眞德秀謂可爲作文之法。游記若干篇。極工。往往似水經注。其與韋中立論師道書。自述文學之宗趣甚悉。昌黎評柳文雄深雅健。似司馬

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宗元專以文章爲業。不依託孔孟以自張。信好佛法。顧以爲與易論語相合。其識與昌黎不同。宋祁論二家文。於韓謂之奧衍閎深。於柳謂之卓偉精緻。可以觀其意境之殊矣。嗣此以降。文體丕變。駢儷所行。疆域有限。然於公牘。雖韓柳亦仍用四六。明太祖詔黜浮文。特令臣下以韓之賀雨表。柳之代柳公綽謝上任表爲式。二文俱四六也。

右古文

第五節 詩家

唐人詩最工而且多。宋計有功唐詩紀事。所錄凡一千一百五十家。清朝敕編全唐詩。所錄則二千二百餘家。得詩四萬八千餘首。而坊肆流行選本。若明李攀龍唐詩選。清沈德潛唐詩別裁之類。亦不可以指屈數。茲爲篇幅所限。約取而簡言之。大抵唐初四傑。猶沿江左餘波。然若駱賓王之帝京篇。盧照隣之長安古意。實兼梁陳小賦之體。視沈約庾信爲宏放。而見天真矣。洎陳子昂賦感遇二十

首。乃真欲變而復古。論唐詩者不能不首及之。惟唐詩之變。其勝於前代者。蓋在於律。章句整。對仗工。音調叶。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沈佺期宋之問並擅此體。學者宗之。號爲沈宋。朱子與鞏仲至書曰。古今詩凡三變。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顏謝以後及初唐。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自爲一等。佺期之間。其行皆無足道。之問媚張易之。至爲捧溺器。後貶官賜死。然述唐代詩史。其姓名不得刪也。

律詩有五言七言。又有五七言絕句。盛唐時期。王孟李杜。皆造極峯。而取徑殊異。後人於杜。崇拜尤衆。白居易與元稹書云。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覩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尙如此。况不迨杜者乎。元稹著論。亦以李之於杜。尙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

清杭世駿云。開元天寶之間。詩人比迹而起。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工部實爲之冠。擺脫町畦。高朗秀出。右丞實爲之冠。右丞博學多藝。雅意玄談。比物儷辭。該達三教。是非膚核之學。可以測其津岸矣。杭說以上綜覈以言。唐代詩家雖衆。求其別開世界。自成統宗者。則高妙如王維。雄深如杜甫。清真如白居易。淵奧若李商隱。均所謂俯貽則於來葉。通億載而爲津者也。茲稍序其崖略於左。

王維。字摩詰。河東人。天寶末任給事中。爲祿山所獲。服藥取痢。僞瘡。祿山大宴凝碧宮。合樂。梨園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凝碧詩聞於行在。弟縉復請削己刑部侍郎。以贖兄罪。肅宗特宥之。責援太子中允。後轉尙書右丞。上元初卒。年六十一。方疾甚。作書數通與弟縉及親故別。停筆而化。工書畫。畫尤爲世師。然維思參造化。學者莫及。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妻亡。三十年孤居禪誦。代宗敕稱爲冠代文宗。王右丞詩文集。今存二十八卷。附錄

二卷。清趙殿成箋注。

維詩高妙。孟浩然雖與齊名。然浩然特工五律。維則五七言古風律體絕句。靡不超臻上乘。維既習六度。故詩多佛理。又善繪事。蘇東坡稱其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維自詠云。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清王士禛論詩主神韻。纂唐賢三昧集。列盛唐四十二人。不登李杜一字。而舉維爲首。錄維詩亦獨多。蓋以爲正宗也。

唐詩七絕工者。恆被諸管絃。維送元二使安西詩。盛行於時。爲送別樂府。至陽關句。反覆歌之。謂之陽關三疊。亦謂之渭城曲。其詞曰。

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白居易欲攜酒尋沈著作詩云。最憶陽關唱。眞珠一串歌。註云。沈有謳者。善唱西出陽關無故人詞。又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劉禹錫與歌者詩云。舊人惟有何載在。更與殷勤唱渭城。皆謂此也。杜甫云。中允聲名久。又云。最傳秀句寰區滿。蓋當代大家。莫不推服矣。

右王維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玄宗朝。數上賦頌。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肅宗時。官至右拾遺。後依嚴武於劍南。武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卒。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舟迎之。還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

唐書贊云。唐興詩人。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

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

案李白雖與甫齊名。然後人同情於甫者多。學甫而成名大家者亦不少。蓋白上薄風騷。意存復古。甫則鎔鑄羣言。志在獨造。甫之於詩。如韓愈之於文。皆可謂爲革命家也。詩人每悉心於吟風弄月。歎老嗟卑。卽白之使酒學仙。亦祇求一己之解放。而甫則平生歌哭。多爲民衆呼籲。若石壕吏。新婚別等篇。均可以泣鬼神者矣。石壕吏云。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看門。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詩人不得志於時。輒用沒世名稱。矜傲當代。而甫不然也。其夢李白詩云。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醉時歌云。德尊一代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論者謂王維學佛。李白學仙。甫則崇篤儒術。實則甫識曠通。非暖暖姝姝專以儒爲悅者。故曰。儒術於我何有哉。孔邱盜跖俱塵埃。

右杜甫

元和長慶間。元稹白居易齊名。元白二氏長慶集。各七十二卷。行於今。稹連昌宮詞及遣悲懷三首。最爲古今傳誦。居易意量。不止於詩。卽以詩論。海涵地負。卓然大家。唐末張爲著主客圖二卷。專尊居易。稱爲廣大教化主。列諸家爲輔佐。而稹不與焉。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官至太子少傅。爵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尙書致仕。率年七十五。居易文章精切。詩最工。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僞者相輒能辨之。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

名。號劉白。始生七月。乳姆抱弄。指示之無兩字。默識於心。後雖試問百數不差。五六歲便學詩。暮年信解佛法。恆不食葷。自號香山居士。

唐書贊云。居易最長於詩。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敘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閒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他爲雜律。又譏世人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閒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觀居易始以直道奮爭。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灌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居易長恨歌。最爲人所愛重。時長安有妓。軍使高霞寓欲聘之。妓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然易爲詩之旨。初不在此。居易代表社會之思想者也。故於貧民所受非法侵奪。婦女所受不平待遇。恆爲寫其實狀。茲錄其兩詩如左。

賣炭翁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烟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兩騎翩翩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封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婦人苦

蟬髻加意梳。蛾眉用心掃。幾度曉妝成。君看不能好。妾身重同穴。君意輕偕老。惆悵去年來。心知未能道。今朝一開口。語少意何深。願引他時事。移君此日心。人言夫婦親。義合如一身。及至死生際。何曾苦樂均。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子。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暫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爲君委曲言。願君再

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

居易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其詩清空。不尙古典。現世倡行白話詩。若居易詩可謂白話體矣。然其工如此。是可法也。

右白居易

晚唐李商隱詩。淵奧別爲一體。商隱事蹟已敘於第四節。商隱好道。道家文詞每以金玉牝牡。寓言丹訣。商隱爲詩。殆因而倣之。故縛麗之中。多所寄託。李義山詩集三卷。箋釋者數家。清朱鶴齡注最行。其詩各體皆工。七律最勝。詠史云。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學道者之言也。無題諸篇。解者聚訟。金元好問云。詩人盡道西崑好。卻恨無人作鄭箋。然近人箋注亦不能盡達其指也。論者或以爲其詩豔冶。有實作於狹邪者。然吾觀其文集。有上河東公啓。商隱喪偶。河東公擬以樂籍中張懿仙歸之。商隱辭焉。其略云。

兩日前於張評事處。伏覩手筆。兼評事傳指意。於樂籍中賜一人以備紉補。某悼傷以來。光陰未幾。方有述哀。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攜。兼之早歲。志在玄門。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於南國妖姬。叢臺妙伎。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伏惟克從至願。賜寢前言。使國人盡保展禽。酒肆不疑阮籍。

可見商隱爲人與溫庭筠杜牧殊異。商隱長於比興。香草美人。譬喻君國。風騷之遺則。詩之正宗也。曾氏十八家詩鈔。間加注釋。往往愜當。

義山詩派。北宋之初盛行。號西崑體。楊億以己及劉筠等十七人詩編爲西崑酬唱集二卷。降及明清。爲詩者猶多尙之。樂天詩體與義山絕異矣。然極好義山詩。至作諧言。願來世爲其子。惟賢知賢。斯之謂歟。

溫庭筠當時雖與商隱齊名。然溫實非李匹。庭筠字飛卿。太原人。利州南渡。蘇武廟等篇。最爲人誦玩。庭筠多警句。如達磨支曲云。搗麝成塵香不滅。拗蓮作寸絲難絕。早行云。雞聲茆店月。人跡板橋霜。過陳琳墓云。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

無主始憐君。此皆擲地作金石聲者也。不得以側豔抹殺之。溫飛卿集九卷。行於今。明曾益注。清顧予咸補箋。

杜牧七言近體。豪俊瓌麗。亦足自張一幟。談兵狎妓。才人之結習甚深。然其杜秋詩。頗有問天辨命之意。言人生觀者。可以資爲譚助。茲節錄之。其詞曰。

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鷗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悞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蕭后去揚州。突厥爲閼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鈎後呼父。釣翁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箕中屍。給喪蹶張輩。廊廟冠峨危。珥貂七葉貴。何妨戎虜支。蘇武卻生返。鄧通終死饑。生張旣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何爲而聽。目何爲而窺。己身不自曉。此外何思維。因傾一尊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怡。

杜秋者金陵女。爲李錡妾。錡叛滅。籍入宮。破寵。後賜歸。窮老。牧感而爲詩。因推論之。此其後半篇也。牧字牧之。佑之孫。時稱小杜。以別於子美。文亦健。罪言及阿房宮賦最有名。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行於今。清馮集梧注其詩編爲四卷。牧論詩詆諆元白過甚。識者不之與也。

司空圖善論詩。以爲詩之妙。如味在酸鹹之外。宋嚴羽著滄浪詩話。意旨與相近。清王士禛遂并用其說。標揭神韻。別啓詩派。圖撰詩品二十四則。精妙罕匹。古今傳誦。圖詩亦甚工。東坡亟稱之。知者謂宋詩體格實爲所開也。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事在唐書卓行傳。文集十卷傳於今。

右李商隱溫庭筠杜牧司空圖附

第六節 佛教之文

唐代佛教極盛。譯撰之書。汗牛充棟。茲但論其文詞。且就流通顯著者略舉之。

太宗撰三藏聖教序。王勃撰釋迦如來成道記。勃以駢體文爲薄伽梵行狀。可謂傑構。得未曾有也。梁肅刪定止觀六卷。又撰統例一篇以繫其後。猶王弼注易之有略例也。論者稱其文雄深雅健。宛有易翼中庸步驟。房融譯楞嚴經十卷。極其雅達。影響於中國文學者。至鉅至深。東坡贊歎。以謂委曲精進。勝好獨出。

士夫之外。緇流自爲紀傳。若玄奘西域十二卷。玄應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道宣續高僧傳三十卷。廣宏明集三十卷。道世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智昇開元釋教錄二十卷。皆肆文史者所共取也。智昇所撰體例尤善。清朱彝尊作經義考。其編次方式。卽以此書爲準則云。

唐代詩僧甚多。然其詩非爲教義而作。此不論也。貞觀時有寒山拾得者。兩異僧也。以韻語相唱答。當時台州刺史閻邱胤錄爲寒山拾得及豐干詩集三卷。傳於今。其詩多類偈頌。而時有名理。

禪宗不立文字。然唐初永嘉禪師之證道歌。洋洋二千言。其字數殆過於孔

雀東南飛矣。此歌敘次有法。波瀾層出而語無枝梧。詞意清顯。在白氏長慶集邵子擊壤集之間。

圭峯禪師撰原人論四篇。自序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今稟人身而不自知所從來。曷能知天下古今人事乎。故數十年中。學無常師。博考內外。以原自身。原之不已。果得其本。其論四千言。詞辨精妙。視昌黎原性原鬼諸作。夔乎遠矣。

第十四章 五代文學

五季干戈。文物彫喪。且當時士夫。自宋人視之。皆不足道。故薛歐二史。於其典籍文苑。不加表章。和凝自刊其集百餘卷。不傳。凝蓋爲中國最先刻集者也。蜀杜光庭廣成集百卷。今僅存十二卷。惟羅昭諫集八卷。後唐釋齊己白蓮集十卷。蜀韋莊浣花集十卷。花蕊夫人宮詞一卷。釋貫休禪月集二十五卷。南唐徐鉉騎省集三十卷。均傳於今。觀清鄭方坤五代詩話所錄。則六十年間秀句佳章。亦殊

不尠也。

凡詩文集。易成而難傳。以其非後人所甚需也。若夫徐鍇說文繫傳。劉昫舊唐書。終莫能廢矣。史部之作。尤有鈞礪立談一卷。爲史虛白之子所著。子部則有譚峭化書六卷。小說則有王定保唐摭言十五卷。南唐尉遲偓中朝故事二卷。劉崇遠金華子二卷。蜀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四卷。何光遠鑑戒錄十卷。均傳於今。又有術數家言。南唐何溥靈城精義二卷。文詞明暢。不類尋常方技之士。明劉基爲之注。至清四庫所收宋齊邱玉管照神局三卷。王朴太清神鑑六卷。則皆從永樂大典錄出者也。

是時鏤版印刷之術盛興。馮道等於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請令國子監校正九經。刻版印賣。歷二十餘年。至後周太祖廣順三年。九經刻版告成。印本傳布甚廣。而後蜀母昭裔亦刊九經文選等書。是皆於文學有大勳者也。

後蜀主孟昶有官箴一篇。至宋高宗紹興三年。取黃庭堅所書爾俸爾祿民

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句爲戒石銘。頒天下郡縣。勒石署前。至清不廢。和全文載蜀檇杙。茲附錄之。

朕念赤子。盱食宵衣。言置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乙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役是切。有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爲戒。體朕深恩。

五代文學之特色。尤在於詞。詞之興也。肇於唐。以李白之憶秦娥菩薩蠻二首爲詞之祖。然知者謂二詞不載李集。亦不類太白手筆。似溫庭筠所爲也。庭筠固工詞。有金荃集。詞之爲藝。以婉麗隱秀爲上乘。與溫李之詩。塗轍相近。中唐以來。王建白居易李德裕皆有傳作。惟言詞之正宗。必推五代。若詩之有盛唐。五代健者如南唐中主後主及馮延巳。皆言簡意深。情韻弗匱。不欲徑行發洩盡致。其佳製古今選本均錄之。蜀趙崇祚纂花間集十卷。爲彙編長短句之始。又有尊前

集。花菴詞選。俱倚聲之林苑。可以觀宋以前之律度也。

第十五章 兩宋文學

第一節 道學與文學之關係

道學之目。其始由鄭丙陳賈用以加諸異黨。等於禁錮。非美稱也。見樂適傳

久之此稱盛行。迄元脫脫修宋史。遂於儒林文苑之外。創立道學傳。列周敦頤等

二十四人。雖陸九淵不與也。周邵之學。均由穆脩李之才种放以得之於陳搏。詳宋

震傳今觀穆李种等行事。殊不類聞道者。程子亦有微詞矣。程張以降。至於朱熹。又

密濟以禪宗。朱子平生要語。尤精模大乘經論。顧嚴戒門下勿閱佛典。謂當視之

如淫聲冶色。於是相矜銜爲聖賢不傳之學。秦漢儒生所未知。自太極河圖洛書

以至諸經義訓。皆別撰異說。然仍自附於孔孟以爲名。以禪宗治心。復以名法家

言御世。皆變其名號而以孔孟言詞飾之。其所謂內聖外王之學者。蓋如此。循其

術以爲之。亦不能盡詆爲無用。惟祖述禪宗而不能澈其究竟。陰持名法而繩人太苛。

宋儒規仿禪宗。自爲統系。視周子若達磨初祖。謂邵子得易外別傳。夫禪宗爲教外別傳。拈花微笑。大迦葉爲第一祖。此蓋震旦妄語。在梵夾爲無稽。朱子頗博雅。於內典功亦深。何以亦勦襲此謬說。是以清儒每痛詬宋學。汪中直目之爲愚誣也。道學影響。被於文學最鉅者。爲周子通書文以載道之說。自宋以來。世儒皆奉爲口實。以文章專爲宣傳道學之工具。洎入股文興。而其說尤因之以益信於俗。近世桐城派文士。猶復拾此餘唾。侈爲大業。安吳包氏乃辭而闕之。然積七八百年之大惑。未易遽解也。

第二節 宋人徵實之學

近儒每言及宋學。例斥爲空疏。然宋人徵實之學。當時亦頗發達。如今本說文。玉篇。廣韻。皆宋時所校定重修。司馬溫公類篇。集韻。邢昺爾雅疏。陸佃埤雅。郭

忠恕汗簡。佩觿。戴侗六書故。皆言小學者所稱引。洪邁容齋隨筆。王應麟困學紀聞。尤考證家所共推。史部之作。有薛居正等所撰舊五代史。歐陽公新五代史。又歐陽公與宋祁合撰新唐書。司馬溫公資治通鑑。朱子通鑑綱目。袁樞通鑑紀事本末。鄭樵通志。羅泌路史。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題解。樂史太平寰宇記。皆乙部要典。流通徧於九州矣。而勅撰類書。若太平御覽一千卷。冊府元龜一千卷。文集若文苑英華一千卷。小說若太平廣記五百卷。亦均鉅典奇文。昭垂千祀。殆非專讀論語如趙普者所克參豫其楮墨間也。

第三節 古文六大家

明茅坤用唐順之朱右說。選定唐宋人古文爲八大家。唐人爲韓柳。宋人爲歐陽曾王三蘇。歐曾王蘇所學。與周邵程張不同。故文辭高美。爲後世式。宋初文體。猶尙聲偶。楊億劉筠爲其魁。古文倡興。實自柳開穆修。柳穆之業不甚昌。洎歐陽公而古文乃以大盛也。

宋史。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澁澀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脩遊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年六十六）諡曰文忠。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脩卽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篇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敍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論曰。秦漢文章。涉晉魏而弊。至

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

觀脫脫之論。乃用文以載道之說。以推崇歐公。歐公文章夔絕之處。實在其逸韻。而不在夫談道。故朱子於歐文極喜。其豐樂亭記之一唱三歎。並不力贊其本論之闢佛也。朋黨論。灌岡阡表。均平生精心結撰之作。本傳節錄其詞。得其要矣。

評贊歐文者衆矣。最真切者無若蘇老泉與王荆公。老泉上歐公書云。

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

荆公祭歐公文云

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

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

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周必大編。先是衢州韶州浙西廬陵汴京
絲州吉州蘇州閩中均有刻本。去取不一。文句互異。必大參考。合爲此集。陳亮曾
纂歐陽文粹二十卷。是爲專選歐文之始。亮嘗上書詆道學家爲風痺。不知痛痒
之人。而好歐文如此。則歐文與道學之異趣。可想矣。歐公又有毛詩本義十六卷
傳於今。

右歐陽氏

宋史。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
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奇之。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
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拜中書舍人。
尋掌延安郡王牋奏。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論曰。曾鞏立言於
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派。可謂難矣。

曾氏元豐類稿。今存五十卷。其文衍裕雅重。近於劉子政。朱子好之。爲文每儼其體。尤稱其宜。黃筠州二學記。蓋曾文平實詳盡。便於說理。而寬緩繁複。其光燄遠不逮韓柳歐蘇。

宋徐度卻埽編云。神宗患本朝國史之繁。嘗欲重修五朝正史。通爲一書。命曾子固專領其事。且詔自擇屬官。曾以彭城陳師道應詔。朝廷以布衣難之。未幾。撰太祖皇帝總敘一篇以進。請繫之太祖本紀篇末。以爲國史書首。其說以爲太祖大度豁如。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而高祖所不及者。其事有十。因具論之。累二千餘言。神宗覽之不悅。曰。爲史但當實錄以示後世。亦何必區區與先代帝王較優劣乎。且一篇之贊已如許之多。成書將復幾何。於是書竟不果成。觀此亦足見曾文之敝矣。

曾文最有名者。二學記外。戰國策目錄序。先大夫集後序。越州趙公救災記。唐論。書魏鄭公傳後。書後一篇。明歸有光最好之。有光嘗率王徒旅行。一日車中

論文。因出曾氏此篇哦誦。一氣五十遍而弗已。生徒旁聽。莫不厭倦。清方苞於曾文亦心摹力追者也。蓋歸方之徒。才力薄弱。而平生精氣又大半銷磨於八比文。晚歲思以古文名家。不復能希蹤漢唐。惟有瓣香南豐。曾文不恃才。不尚博。與近世爲理題八比文及尋常公牘者最利也。

宋史。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旣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其釋經義。不取儒先傳注。務出新意。訓釋詩書周官旣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莫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於是儒先傳注。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蘇洵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按洵文初出。世爭推重。而安石謂爲戰國策士。王蘇交惡。似始於此。安石性強忤。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封舒國公。元豐三年改封荆。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論

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臨川集。今存一百卷。周禮新義十二卷。附考工記解二卷。均錄於清四庫。王文雄才逸致。兼擅其勝。最爲神似子長。曾子固稱荆公文學不減揚雄。而荆公詠揚雄亦云千古雄文造聖真。眇然幽息入無倫。亦自道所得也。其論文謂當適用。有補於世。不可徒尙華辭。有上邵學士書。略云。

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襍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

用則蔑如也。

荆公於儒釋用工皆深。不專以文自負。故譏昌黎云。可憐無補費精神。所爲文各體皆工。其名篇爲世所錄者不尠。大篇如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短篇如讀孟嘗君傳。尤可翫也。

清劉熙載藝概云。半山文瘦硬通神。此是江西本色。可合黃山谷詩派觀之。
右曾氏王氏

宋史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轍軾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旣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宰相韓琦善之。奏於朝。遂除祕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

嘉祐集十六卷。證法四卷。均傳於今。老蘇所著權書。衡論。最爲世所稱。本傳載其心術遠慮二篇。易書諸論。筆勢雄暢。名二子說。雖寥寥三數行。而深遠可味。其論文自比賈誼。而評者謂其得力於孟子。用筆縱橫矯變。而字句簡峻。曾南豐稱之曰。脩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

宋史。蘇軾。字子瞻。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問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旣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茫。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

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哲宗親政。以兩學士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出知定州。紹聖初。降貶居昌化。徽宗立。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建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高宗卽位。謚文忠。孝宗寘其文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論曰。蘇軾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旣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

大蘇居黃州時，自號東坡居士。東坡全集今存一百三十卷。東坡易傳九卷。東坡書傳十三卷。均傳於今。其論語說有未善。小蘇著論語拾遺以正之。

按東坡論學與伊洛異。論政與荆公異。與溫公亦異。可謂特立者矣。然平正通達。非矯也。其文得力於賈誼陸贄與莊子。而於漢書晉書甚熟。晚更信解佛法。其詩文詞書法均爲天下所師法。垂八九百年而弗衰。當時雖異黨怨家。莫能毀之也。所作散文名篇甚多。爲世選錄。不勝舉也。而志林之論范增。表忠觀碑文。赤壁賦。尤膾炙人口。評論大蘇文者。亦難以屈指數。顧莫如大蘇之自述也。其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其他雖工。吾亦不能知也。

與謝師民書有曰。

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

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嘗語葛延之云。

譬如市上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卻有一物可以攝得。曰錢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難得者是錢。今文章詞藻事實。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爲文章能立意。則古今所有。翕然並起。皆赴吾用。汝若曉得此。便會做文字也。

又嘗教姪輩云

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爛之極也。汝只見爺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學此樣。何不取舊日應舉時文字看。高下抑揚。如龍蛇捉不住。當且學此。

宋史。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元祐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紹聖初。落職。知汝州。崇寧中。再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於許。號穎濱。遺老。

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淳熙中謚文定。轍性沈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不願人和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迫。論曰。蘇轍論事精確。修詞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梃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兼附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慾。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宜若不及然。至論軾英邁之氣。闕肆之文。轍爲軾弟。可謂難矣。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齒爵皆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欒城集五十卷。欒城後集二十四卷。欒城第三集十卷。應詔集十二卷。詩經傳二十卷。春秋集傳十二卷。論語拾遺一卷。古史六十卷。道德經解二卷。均傳於今。

小蘇所學。於內典甚深。其解老子論語。均用釋氏之義也。惟才遠遜父兄。論

文之旨。以氣爲主。說具於其上。韓太尉書。

右三蘇

第四節 詩三大家

兩宋詩人。經數百載之論定。實以東坡暨黃庭堅陸游爲三大家。先是。楊億。劉筠等。倡行西崑體。宗法李義山。風靡一世。洎歐陽公與梅堯臣以詩鳴。氣格一變。清深質健。始啓宋詩之基。宋詩蹊徑。大概由昌黎以追躡杜工部。荆公詩亦自成門戶。桃源行及悟真院絕句。尤爲世所翫誦。然皆不如東坡之天才超妙。地負海涵也。東坡之在宋。其猶杜工部之在唐歟。

東坡詩集。宋時有王十朋注。施元之注。清邵長蘅李必恆馮景查慎行又均各爲補注。名章雋句。多不勝舉。卽其自書勒石。炤耀吾人目前者。亦不下數千百篇。近世選本。若唐宋詩醇。若曾氏十八家詩鈔。俱可謂得其要領者矣。

評東坡詩者。子由云。精深華妙。山谷云。公如大國楚。吞三江五湖。此當時知

之最深者矣。清世善論詩者沈德潛。趙翼。沈氏云。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鎔鑄。其筆之超曠。等於天馬脫羈。飛仙游戲。窮極變幻。而適如意中所欲出。韓文公後。又開闢一境界也。趙氏云。以文爲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今試平心讀之。大概才思橫溢。觸處生春。胸中書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無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翦。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爲一大家也。

右蘇詩

宋史。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蘇軾嘗見其詩文。以爲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久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爲祕書丞。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遂移戎州。庭堅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講學不倦。凡經指授。下筆皆可觀。徽宗卽位。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聞命卒。年六十。

一。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師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學甫而不爲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而庭堅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軾爲侍從時。舉庭堅自代。其詞有瓌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初游潯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山谷內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別集二十卷。詞一卷。簡尺二卷。年譜三卷。均傳於今。宋任淵註其內集。史容註其外集。容之孫季溫補註其別集。清四庫書目提要謂山谷詩工於用事。剪裁鎔鑄。點化無痕。明清論詩者。於山谷不甚喜好。惟湘鄉曾氏極力推崇。其十八家詩鈔錄山谷七言詩四五百篇。同光以來。爲詩者乃競師山谷。山谷七律尤奇雅。茲錄一首。以見其體。

高居大士是龍象。草堂丈人非熊羆。不逢壞衲乞香飯。唯見白頭垂釣絲。鴛鴦終日愛水鏡。菡萏晚風彫舞衣。開徑老禪來煮茗。還尋密竹徑中歸。（贈

鄭郊。

宋呂本中。字居仁。工詩。得法於山谷。作江西宗派圖。自山谷以降。列陳師道等二十五人。而已居其末。元方回撰瀛奎律髓。亦主江西派。倡一祖三宗之說。一祖者杜甫。三宗者山谷暨陳師道陳與義也。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有後山集二十四卷。與義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人。有簡齋集十六卷。

右黃詩

南渡以來。詩人多衍江西派。而永嘉四靈。追效晚唐。嚴羽持論。專宗盛唐。然皆才力有限。惟山陰陸游。卓然傑出。游字務觀。年十二。能詩文。人譏其頽放。因自號放翁。官至寶章閣待制。致仕。晚封渭南伯。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著有南唐書十八卷。老學菴筆記共十二卷。劍南詩稿八十五卷。渭南文集五十卷。均傳於今。清四庫書目提要云。其詩以無日不吟。故體多圓熟。又往往自蹈陳因。然其寄託遙深。風骨適上者。自不可掩。後人但錄其膚濫之作。以供剽竊。遂併游爲世所薄。

是則學詩者之誤游。非游誤學者矣。

放翁。佃之孫也。佃之學出於王安石。尤長於七言近體詩。放翁詩法傳自贛縣曾幾。幾詩法山谷。放翁作呂居仁集序。又稱源出居仁。然放翁詩實能自關一宗。不襲黃陳舊格。陸詩選本不一。七律七絕最善。詩醇十八家詩鈔所錄。皆其佳什。

陸游。尤袤。范成大。楊萬里。號南宋四家。四家皆得法於曾幾。故四家亦均江西派之苗裔也。范氏有石湖詩集三十四卷。楊氏有誠齋集一百三十卷。尤氏集佚。康熙中尤侗爲緝存梁溪遺稿一卷。明清以來。劍南聲價。遠越三家之上。不可同年并語也。

右陸詩

第五節 詞家

宋代公卿乃至閨秀。皆好倚聲。寇忠愍。范文正。晏元獻。歐陽文忠。司馬文正。

諸公均名賢也。其詩餘胥精細柔冶。不類剛者所爲。珠玉詞六一詞。尤婉約風流。爲斯藝之宗匠。范公之御街行詠離懷。漁家傲詠秋思。蘇幕遮詠懷舊。令讀者莫不爲之迴腸盪氣也。宋子京。王介甫。亦俱工此道。宋有名句。時稱之爲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

專以詞名家者。烏程張先子野。有安陸集一卷。附錄一卷。崇安柳永耆卿。有樂章集一卷。張有三影之稱。其詞句有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嬾起簾壓卷花影。柳徑無人墮飛絮無影也。柳詞名句。有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時人云。有井水喫處皆能歌柳詞。論者謂詩當學杜詩。詞當學柳詞。杜詩柳詞皆無表德。只是實說。永初名三變。官屯田員外郎。

東坡詞。跌宕排奐。自成別調。山谷放翁。尤非當行。秦觀少游。有淮海詞一卷。情韻兼勝。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猶足爲其女壻驚座也。宋詞大家。終推周姜。差同詩中之李杜。錢唐周邦彥美成。自號清真居士。有片玉詞三卷。鄱陽姜夔堯章。號

白石道人。有歌曲四卷。別集一卷。周姜之詞。精深華妙。氣格渾成。長調中調小令。悉臻絕好。臨安張炎叔夏。山中白雲詞八卷。蒼莽悲涼。接武白石。其春水詞尤有名。四明吳文英君特。號夢窗。有甲乙丙丁稿。以研鍊勝。論者謂詞家之有文英。亦如詩家之有李商隱云。

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人。有詞四卷。縱橫奇恣。異軍特起。能於翦翠刻紅之外。屹然別立一宗。論者譬諸蘇黃之書。不可繩以二王法。而能自爲一法。傳之至今。世以蘇辛爲詞之北派。目張柳等爲南派。

女士李清照。號易安居士。濟南人。有漱玉詞一卷。朱淑真。自稱幽棲居士。海寧人。有斷腸詞一卷。俱無愧作者。李詞尤高。足抗周柳。或稱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

諸家名篇。多不勝錄。絕妙好詞。詞綜於宋詞佳者。選載頗備。惟填詞者例言律。若夫周姜。精曉音樂。其所爲固難能而可貴。必謂舍律不足以言詞。是惑也。漢

唐人詩。皆付歌者。漢唐人爲詩。初不覓律譜也。近世人編戲曲及大鼓書詞。豈字字比協工尺者哉。矧楮墨寫心。並不被諸弦管。胡爲自尋繆轍也。

第六節 宋人於文學上之創作

四六雖盛於晚唐。然宋人四六體格自異。故有宋四六之稱。近世表啓。皆效之者也。大抵詞義清切。調整而諧。歐陽公王荊公蘇東坡均擅此藝。南宋時。汪藻洪邁周必大最有名。詩話作於北宋時。以一六一詩話爲開先。踵而爲之者彌衆。經義創於荊公。蘇轍楊萬里均有佳製。至元倪士毅撰作義要訣。降及明代。遂變而爲八股文。宋人用俗語爲書。名曰語錄。蓋唐僧慧能爲禪宗六祖。不習文字。以俗語製偈說法。門徒傳之。纂爲壇經。宋道學家既習禪。因倣之爲語錄。而宋世釋家亦多作語錄。是時又以俗語爲小說。如永樂大典所收平話是已。平話爲後世說書之肇祖。而流行至今之宣和遺事一種。實爲章回體小說之最古者。小說與戲劇關係最切。宋世朝野均好小說。故戲劇應時而興。劉攽中山詩話載優人飾爲

李義山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擣摻至此。用以譏時人剽竊義山詩句者。此似爲今世北方雜耍中說相之類。專以語言嘲諷動人。與金元間戲劇搬演歌舞者不同。北宋時趙德麟作鼓子詞。近世所謂鼓兒詞。北方所行大鼓書。殆其苗裔也。陸放翁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亦鼓書也。

第十六章 遼金文學

遼金雖強。在中國史上。其地位。殊不能與北朝比並。遼立國二百餘載。而疆域南迄於白溝河。凡所柄用。多半爲耶律氏蕭氏。故中夏文化。被之甚淺。元好問著閑閑公墓誌。譏遼以科舉爲儒學之極致。視五季又下衰。可見遼人文學之無聞於世。非由其禁止作述傳於隣境也。遼史文學傳。列蕭韓家奴。王鼎。耶律昭。劉輝。耶律孟簡。耶律谷欲六人。亦不爲後世詞場所記省。惟一二高僧。猶有篇籍。流

播到今。釋行均龍龕手鑑四卷。多存奇字。近世字書。並皆徵引。四庫提要稱其網羅繁富。沙門道殿撰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二卷。其文精儻簡約。末附述懷七律一章。頗有律度。此集明時收入釋藏。李調元函海中曾刻之。楊仁山居士復刻之。比來習佛法者家有其書矣。

史稱遼以鞍馬爲家。后妃皆長於射御。然道宗宣懿皇后蕭觀音。天祚文妃蕭瑟瑟。俱工詩歌。均被讒賜死。瑟瑟見北金侵迫。帝畋遊。疏斥忠良。因爲二歌諷諫。有云。親戚竝居兮藩屏位。私門潛蓄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此可謂松漠之奇花矣。

金立國雖祇百二十年。而疆域南界淮流。燕齊秦隴晉豫。皆爲包舉。諸夏文士處其境內者。彌衆。金太宗入汴。取經籍圖書以去。厥後累代祀孔崇儒。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故文學煇興。遠踰於遼。當時廷寮著述。有大金集禮四十卷。大金德運圖說一卷。傳於今。大金弔伐錄。不著撰人名氏。疑亦完顏之臣民所爲。

也。

金代作者。如王寂有拙軒集六卷。趙秉文有滏水集二十卷。王若虛有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李俊民有莊靖集十卷。均爲清四庫所錄。詞義俱炳然可觀。惟金朝文學代表。當推元好問。

按金史。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官至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斲。巧縛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盡趨其門。晚以國史自任。構亭於家。名曰野史。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時稱好問爲遺山先生。遺山集四十卷。附錄一卷。遺山又編中州集十卷。附中州樂府一卷。以傳金源一代作者。均錄於清四庫。遺山樂府五卷。阮元爲之提

要引張炎評云。風流蘊藉不減周秦。元明清論詩者。咸翕然共稱遺山上繼蘇陸。卓然大家。梅曾亮古文詞略。選其七古赤壁圖一篇。曾氏十八家詩鈔。選其七律百六十二首。卅所習見矣。茲錄其五古七絕各一章於後。遺山有論詩絕句若干首。尤爲談藝者所稱。

與張仲傑論文

文章出苦心。誰以苦心爲。正有苦心人。舉世幾人知。工文與工詩。大似國手碁。國手雖漫應。一著存一機。不從著著看。何異管中窺。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功夫到方圓。言語通眷屬。只許曠與夔。聞竝知雅曲。今人誦文字。十行誇一目。闕顛失香臭。瞽視紛紅綠。毫釐不相照。覲面楚與蜀。莫訝荆山前。時聞別人哭。

雜著

半紙虛名百戰身。轉頭高塚臥麒麟。山間曾見漁樵說。辛苦凌烟閣上人。

金代作家。遺山所最推重者。趙秉文。宇文虛中。蔡松年及其子珪。黨懷英。王庭筠。周昂。楊雲翼。王若虛。李純甫。雷淵。皆豪傑之士。自足知名異代。劉祁後雖仕元。然其歸潛志十四卷。實等於遺山野史。不能不目爲金代文章也。元房祺編河汾諸老詩集八卷。足爲中州集之續。至清敕編全金詩七十四卷。搜輯益完備矣。金代美文。尤有董解元西廂記傳奇。元末陶宗儀撰輟耕錄。稱董解元金章宗時人。名籍無考。明清人評曲者。稱其精工巧麗。備極才情。爲詞曲中思王太白。古今傳奇鼻祖。宋金院本甚多。惟古本西廂記流傳於後。清焦循易餘籥錄。言元王寶甫之西廂記。全用董書爲藍本。聞見遷訛。世俗只知王而不知董矣。

第十七章 元文學

第一節 元人詩文總集及其史部名著

遼金元皆各製字。其初意未嘗不欲自成立一種文學。而卒不勝也。元起朔

方。歷七十餘載。入主中夏。垂九十稔。初議悉去中原漢人。空其地以爲牧。不但人分十等。標列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而已。顧元代文學。竟於異族鞭蹶之下。發達昌明。不能不驚歎吾先民魄力之雄偉矣。元人篇章。見於元蘇天爵編元文類。傅習孫存吾。暨蔣易所編元風雅。其人物詳於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略。明馮從吾元儒考略。而清錢大昕所補元史藝文志。顧嗣立所纂元詩選。尤昭昭可觀。

元人著作。於國學上最有價值者。不能不首數脫脫等所撰宋史遼史金史。次則馬端臨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卷。金履祥通鑑前編十八卷。胡三省資治通鑑辨誤十二卷。郝經續後漢書九十卷。帝蜀黜魏。復作八錄。以補陳壽之闕。辛文房唐才子傳。今存八卷。叙論視計有功。唐詩紀事尤精。繇是以言。元人著作之才。蓋長於史。又方回瀛奎律髓四十九卷。楊士弘唐音十四卷。亦俱爲論詩者所不廢。

第二節 元代作家

元人之學。以講求性理爲最早。元史不立文苑。其儒學傳中人。多道學之徒。

也。延祐以前。姚燧號稱文章大匠。然燧持論謂文章與道相輕重。惟劉因雖講求性理。而兼擅詩文。論者謂北宋以來一人而已。因文道健排。稟詩風格高邁。而比興深微。尤闖然入作者之室。有靜修集三十卷。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其詩世不恆見。茲錄其七絕一章。

寒食道中

簪花楚楚歸寧女。荷鍤紛紛上塚人。萬古人心生意在。又隨桃李一番新。

元詩大家。厥惟虞集。集字伯生。又號邵庵。有道園學古錄五十卷。道園遺稿十六卷。並傳於今。論者謂金元之間。元好問爲文章耆宿。迨元之季。則以集爲宗匠。其陶鑄羣材。固不減廬陵之在北宋也。集先世蜀人。而家於江西崇仁。從吳澄游。母楊氏。在室時已明性理之學。集幼。母口授論孟左氏傳歐蘇文集。孝友有識量。官至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封仁壽郡公。至正八年卒。年七十有七。史稱其學博洽。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歷乾

淳風烈。平生作文萬篇。藁存者十二三。

陶宗儀輟耕錄稱虞伯生詩得法於楊載。元詩家虞楊而外。共推范梈。揭傒斯。伯生評詩。謂楊如百戰健兒。范如唐臨晉帖。揭如美女簪花。自謂如漢廷老吏。楊字仲弘。有集八卷。范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有詩七卷。揭字曼碩。豐城人。有集十四卷。均傳於今。

揭文安。虞道園。與黃晉卿。潘柳道傳。貫號儒林四傑。黃柳俱有集傳於今。揭爲修遼金宋三史總裁。官至侍講學士。年七十餘。卒於史館。追封豫章公。諡曰文安。史稱其文章敘事嚴整。語簡而當。詩尤清婉麗密。

送袁待制扈從上京

虞集

日色蒼涼映赭袍。時巡無乃聖躬勞。天連閣道晨留輦。星散周廬夜屬橐。
白馬錦韉來窈窕。紫駝銀囊出蒲萄。從官車騎多如雨。獨有揚雄賦最高。

史館獨坐

揭傒斯

地復天逾近。風高午尙寒。虛庭松子落。敲檻菊花乾。撫卷俱千古。憂時有萬端。寂寥父筆才。薄欲辭官。

趙孟頫子昂。湖州人。宋宗室也。改節仕元。爲世議所不與。書畫盛傳。而人不稱其詩文。實則所作不亞於虞楊范揭。姚燧輕之。燧雖名儒。顧詩文不能勝於孟頫也。輟耕錄載虞集送袁待制詩。原作山連閣道。野散周廬。孟頫爲易山爲天。野爲星。集深悅服從之。史稱孟頫詩文清邃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松雪齋集十二卷。錄於清庫。

岳鄂王墓

趙孟頫

鄂王墓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吳萊字立夫。浦陽人。嘗云。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柳貫極慎許與。每稱萊爲絕世之才。黃潛晚年謂人曰。萊文嶄絕雄深。類秦漢間人所作。實非今世之士也。

卒年僅四十有四。君子惜之。私謚曰淵穎先生。淵穎集十二卷。附錄一卷。明宋濂編。濂。萊之門人也。萊與貫潛並受學於宋方鳳。再傳及濂。遂開明一代文章之派。萊詩亦刻意鍛鍊。句奇語重。然評者病其劖削彫鏤。未能渾化。則年未中壽之故云。

歐陽玄。字原功。瀏陽人。修遼金宋三史。玄爲總裁官。發凡舉例。至於論贊表奏。皆玄屬筆。位至翰林學士承旨。卒年八十五。無子。追封楚國公。謚曰文。史稱玄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已儉約。爲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有圭齋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傳於今。

遼金元文學。皆在漢族。惟薩都拉者。蒙古出類之材也。薩都拉字天錫。號直齋。姓答失蠻氏。家雁門。登泰定進士官。至河北廉訪經歷。有雁門集三卷。集外詩

一卷。傳於今。薩都拉以色目人而才情俊麗。逾於南士。詩似晚唐。詞有南宋舊格。其金陵懷古滿江紅。尤膾炙人口。茲錄其一詩一詞於后。

江南樂歌

江南樂。春水紅橋滿城郭。出門不用金馬絡。門前畫船如畫閣。綠紗虛窗春霧薄。隔窗蛾眉秋水活。翡翠冠高羅袖闊。楚舞吳歌勸郎酌。紫竹瑤絲相間作。船頭柳花如雪落。船尾彩旗風綽綽。秉燭夜遊隨處泊。人生無如江南樂。

念奴嬌（石頭城用東坡赤壁韻）

石頭城上。望天低吳楚。眼中無物。指點六朝形勝地。惟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連雲檣櫓。白骨紛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傑。寂寞避暑離宮。東風輦路。芳草年年發。落日無人松逕冷。鬼火高低明滅。歌舞尊前。繁華鏡裏。暗換青青髮。傷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至元初用隱逸薦。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卒。年八十

二。元史有傳。其蛻菴集五卷。蛻巖詞二卷。竝傳於今。翥明音律。詞具白石夢臆遺韻。論者謂其身閱盛衰。閱亂憂時。頗多楚調。尋常選本皆采錄之。翥詩世不恆見。王漁洋稱爲元末大家。其在都下寄浙省周玉坡參政一首。哀感頑豔。接蹟遺山。詩作於至正二十一年。蓋元歷亦將盡矣。其詞曰。

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鐵衣遠道三軍老。白骨中原萬鬼新。
義士精靈虹貫日。仙家談笑海揚塵。都將兩眼淒涼淚。哭盡平生幾故人。

元代高明之士。羣趨於理學。故閎美之詞章。不多覩焉。虞集與元明善論文。云。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非性情之正也。明善又譏集治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殊未博考。卽此足見當時風尚。詩篇較勝。然迨其季也。流入纖靡。歌行尤多類於詞曲。有楊維禎者。思以雄麗矯之。則又詭怪不經。大滋詬厲。遂被文妖之目。維禎字廉夫。號鐵崖。山陰人。所著東維子集。鐵崖古樂府等編數十卷。均爲清四庫收錄。提要謂其別調逸

情亦天地間不可磨滅之文。其擬白頭吟云。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河間紀氏尤極稱之。元亡。明太祖遣使奉幣召之。維楨謝曰。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耶。再敦促。遂以蹈海誓。卒年七十五。明史列爲文苑之冠。

第三節 南北曲章回體小說

世稱詞爲詩餘。曲爲詞餘。吾觀曲之分套分折。敷陳情事。類於漢代詞賦。其設人代言。亦主客問答之變也。明王世貞藝苑卮言云。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又云。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兼喜聲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殆不虛也。

詞以隱秀爲宗。曲則摯以俚言。觀以助字。盡情宜達。無所謂比興深微已。詞韻雖與詩韻不同。猶存江左四聲之舊。調家雖亦有時以入聲。然不應入聲韻也。曲韻則以平上去通叶。遂無入聲。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二卷。列東鍾江陽等十九部。平聲分陰陽。入聲則以之配隸三聲。其說以謂入爲啞音。欲調曼聲。必諧三聲。故凡入聲之正次清音轉上聲。正濁作平。次濁作去。隨音轉協。德清高安人。其製音韻。願以北方口耳爲準。言曲韻者咸從之。惟度南曲者。不皆中原音韻也。

元朝以曲取士。雖不見於史。明沈德符顧曲雜言曾有此說。觀臧懋循元曲選。所列至百種之多。足見當時文士。勤於斯藝矣。一代作家。羣推馬致遠爲上首。所製雜劇。元曲選登其七本。然至今盛行者。仍惟王實甫西廂記。高則誠琵琶記。幾乎家有其書。西廂記可爲北曲代表。琵琶記可爲南曲代表。大抵北曲字多而調促。南曲字少而調緩。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以雄麗爲工。南以清峭爲勝。則誠名明。永嘉人。附載明史文苑傳。或云撰琵琶記者。乃高拭。字則成。實甫。大都人。或

傳實甫撰西廂記曲至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思極神竭。仆地而卒。其

下皆關漢卿所續成。

按范文正蘇幕遮詞云碧雲天黃花地。王句蓋出於此。

南北曲俱利用弦索。明嘉靖隆慶年間。崑山有魏良輔者。就南曲改造崑曲。備具衆樂。而簫笛悠揚之聲較多。聽者益厭北曲粗豪。崑曲漸盛。元曲遂廢。迄今西廂記等。祇以麗情妙辭。供士夫覽玩而已。

右南北曲

章回體小說。宋時雖已肇興。至元世施耐菴著水滸傳。羅貫中著三國演義。乃成爲傑構。論者稱水滸傳善學史記。而寫一百八人言動性情。其狀判然各別。不相混也。水滸傳純用俗語。語皆自然。其一百八人乃由宋宣和遺事所載三十六人增衍而成。三國演義文語相參。字句亦均愜適。所記不盡按據陳志。乃采各種傳記貫串組織。言皆有本。知者許其博雅。清忠毅公額勒登保。不識漢字。超勇公海蘭察謂之曰。子宜略識古兵法。因取滿文翻譯三國演義授之。額遂爲名將。

耐菴汴人。貫中名本。廬陵人。一云武林人。相傳貫中師事耐菴。而世或稱貫中明人。二書流傳四裔。不但中國人各手一編也。

西遊記。共傳長春真人邱處機著。近人據淮安府康熙初舊志藝文書目。謂爲明時郡人吳承思撰。而毛奇齡據元陶宗儀輟耕錄。謂爲邱著。紀河間因見記中有明代官制。亦謂出於明人。夫古書多爲後人竄益。考據家每喜據一二僞迹。遽將全書判屬後人。難爲信讞也。西遊記所言丹訣甚深。非尋常稗官所辦。惟是書雖演丹訣。其旨實推崇佛法。自呂洞賓張伯端以來。道家往往轉入於釋也。書首楔子詞曰。顯密圓通眞秘訣。借修性命無他說。疑卽指遼僧道殿所撰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也。此書亦白話章回體。廣布中外。

右章回體小說

第十八章 明文學

第一節 總論

文章以學術爲根原。未有學術不昌而文章能茂美者也。明代科舉盛而儒術微。經學非漢唐之精專。性理襲宋元之糟粕。語本明史儒林傳序。二百七十餘年間。作者雖衆。門戶甚多。李東陽所謂求其流出肺腑卓爾自立者。指不能一再屈。懷麓堂詩話。蓋不獨林鴻袁凱爲然也。然一朝文士。卓卓表見者。其源流遷變。明史文苑傳敘最得要領。茲節錄之。其詞曰。

明初文學之士。承元季虞柳黃吳之後。宋濂王禕方孝孺以文雄。高楊張徐劉基袁凱以詩著。永宣以還。作者遞興。而氣體漸弱。弘正之間。李東陽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聲館閣。而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詩文於斯一變。迨嘉靖時。王慎中唐順之輩。文宗歐曾。詩倣初唐。李攀龍王世貞輩。文主秦漢。詩規盛唐。王李之持論。大抵與夢陽景明相唱和也。歸有光頗後出。以司馬歐陽自命。力排李何

王李而徐渭湯顯祖表宏道鍾惺之屬。亦各爭鳴一時。於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至啓禎時。錢謙益艾南英。準北宋之矩矱。張溥陳子龍。擷東漢之芳華。又一變矣。

綜而論之。明初襲元人餘緒。三楊臺閣體。僅爲應用之辭。俱不以宗派自銜。惟前後七子。無秦漢人學術而務效秦漢人文章。遂成僞體。夫文章以寫性真。體格隨時變化。馬班不摹典誥。李杜不襲風騷。李何等不論真僞工拙。惟標揭時代以爲歸墟。殆不知文學爲何物者。至禁讀唐以後書。尤悖謬。故才力雖富。造述雖勤。不能達意立誠。垂諸不朽。後世論定。其文等於覆瓿。惟詩則間有取之者耳。歸氏資稟。未必遠勝於七子。而率由中道。發揮天才。遂爲一度正宗。下啓清世桐城文派。

第二節 古文学家

明初文學。首推宋濂。濂字景濂。號潛溪。金華人。從吳萊柳貫黃潛遊。元至正

中。薦授翰林編修。以親老辭。入龍門山著書十餘年。明徵之。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太祖廷譽之曰。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誦一人之短。始終無二。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然其後長孫慎坐胡惟庸黨。太祖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卒年七十二。正德中諡之曰文憲。史稱其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高麗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其文集。所著宋學士全集三十六卷。又未刻集二卷。傳於今。

濂爲修纂元史總裁。元史在諸史中爲最下。論者以爲倉猝成書故也。濂爲文亦恆以載道自期。仿七發爲志釋一篇。又爲七儒辨。六經論。俱所以明其本懷者也。濂文旣喜談道。殊乏韻味。才鋒平鈍。每病尢蔓。在當時雖傑出。而欲以上繼遺山。追攀唐宋大家。難矣。其太古正音序。頗鮮潔有致。茲節錄之如次。

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趨其門。余尤慕之。以爲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

入國朝。余旣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樂音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豫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論辨。冷君間抱琴爲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益焉而春煦。寥乎悲鴻吟。而鶴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砮砮乎水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虞夏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實。而田野耆耄乘車曳屣嬉遊笑談。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爲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欲從而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旣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

同時劉基文學。居濂之次。基博涉百家。尤精於象緯。其學術經濟。似耶律楚材。劉秉忠。而文詞典贍。所著郁離子。欲希蹤淮南抱朴。基文神鋒豁露。與濂才性

不同。基字伯溫。青田人。官至弘文館學士。封誠意伯。卒年六十五。正德中追諡文成。文集二十卷傳於今。

與濂基相亞者。有王禕。張孟兼。禕字子充。義烏人。與濂同游黃潛之門。同爲修元史總裁官。所著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傳於今。其文醇朴而宏肆。有北宋遺風。太祖嘗語濂曰。浙東人才。惟卿與王禕。才思之雄。禕不如卿。學問之博。卿不如禕。孟兼名丁。以字行。浦江人。基嘗爲太祖言。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卽臣基。又次卽孟兼。今存白石山房逸稿二卷。清四庫提要稱其詩文儒雅清麗。具有體裁。而雄駿之氣。隱隱然不可遏抑。

海寧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蜀獻王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事惠帝。爲文學博士。燕兵入。帝自焚。成祖召令草詔。抗節不屈。被磔諸市。宗族親友前後坐誅者數百人。其門下士有以身殉者。考孝孺受業於宋濂。工文章。史稱其醇深雄邁。每一篇出。海內爭相傳誦。永樂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門人王稔潛錄之。今存遜

志齋集二十卷。清四庫提要謂其文縱橫豪放。出入於東坡龍川之間。中如行周禮復井田之類。迂儒謬論。時時有之。吾嘗喜其答葉教諭書。論求人作序。足爲俗士箴砭。茲節錄之。其詞曰。

且古之所謂序云者。蓋以明作者之意。如詩書篇端。皆有小序。而復有大序。加其首者是也。小序或出於史臣。或出於後之賢士大夫。序之作者。皆古之聞人。然其中得其言而遺其意。執其意而失其事。往往爲經文之累者。亦不少。則序之無益。亦已明矣。自詩書以下。作者莫不有序。或同志指其德業之所至。或門人故交發其所蘊。而歎息其遭逢。初非有求於人。而司馬遷班固揚雄之儔。又直自述己意。以抒其奇傑之才。固未嘗有待於外也。唐人之能詩者。莫如李白杜甫。甫詩當時無序者。白詩李陽冰於其既沒。嘗爲作序。然其有無。不足爲二子輕重。而序者反託之以傳。惟韓退之偶然一言。推尊二子。至今誦退之之文。而知李杜之不可及。夫執事之詩信美而可傳。則不求於人可也。或自

存其意可也。以待後之是非可信。萬世如退之者之一言亦可也。何其擾擾於世俗之求哉。

明初編纂類書。名曰永樂大典。與近代文學最有關係。先是成祖諭解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卽日上封事萬言。其一款曰。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抄輯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請得執筆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永樂初。縉等遂奉勅編文獻大成。旣竣。成祖以爲未備。復勅姚廣孝等重修。四歷寒暑而成。更名爲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九百卷。成祖製序。卷帙太繁。不及刊布。嘉靖中復加繕寫。其書今皆散佚。然清世編錄四庫全書。於大典多所資取也。縉字子紳。吉水人。

永樂以後。數十年間。海內無事。而楊士奇。楊榮。楊溥。並以儒流。平章大政。更

歷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號稱三楊。均擅詞藝。當時名之曰臺閣體。士大夫競相摹擬。漸流爲庸庸。遂授李夢陽等以口實。三楊文學。士奇稱最。東里文集九十七卷。別集四卷。傳於今。爲文師法。其鄉歐陽公。紆餘委備而不甚費力。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位至華蓋殿大學士。壽八十卒。榮字勉仁。建安人。位至文淵閣大學士。卒年七十。所著楊文敏集二十五卷。委蛇和雅。有富貴福澤之氣。與山林枯槁者殊。溥字弘濟。石首人。官武英殿大學士。與士奇榮共典機要。卒年七十五。當時以居第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而溥嘗自署郡望曰南郡。因目爲南楊。三楊聲望相匹。皆富貴老壽。惟文學則榮溥不及士奇。

弘正間。李東陽文章導源唐宋。健於三楊。主持壇坫三四十年。所著懷麓堂集一百卷。傳於今。洎李夢陽之徒起而與之相軋。光燄漸微。而後來王唐蹊徑實與相通也。東陽字賓之。號西涯。茶陵人。華蓋殿大學士。卒年七十。

明代學者。王守仁最爲卓越矣。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官至兵部尙書。封新建

伯。卒年八十五。謚文成。嘗築書屋於陽明洞講學。故世稱陽明先生。陽明之學。以致良知爲號。實則禪也。宋儒陰用禪而深以佛爲諱。至陽明則詞氣沛然。其語錄及與人論學書牘。不復可揜飾。然不能遂謂其學根本與程朱異也。惟晚年密語門下以無善無惡心之體。至自歎爲天機洩漏。斯則可笑者耳。狂謬如武宗。律以春秋之義。君子當去之以孤惡君。而陽明乃爲之效忠。殺人盈野。昔者仁人不聞伐國。至聖不對問陳。陽明之良知。何若是乎。陽明文詞雅健有光采。上承宋濂方孝孺之遺韻。而開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之先聲。茅坤云。王文成公論學及記學諸文。程朱所欲爲而不能者。江西辭爵及撫田州諸疏。唐陸宣公宋李忠定公所不逮也。王文成全書三十八卷。傳於今。

李夢陽排舐前賢。倡言復古。主張不讀唐以後書。然其所爲文。割裂剽襲。不成章句。王荆公所謂可憐無補費精神者也。王慎中乃起而矯之。慎中初亦高談秦漢。已而悟摹擬形似之非。盡焚舊作。反而求之歐曾。唐順之初不服其說。久乃

變而從之。又有陳束。李開先。熊過。任瀚。趙時春。呂高。與王唐相和。並稱爲嘉靖八才子。慎中字道思。晉江人。所著遵巖集二十五卷。順之字應德。毗陵人。所著荆川集十二卷。自王唐以古文倡。李夢陽何景明之集。幾遏而不行。其後李攀龍王世貞起而重理李何墜緒。力排王唐。卒不能掩也。及歸有光之業。旣昌。李何李王之文。益爲世所擯廢。莫復道之矣。

王慎中師倣歐曾。唐順之則定以韓柳歐三蘇曾王八家爲法。歸安茅坤於是選刻八大家文鈔。盛行海內。鄉里小生。無不知茅鹿門者。鹿門。坤別號也。歸有光沿用王唐矩矱。而原本經術。好太史公書。得其神理。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官至南京太僕丞。卒年六十六。所著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傳於今。錢謙益有歸氏文集題辭。茲節錄之如下。

熙甫生與王弇州同時。弇州世家膺仕。主盟文壇。海內望走如玉帛職貢之會。惟恐後時。而熙甫老於場屋。與一二門弟子自相倡歎於荒江虛市之間。

嘗爲人敘其文曰。今之所謂文者。未始爲古人之學。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詆排前人。弇州笑曰。妄誠有之。庸則不敢聞命。熙甫曰。唯庸故妄。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年頗自悔其少作。亟稱熙甫之文。嘗讚其畫像曰。風行水上。渙爲文章。風定波息。與水相忘。千載有公。繼韓歐陽。子豈異趨。久而自傷。其推服之如此。而又曰。熙甫誌墓之文絕佳。惜銘詞不古。推公之意。其必以聱牙詘曲不識字句者爲古耶。不獨其護前仍在。亦其學問種子。埋藏八識田中。所見一差。終其身不能改也。如熙甫之李羅村行狀。趙汝淵墓誌。雖韓歐復生。何以過此。以熙甫追配唐宋八大家。其於介甫子由。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士生於斯世。尙能知宋元大家之文。可以與兩漢同流。不爲俗學所漸滅。熙甫之功。豈不偉哉。

謙益爲文。與有光體格不同。而持論如此。至清代桐城諸老。實以有光爲師法。故推尊之以上繼唐宋八家。四庫全書震川文集提要云。必謂其方軌韓歐。談

何容易。然根柢醇厚。法度謹嚴。不謂之古文正傳不可也。古文辭類纂登歸文三十餘首。然歸氏陶庵記神理最優。附載於左。

余亦好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爲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下。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動於眉眄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顏淵。而責子路之慍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冲和。瀟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於窮。而直以窮爲娛。百世之下。諷詠其詞。融融然塵渣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於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爲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於外。飢寒切於身。而情性不撓。則於晉宋間。真如蚍蜉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間。予不敢望於邵。而獨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庵云。

第三節 詩家

劉基以有用之學。出爲帝佐。輔翊治平。而詞章亦復佳勝。其詩沈著頓宕。自成一家。可亞高啓。足稱開國元音。茲錄其五言一首。亦魏徵述懷之類也。

感懷

劉基

我有綠綺琴。其材出空桑。金徽映玉軫。音韻鏘琳瑯。上弦感薰風。下弦來鳳凰。世耳不欲聞。子期今則亡。願持獻重華。路阻川無梁。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居吳淞江之青邱。自號青邱子。洪武初被薦。召修元史。教授諸王。擢戶部右侍郎。自陳年少不敢當重任。賜白金放還。嘗賦詩諷刺。帝嫌之。未發也。及歸。知府魏觀以改修府治獲譴。帝見啓所作上梁文。因發怒。腰斬於市。年三十有九。所著大全集十八卷。彙藻集五卷。清四庫提要云。啓天才高逸。實據明一代詩人之上。其於詩擬漢魏似漢魏。擬六朝似六朝。擬唐似唐。擬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振元末纖穠縟麗之習而返之於古。啓實爲有力。然行

世太早。殞折太速。未能鎔鑄變化自爲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啓爲何格。此則天實限之。非啓過也。趙翼甌北詩話云。高青邱才氣超邁。音節響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論者推爲開國詩人第一。要其英爽絕人。故學唐而不爲唐所囿。後來學唐者。李何輩。襲其面貌。仿其聲調。而神理索然。則優孟衣冠矣。按啓詩七律尤精警。采錄一首如次。

送沈左司從汪參政分省陝西汪由御史中丞出

重臣分陝去臺端。賓從威儀盡漢官。四塞河山歸版籍。百年父老見衣冠。函關月落聽雞度。華岳雲開立馬看。知爾西行定回首。如今江左是長安。

右詩甚似昌黎和盧曹長元日朝回之作。其哀某亡將句云。殘卒自隨新將去。老親空見舊奴歸。天界寺句云。萬履隨鐘集。千燈入鏡流。此皆如李衛公所謂譬諸日月光景常新者也。古體如青邱子歌。京師苦寒等篇。則冶唐宋於一爐。實風雅之正軌也。

與啓齊名者。楊基孟載。張羽來儀。徐賁幼文。稱爲四傑。而李何獨推袁凱景文。以爲詩家之冠。後世論定。謂諸人均非啓匹也。

長洲姚廣孝。以比丘爲成祖謀主。竟奪惠帝之國。雖未足上比劉秉忠。然不可不謂爲異人。故工詩。明志著錄其逃虛子集十一卷。史稱廣孝洪武中作京口懷古詩。釋宗泐見其搖膝高吟。笑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斯道廣孝爲僧時字也。其詩風致深雅。附錄如后。

譙櫓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雕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前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埜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

李東陽才力雖不甚雄。而華實相扶。典型具在。茶陵派系。流衍當年。良有以也。夫文學爲時代之精神所表現。明初開剏規模。潛溪青田青邱俱有博大昌明氣象。永樂以後。至於弘治。百年之間。老成當國。治至小康。故東里西涯。爲平鬯雅正之辭。而士大夫相悅以效之。洎正德時。八黨用事。朝政遂亂。嗣斯以降。講學議

政黨派競興。而文學界中。亦有前後七子者。標名號。擁徒屬。以與天下爭名。

弘治正德年間。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號爲七才子。皆卑視一世。而夢陽尤甚。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譏李東陽等爲萎弱。所著空同集六十六卷。清四庫簡明目錄云。明一代文章體裁。自夢陽而變。文章門戶。亦自夢陽而分。毀譽交爭。迄無定軌。平心而論。其詩才力富健。誠足籠罩一時。而摹擬有痕。刻畫過甚。亦開剽竊之風。其文則故作聱牙。以艱深文淺易。夢陽字獻吉。慶陽人。景明字仲默。信陽人。所作大復集三十八卷。清四庫簡明目錄云。李夢陽倡復古之論。景明和之。然二人天分各殊。取境稍異。故論詩諸札。往復相持。究極而論。摹擬之弊。二人所短略同。至夢陽雄闊之氣。景明諧雅之音。亦各有所長。按史稱李何兩人爲詩文。初相得甚歡。名成之後。互相詆譏。夢陽主摹倣。景明則主剗造。各不相下。兩人交遊。亦遂分左右袒。

嘉靖隆慶年間。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復號爲七

才子。諸人。多少年氣銳。視當世無人。初倡詩社。尙有李先芳。吳維岳。已而擯之。其始以榛爲社長。及攀龍名大熾。與榛絕交。世貞輩遂削榛名於七子之列。然當時稱詩指要。實自榛發也。榛字茂秦。臨清人。終於布衣。有四溟集十卷。詩家直說二卷。攀龍字子鱗。歷城人。所著滄溟集三十卷。世貞字元美。太倉人。所著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續稿二百七卷。讀書後八卷。均傳於今。攀龍少有狂生之目。持論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爲唐詩選序。謂唐無五言古詩。於當代獨推李夢陽。諸子翕然和之。其爲詩務以聲調勝。所擬樂府。或更古數字爲己作。文則聱牙戟口。讀者至不能終篇。世貞亦紹述何李。持論與攀龍同。並謂大曆以後書勿讀。然晚年病亟時。劉鳳往視。見其手蘇子瞻集。諷翫不置也。極喜標榜。集中有前五子。後五子。廣五子。續五子。末五子。等目。天下以王李並稱。又與李夢陽何景明並稱。何李。王李。攀龍歿。世貞獨操文柄二十年。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諛者至謂爲詩家集大成之。

尼父世貞又號鳳洲。平生考覽精博。其筆記書後等作。殊有可觀。

萬曆時。公安袁宗道與其弟宏道中道。爲詩文主妙悟。尙清真。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子瞻。名其齋曰白蘇。學者多舍王李而從之。目爲公安體。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曰。傳有言。琴瑟旣敝。必取而更張之。詩文亦然。不容不變也。隆萬間。王李之遺派充塞。公安昆弟起而非之。以爲唐自有古詩。不必選體。中晚皆有詩。不必初盛。歐蘇陳黃各有詩。不必唐人。唐詩色澤鮮妍。如且晚脫筆硯者。今詩纔脫筆硯。已是陳言。豈非流自性靈與出自剽擬。所從來異乎。一時聞者渙然神悟。若良藥之解散而沈疴之去體也。

公安體行時。爲空疏者所依託。流於淺率。間雜以俚語嘲諷。於是竟陵鍾惺。譚元春。復矯之變而爲幽深孤峭。評選唐人之詩爲唐詩歸。又評選隋以前詩爲古詩歸。鍾譚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然兩人學不甚富。識解多僻。大爲通人所譏。以上所述。皆取其於歷史爲最顯要者。實則一代之中。不以宗派家數自鳴。

者。未嘗無佳製。選明詩者。朱彝尊明詩綜。叙錄最詳。沈德潛明詩別裁。亦簡采菁華。足備尋覽。

第四節 戲曲

明人之曲。雖不及元人。而作者亦不少。前七子如李夢陽。王九思。康海。均能爲北曲。吳中文士若祝允明。唐寅。俱善南曲。崑山魏良輔。則改造崑曲。而曲家名最高者。斷推臨川湯顯祖。顯祖字義仍。萬曆癸未進士。官南禮部主事。知遂昌縣。有玉茗堂集。文十五卷。詩十六卷。續虞初志八卷。所作南曲。以牡丹亭還魂記。獨出冠時。又有邯鄲夢。紫釵記。爛柯記。世合稱之爲臨川四夢。雖用韻任意。不合曲譜。顧其才情自足不朽也。人或勸顯祖講學。笑答曰。諸公所講者性。僕所言者情也。當日婁江女子俞二孃。酷嗜其詞。斷腸而死。顯祖作詩哀之云。書燭搖金閣。眞珠泣繡窗。如何傷此曲。偏只在婁江。又孫仁儒之東郭記。阮大鍼之燕子箋。春燈謎。亦俱行於當時。然不能如牡丹亭之家。弦戶誦也。惟李日華改北曲西廂爲南

曲頗盛演於歌場。

太和正音譜一書。顧曲者咸取之。譜爲寧王權所製。權。太祖第十六子。洪武中。就封大寧。永樂元年。改封南昌。

第五節 八股文

列朝舉子業。本不足預於文學。惟八股文肇端於宋人經義。施行至清末乃廢。數百年中。普及方夏。言歷史者。不容不一及之也。八股文。明人爲之最工。幾如唐人之詩。元人之曲。其高者。恆根據經史。胎息於古文。然爲之既久。更治古文。則每爲所累。不能振拔。清代古文家。不惟桐城諸老。胥受八股文之陶鑄。包世臣勸凌曙治經學。當先誦嘉隆制藝三十首。每首以三百過爲度。（見所著凌君墓表）。足見其爲風氣所囿者。亦已深矣。

八股文理法深細。殆非後生未習者所克猝喻。明代作者。前稱王鑿唐順之。後稱歸有光胡友信。萬曆末。場屋文腐敗。至天崇間。起而振之者。有金聲黃淳。釀之。

而江西艾南英。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四人。以時文名天下。刻所作文行之世。世人翕然歸之。稱爲章羅陳艾。俗又稱爲江西派。明史均列諸文苑傳。

第四編 近世文學史

第十九章 清文學

第一節 清代文學昌盛之由

清代詩古文詞曲。均不逮宋元。惟考據之學。駢體文。則真能度越往代。而各種學術。各體文詞。爲之者皆衆。其小立規模。輒成家數者林立。故近世文學不可不謂爲極昌也。最盛時期。咸稱乾嘉。推尋其致此昌盛之因。一則由於明末遺獻之啓發。二則由於清朝諸帝之培養。

餘姚黃宗羲之於性理。崑山顧炎武之於考據。常熟錢謙益之於詞章。其陶鑄清代儒士者最深。宗羲字太沖。又號梨洲。父尊素。以劾魏忠賢下獄死。思宗卽

位。宗羲袖長錐入都訟冤。刺許顯純血流被體。殺當時二牢卒。哭祭獄門。清兵南下。糾合數百人號世忠營。軍潰亡命。康熙間屢徵不起。會修明史。詔浙中督撫鈔其著述。關史事者送京師。當局延其子及門人任纂修。有大議。總裁恆手書咨乞審正而後定。卒年八十六。其學受諸劉宗周。出入白沙陽明之間。而綜貫經史百家。與關中李顥。容城孫奇逢。號海內三大儒。著述甚富。其集名南雷文定。文約。而不朽之作。厥惟宋元儒學案。明儒學案。其明夷待訪錄二卷尤爲世所傳誦。炎武字寧人。號亭林。又自署蔣山傭。本名絳。從父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以炎武爲嗣。母王曾斷指療姑疾。明亡。年六十矣。不食死。遺命勿事二姓。炎武密懷興復之志。奔走四方。六謁思陵。乃卜居華陰。卒年六十九。康熙中大臣屢薦欲起之。至以死辭。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錄史傳圖經公移邸鈔。下至說部。之有關民生利病者。參以躬所聞見。曰天下郡國利病書。別一編曰肇域志。殫精韻學。撰音學五書。晚益篤志六經。謂經學卽理學。炎武於經學小學輿地經濟。未必及

後來專門諸家之精詳。然而筆路藍縷。實爲清代文學之先導。所撰日知錄三十卷。凡經史粹言皆具焉。學者家有其書。當時顧黃並稱。顧黃固邃於學。而文筆並皆工善。顧詩亦不媿作者。

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明末爲禮部尙書。清世祖定江南。謙益出降。仕爲禮部侍郎。兼祕書院學士。未幾稱疾歸。里居十六載。卒。年八十三。謙益於詞章宏通博辨。其緒論裨益於文士孔多。刊行歸震川文集。箋註杜詩。皆所以變革敝風。昭示正軌。其自作古近體詩。出入李杜韓白蘇陸元虞之間。才力雄健。而學問之淵博。又足以副之。沈德潛纂清詩別裁。本以爲冠。高宗方剏製貳臣傳。誅貶清初降人。因斥責德潛。命重鋟板。乃不復登謙益一字。謙益著有初學。有學等集。於天台宗教說。亦甚精熟。譟楞嚴蒙鈔。乾隆時悉詔燬之。禁其流傳。自古文人。其行誼每有不堪問者。然清高宗之痛惡謙益。又別有故。尙論者不應緣此而遂薄其藝。至若邵長蘅欲翻謙益之論。而纂何李王李四家詩選。則如晨曦已麗於霄。而猶欲爲

流螢炫其輝耀者也。

商邱侯方域朝宗。寧都魏禧冰叔。俱工古文。世稱侯魏。方域倡韓歐學於舉世。不爲之日。有壯悔堂集行世。其文以才氣勝。雄悍超軼。而爲志傳能寫生。得遷固神理。禧有文集。日錄。左傳經世等書。好左氏傳及蘇洵。其文不名一體。奧衍精卓。切於事理。所著地獄論絕佳。兄弟三人並有聲。世稱寧都三魏。禧爲魏叔子。易堂九子之領袖也。侯魏文有真氣。無八股文結習。太倉吳偉業駿公。有梅村詩文集四十卷。詩哀感頑豔。歌行尤工。流播九州。二百餘稔。迄未間歇。斯皆天留碩果。爲新朝文苑樹之根荄者也。惟衡陽王夫之而農。所學亞於顧黃。文采亦足以遠耀。而竄伏石船山窟。遺書至同治年間乃流布。於當時無甚影響云。

前清雖屢興文字獄。誅戮儒流。然其培養藝林。亦殊殷摯。章仁憲純諸帝。均博學能文。求書訪士。大集耆英。纂修明史。兩開特科。網羅俊彥。又批評通鑑綱目等書。以著褒貶之定論。撰輯字典佩文韻府淵鑑類函諸籍。以資普通檢查。編四

庫全書。計萬餘種。特於南北要地。分建七閣。各令寫藏全書一分。誘全國以縱覽。當是時也。湖海小文。每采聞於禁內。布衣篤學。或下問其升沈。方苞在南山集案中。法當族誅。聖祖特宥之。命以白衣入直南書房。世宗在潛邸時。馳書二千里。延致太原秀才閻若璩。握手賜坐呼先生。內外競承風旨。迎師揖客。名一藝者無不庸也。故二百七十年間。士爭奮於文學。

第二節 古文家

明末清初。南昌王猷定。新建陳宏緒。徐世溥。歐陽斌元。均能古文。掃除前後七子公安竟陵餘習。別開風氣。而隱居不仕。其後論者復推長洲汪琬。以爲接迹唐歸。勝於侯魏。琬字茗文。號鈍翁。官翰林院編修。著有鈍翁類藁。堯峯文鈔。慈谿姜宸英湛園。武進邵長蘅子湘。俱以古文名。評家恆以與侯魏相衡量。洎桐城方苞以義法倡。劉大櫚姚鼐先後繼起。遂成派別。國中爲古文者。大都崇奉之矣。苞字靈皋。號望溪。官至禮部侍郎。生於康熙七年。卒於乾隆十四年。壽八十

二、清初言古文。多稱錢謙益。苞詆錢文穢惡如其人。獨倡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不喜班史及柳文。條舉所短而詆之。嘗謂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又曰。言有序。言有物。有序要矣。有物尤要。苞喜說經。而不遵用漢唐家法。以注疏爲膚淺。解儀禮十易稿。但苦讀冥思。自謂創通其義。造述雖勤。終爲經師所擯絕。著有望溪文集。其志不專在古文。然世士好桐城派。尤尙望溪文者。實以其近於制藝。利於公牘。至其所主義法之說。錢大昕曾駁論之。茲附載其詞於左。

錢大昕與友人書

前晤吾兄。極稱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爲最。予取方氏文讀之。其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模。視世俗尢蔓揉雜之作。固不可同日語。惜乎其未喻古文之義法爾。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

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於親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寄託而宣之於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所紀而略之。以爲文之義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誦歐公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不若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之熟。遂謂功德之崇不若情詞之動人心目。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爲王杜之誌。亦將舍其勛業之大者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了之乎。六經三史之文。世人不能盡好。間有讀之者。僅以供場屋餽釘之用。求通其大義者罕矣。至於傳奇之演繹。優伶之賓白。情辭動人心目。雖里巷小夫婦人。無不爲之歌泣者。所謂曲彌高則和彌寡。讀者之熟與不熟。非文之有優劣也。以此論文。其與孫鑛林雲銘金人瑞之徒何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使之增多。左氏之繁。勝於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論也。太史公。漢時官名。司馬談父子爲之。故史記自序

云。談爲太史公。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報任安書亦自稱太史公。公非尊其父之稱。而方以爲稱太史公曰者。皆褚少孫所加。秦本紀田單傳別出它說。此史家存類之法。漢書亦間有之。而方以爲後人所附綴。韓退之撰順宗實錄。載陸贄陽城傳。此實錄之體應爾。非退之所創。方亦不知而妄譏之。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何有。昔劉原父譏歐陽公不讀書。原父博聞誠勝於歐陽。然其言未免太過。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文之波瀾意度近於古而喜之。予以爲方所得者古文之糟魄。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卻以時文爲古文。方終身病之。若霖可謂洞中垣一方癥結者矣。

大樞字耕南。號海峯。康熙末。方苞見其文。語人曰。如苞何足言。同里劉大樞。乃今世韓歐才也。官黟縣教諭。卒年八十三。文喜學莊子韓昌黎。峻潔而饒氣韻。並工詩。著有海峯詩文集。其井田論。焚書辨。有特識。然論者恆抑之於方姚下。

鼎字姬傳。從世父範學。謂義理考證文章三者闕一不可。別受古文法於海峯。并治古近體詩。官刑部郎中。爲四庫纂修官。乞養歸。主講梅花鍾山紫陽敬敷諸書院。凡四十年。嘉慶二十年卒。壽八十五。著有惜抱軒集。集中贈錢獻之序與魯賓之論文諸書。皆其宗旨所在也。其它造述甚多。而古文辭類纂一書。與百餘年來文學最有關係。蓋所謂桐城派者。自是乃昌衍於東南。王先謙所謂由其道而名於文苑者以數十計也。姚纂大旨。在撥棄文選。祖唐茅舊說。表章八家。而以上接秦漢。復推歸方爲八家嗣。

嘉道間。涇縣包世臣慎伯。仁和龔自珍定庵。邵陽魏源默深。均善學子書。世目爲不立宗派古文家。包氏極不以桐城派爲然。茲節錄其藝舟雙楫論文如左。然古文自南宋以來。皆爲以時文之法。繁蕪無骨勢。茅坤歸有光之徒。程其格式。而方苞系之。自謂真古矣。乃與時文彌近。（讀大雲山房文集）

自前明諸君泥子瞻文起八代之言。遂斥選學爲別裁僞體。良以應德順

甫熙甫諸君。心力悴於八股。一切誦讀。皆爲制舉之資。遂取八家下乘橫空起。議照應鈎勒之篇。以爲準的。小儒目昧。前邪後許。而精深闕茂。反在屏棄。足下試各取其全集讀之。凡爲三百年來選家所遺者。大抵皆出入秦漢而爲古人真脈所寄也。其與選學殊塗同歸。（再與楊季子書）。

其離事與禮而虛言道以張其軍者。自退之始。而子厚和之。至明允永叔乃用力於推究世事。而子瞻尤爲達者。然門面言道之語滌除未盡。以致近世治古文者。一若非言道則無以自尊其文。夫事無大小。苟能明其始末。究其義類。皆足以成至文。固不必悉本忠孝。攸關家國也。凡是陋習。染人爲易。而熙甫順甫乃欲指以爲法。豈不謬哉。（與楊季論文書）。

尊論有物有序是矣。然以搭架式起腔調當有序。則世臣所未喻也。自八股取士之後。士人進身以此。少小誦習先正時文。稍長則讀八家之近於時文者以資潤澤。來諭疑世臣以八家爲不足觀。似不應誕妄至是。惟不能自

瞋其目。孽歸方之祛以求塗耳。（復李祖陶書）

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專闡揚桐城派。錄姚氏以下各家甚備。姬傳之後。上元梅曾亮伯言爲鉅子。曾亮本善駢體。感於管同之言。而更治散文。故詞筆特雋。有柏枧山房集。

陽湖惲敬子居。有大雲山房集。敬雖未能果成爲陽湖派。而其文精察廉悍。得力子史。所造與方姚之徒迥殊。巴陵吳敏樹南屏。爲文氣韻清逸。譚史記別鈔。歸震川文別鈔。以明宗尙。不喜姚氏。比之以呂居仁。訟言已非桐城派。著有梓湖文集。集中有與篠岑論文派書。

湘鄉曾文正公國藩。字滌生。撰聖哲畫像記。登姚氏於三十二人之列。自謂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然曾公文雄奇瑰瑋。不類方姚。卽所見亦異。姚氏聞人以文選爲學。諳爲大謬。不足與言。（見惜抱軒尺牘）而曾公平生酷好文選。至老苦讀。古文辭類纂不錄經史子書。以歸方上續八家。而曾公別輯經史百家雜

鈔。作文譏貶震川非方苞之倫。又與吳南屏書。言非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雅不欲溷入梅郎中後塵。曾公文集中有歐陽生文集序。述桐城派綦詳。

文學隨時勢之需要而變遷。漢儒說經。緣於利祿。唐尙選舉。以資詩賦。宋元明清試士用策論經義八股。故八家歸方以適時而代興。清季廢八股用策論。報紙之橫議。森起。變法之奏章。爭上。於是操觚之士。不復能墨守桐城。而龔自珍魏源之遺書。風靡一世。章學誠善論文史。然詞筆平允。不能與龔魏齊驅也。惟南中雖莊枕龔魏。河北仍有肄方姚之業者。則以桐城吳汝綸。擊甫。武昌張裕釗。濂亭。講授其間也。汝綸裕釗俱受業曾公。而守方姚之義法甚篤。

第三節 詩家

清初詩人。錢吳以後。有南施北宋。施閨章。愚山。安徽宣城人。宋琬。荔裳。山東萊陽人也。然一代正宗。咸推王士禛。論者謂士禛之在清。如宋之東坡。元之道園。明之青邱。士禛字貽上。號阮亭。別自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曾至刑部尙書。康

熙五十八年卒。壽七十有八。著有帶經堂等集。筆錄詩話及編選之籍。卷帙甚豐。門人纂其詩爲漁洋精華錄。惠棟。金榮。各爲之訓箋。高宗嘉其績學。工詩。特賜謚文簡。以爲稽古者勸。士禎有幹濟風節。文亦雅潔。徧游秦晉洛蜀閩越江楚。采訪登臨。一發之於詩。故其詩能盡古今之奇變。蔚然爲一代風氣所歸。年二十八。以詩贄於錢謙益。謙益一見欣然爲之序。有與君代興之語。又贈長句。有云。騏驥奮蹴踏。萬馬暗不驕。勿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蓋用宋濂贈方孝孺語也。士禎極感其知獎。

漁洋詩派。專尙神韻。嘗依司空圖嚴羽之說。錄盛唐詩尤雋永超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爲唐賢三昧集。而不登李杜一字。蓋漁洋八歲卽從兄士祿受裴王詩法也。竊謂詩與文異。職在緣情賦景而已。不應以辨理紀事并責之。三百篇可按也。夫琴瑟無耕耨之用。亭臺非寢處所宜。物各有所當也。李杜雖雄。實詩之變。後來短漁洋者。大都以其神韻天然。而不能載物。此非知詩之原者也。益

都趙執信。舐排漁洋最力。著有聲調譜。談龍錄。以明同異。然執信獨服常熟馮班。見班所作。至具朝服下拜。嘗展班墓。以私淑門人刺卽冢前焚之。其言行輕狂多此類。執信妻漁洋甥女。漁洋愛其才。雖與齟齬。不以爲亢也。

當時與漁洋齊名者。朱彝尊。錫鬯。秀水人。又號竹垞。官翰林院檢討。引疾歸。家居十有九年卒。壽八十有一。所著曝書亭集等書五百餘卷。學術閎深。不專以詩名。而詩牢籠萬有。與漁洋並峙。爲南北兩大宗。論者謂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學博而才足以運之。

乾隆時。長洲沈德潛。以詩受知於高宗。待遇優異。官至禮部侍郎。告歸卒。年九十有七。諡文愨。德潛年六十六始舉於鄉。七十始授編修。高宗嘗於南邦黎獻集中見其詩。因稱爲老名士。時與酬和。歷校御製詩。時爲之修飾。德潛字確士。號歸愚。選有古詩源及唐詩明詩清詩三種別裁。少受業於吳江葉燮。論詩主格調。而所作顧鮮驚心動魄之詞。士大夫慕其光寵。交手共推爲宗匠。

有稱乾隆三大家者。錢塘袁枚子才。鉛山蔣士銓。蒼生。陽湖趙翼。雲松。枚又號簡齋。所著隨園三十六種。詩主性靈。惟務詞達。而流於輕淺。世俗士女喜之。一時聲勢徧海內外。士銓又號心餘。所著忠雅堂詩。詞旨深雅。翼又號甌北。其詩話敘論頗詳。所爲詩才氣縱橫。而菁華不多。三大家之外。遂寧張問。陶船山。武進黃景仁。仲則。俱天才俊逸。憂憂獨造。清詞麗句。流傳到今。張有船山詩草。黃有兩當軒詩集。

厲鶚。字大鴻。錢塘人。爲詩精深峭潔。截斷衆流。於諸家外自樹一幟。漁洋以後所未有也。大江南北。主盟壇坫。凡數十年。著書甚多。有樊榭山房集。譚宋詩紀事百卷。爲後來言宋詩者所必稽。鶚。康熙庚子舉人。應乾隆鴻博科報罷。無子。歿後。栗主委榛莽中。或取置山谷詞供之。其身世之窮。視王沈所遇。相異遠矣。

湘鄉曾公。論詩甚精。不偏主唐宋。於歷代各名大家咸洞達其闡奧。而言之平通簡易。同光以來。事吟詠者多從其指。南通州范當世肯堂。傳習曾公遺教。工

力至深。古近體均醇而能肆。自云徑須直接元遺山。不當下與吳王班。客北洋幕府時。賦梔子花詩。詠物渾妙。袁凱白燕。未足比倫。當世終於諸生。有范伯子詩集。知者許爲大家。

梔子花

范當世

碧葉銜華孰淺深。人天渾合到如今。一從白地騰枝出。日對青山倚樹吟。光景誰能駐窗隙。吾身眞合老牆陰。朱欄火炙衣塵滿。惜此淵淵抱凍心。

嘉應黃遵憲公度。沈酣子史。欲剏新詩。所作樂府及日本雜詠。以漢唐之麗辭。寫海國之異狀。使其情景一一實現。而律度純乎大雅。殆不可磨滅者也。有人境廬詩鈔行世。

第四節 駢體文家

清人多工駢體文。佳者實能突過隋唐。浙人譚獻嘗云。紀昀四庫全書進呈表。胡天游一統志表。禹陵銘。胡浚論桑植土官書。陸繁昭吳山伍公廟碑文。吳兆

騫孫赤崖詩序。袁枚與蔣苕生書。汪中自序。琴臺之銘。孔廣森戴氏遺書序。阮元葉氏廬墓詩文序。張惠言黃山賦。七十家賦鈔序。孫星衍防護昭陵之碑文。樂鈞廣儉不至說。此十五篇者。皆不媿八代高文。唐以後所不能爲也。然以予考之。猶不止此。選清代駢文者。有吳燾之八家四六文鈔。曾燠之駢體正宗。姚燮之駢文類苑。王先謙之十家四六文鈔。及駢體文類纂。可以觀也。

清代駢文。多半出於漢學家。皆所謂通儒上材也。其根柢蟠深。故詞條鉅麗。非宋明文士所能比擬。以斯藝名家者。宜與陳維崧其年。山陰胡天游稚威。而吳燾所列八家。昭文邵齊燾荀慈。錢唐袁枚子才。吳錫麒聖徵。陽湖洪亮吉稚存。孫星衍淵如。曲阜孔廣森衆仲。武進劉星煒圃三。南城曾燠賓谷。亦均標能擅美。各具門庭。胡氏石筍山房集。洪氏卷施閣。更生齋等集。袁氏小倉山房駢文。吳氏有正味齋駢文。流行甚廣。好洪氏者尤衆。時以與汪中並稱。

汪中字容甫。江都拔貢生。以母老不赴朝考。年五十一卒。著有述學內外篇。

所謂一字千金者也。包世臣稱其文得逸宕於彥昇季友。繫援蘭臺。王念孫謂中合漢魏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宋以後無此作手。中以駢文見推爲清代弁冕。然其散文如傳狀表誌諸篇。亦優於方苞。阮元李兆洛論往古文章尙偶。而駢散無畫然之區分。觀中之文。正如是也。

秀水王曇仲瞿。熟精史傳。才氣奇肆。其文亦駢體中之別調也。乾嘉以降。作者滋衆。然卓爾汪洪。莫能參駕。惟同光時會稽李慈銘恣伯。湘潭王闓運壬秋。萬卷羅胸。爐錘在手。允爲一代後勁。

第五節 詞曲小說

清初工詞者。吳偉業。王士禎。毛奇齡。陳維崧。朱彝尊。彭孫遹。均有專集。彞尊所著及評選之本尤多。自稱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由差近。論者謂竹垞詞有名士氣。淵雅深穩。雖多豔語。然皆一歸雅正。

滿洲納蘭性德。有飲水詞。側帽詞。語皆自得。獨出冠時。小令幾與南唐相亞。

北族有此雋才。亦薩都刺之儔也。性德又名成德。字容若。明珠之子。刊有通志堂經解。世傳紅樓夢中賈寶玉。卽以隱寓成德云。

乾嘉以來。厲鶚撰絕妙好詞箋。張惠言撰詞選。俱爲倚聲家要典。包世臣亦深於詞。見所著管情三義。而是時龔自珍所爲長短言最善。李慈銘好龔氏詩文。而謂詞非所知。斯論蓋倒置矣。龔文無法。詞實當行。

同光間。閩中謝章铤。著賭棊山莊詞話。粵西王鵬運校刻詞韻及宋名家詞。王謝詩餘俱工。而萍鄉文廷式貫串九流。遁爲小技。所作雲起軒詞。意境深博。欲合蘇辛周柳爲一家。

曲家最顯者。李漁笠翁。有十種曲。孔尙任云亭。有桃花扇。小忽雷。二傳奇。桃花扇。或以爲可嗣玉茗。洪昇昉思。有長生殿。尤侗西堂。有桃花源。黑白衛。洪尤之作。當時均授優伶。管弦甚盛。侗名尤高。嘗刻堂楹曰。眞才子章皇天語。老名士今上玉音。蓋紀實也。侗。長洲人。官翰林院檢討。卒年八十二。著述百餘卷。

蔣士銓有紅雪樓九種曲。九種者。香祖樓。空谷香。桂林霜。一片石。第二碑。臨川夢。雪中人。冬青樹。四絃秋也。蔣氏才性雅正。熟於史籍。曲與其詩同。臨川夢中有說夢一段。歷舉人生苦諦。富貴神仙。皆不足求。在傳奇中。亦獅子吼也。惟嗣此文人製曲。不付梨園。別有漢調秦腔。最爲鄙倍。歌曲之變。斯已極乎。至於吳中灘簧。河北大鼓書。實爲平民文學之一種。莫能廢也。

明人喜評點文籍。李贄好奇。乃以施諸小說。清初金聖歎效之。遂專以評點小說成名。其論謂天下才子書有六。一莊子。二離騷。三史記。四杜律。五水滸傳。六西廂記。悉加詳批。又序三國志演義。有第一才子書之目。其水滸西廂兩種。流行方夏。幾二百年。論者以爲誨盜誨淫。社會實隱受其害。聖歎名唱。一名人瑞。長洲人。明時爲諸生。本姓張。名采。後以聚衆哭廟抗糧被誅。

白話章回體小說。以紅樓夢爲冠。識字士女。莫不披覽。異族殊邦。並皆翻譯。作者爲曹雪芹。相傳八十回以後爲高蘭墅所補。近人爲是書考證者甚詳。不能

備舉。

傳狀體小說。聊齋志異第一。作者濟南蒲松齡留仙。漁洋山人極爲贊美。觀奕道人雖有貶議。而稱爲才子之筆。自謂不能逮留仙萬一也。（見姑妄聽之盛時彥跋。）蒲氏有文集。顧遠不及誌異。

筆記體小說。則閱微草堂筆記五種。非雅士不知好也。李慈銘云。其中名理湛深。識議過於干令升顏黃門。考古說理。每下一語。必溯本原。間附小注。原本六書雅訓。一字不苟。平生論學之旨。於四庫提要未盡者。悉於是書發之。（見越縵堂日記第二十五冊第五十一冊。）作者河間紀昀。字曉嵐。別號觀奕道人。官至禮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壽八十有二。諡文達。撰四庫全書提要及簡明目錄。曠代鴻儒也。不輕著書。自詩文集外。惟以五種筆記自託。書始於乾隆己酉。歷十稔。至嘉慶戊午乃成。紀公時年七十五。

第六節 考證及翻譯

考證。性理。均學術史之所詳。本編不能備列。然清儒以考證爲特長。二千年來所僅見。關係於詞章亦綦深也。江藩漢學師承記。阮元清史儒林傳。具載其淵源良悉。論者恆以太原閻若璩爲上首。尊休寧戴震爲大師。若璩因宋元明人舊說。考定尙書古文二十五篇爲僞。然蕭山毛奇齡作古文尙書冤詞。謂孔傳僞而古文爲眞。江寧程廷祚作冤冤詞攻毛。而甘泉焦循作尙書孔氏傳補疏。直謂堯典以下至秦誓。其篇固不僞。卽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其說之善者。且非馬鄭所及。武進莊存輿作尙書旣見。亦護古文。是此讞猶難遽決也。戴氏遺書甚多。而世爭譽其孟子字義疏證。原善。震亦以此自負。比於昌黎關佛。然據訓詁以言性道。亦如航斷港絕潢以求至海。攻擊宋儒。不能得其要領。以老莊釋氏并爲一談。蓋於內典未嘗闕涉者也。

清儒考證。有功於古人有利於後世者。約舉數端。其一。黃宗炎。毛奇齡。朱彝尊。胡渭。揭發陳搏河圖洛書爲唐以前所無。惠棟張惠言闡明荀鄭孟虞易說。使

人曉然於王韓之玄譚。周邵程朱之祕傳。舉無當於四聖本義。而宋以後俗士。動引方圓黑白之圖。先天無極之說。籠統一切者。皆愚且誣。其二。孔廣森。劉逢祿。陳立。疏通公羊氏春秋。世始知聖學微言。兼存讖緯。孔子志在改制革命。五十年來。中國動機。大半啓發於此。其三。段玉裁。王念孫。引之父子。僉樾辨斝形聲。詮釋文句。嘉惠彌溥。李慈銘所謂文章之通本於訓詁是也。其四。阮元。顧黃圻之校勘。張之洞。繆荃孫之目錄。王先謙之彙集。皆治文學者所依賴也。而河間紀公。辨章百家。垂示繩準。其於文學。勳烈尤偉云。

明徐光啓譯幾何原本前六卷。咸同時海寧李善蘭壬叔。續譯後九卷。論者謂世欲詳歐几里得奧旨。當轉求諸中國譯本。善蘭復譯重學等書。光緒時。侯官嚴復幾道。譯天演論。吳汝綸謂其書可與晚周諸子相上下。汝綸別爲節本。其於修詞之術。三折肱矣。福州林紓琴南。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嚴復謂其蕩盡支那浪子之魂。惟歐洲學說善變。雖幾何定理。近日且圖攻破。嚴譯政論哲學。林譯小說。

皆數十年前故籍。然其文詞。一時之傑也。